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# 紫色的月亮



高级咖啡厅。

“热鲜奶。”梦诗说。

左天培要了爱尔兰咖啡。

梦诗轻轻掠着头发，拉一拉身上那纯白中东式上装，一副优悠的样子。

“你有多少家当？”她弄着桌上的拖鞋兰，看都不看他。

“问这些干什么？想知道我够不够钱娶你？”左天培捉弄人是一流高手。

“不敢说，怕我打你的坏主意？”“还没有分家。不过我的私人户口有几百万，你妈咪要多少礼金？”梦诗冷冷一笑：“几百万太少，你起码应该有几十亿。”“怎么？你还会看相？”他惊叫。

她扬扬眉毛：“学过功夫没有？”“学过，五岁就学空手道，十八岁是黑带三段，好久没考试，应该是四段了！”“以你的行为，身手装备，最适合做黑社会头子，做了大哥，钱，当然滚滚而来。”“啊？啊……”左天培放纵地笑：“你真看得起我，叫我一声大哥。不过，我不大喜欢做坏人，你知道的，我最有兴趣做善事。”“送衣服去老人院？”“这只不过是借花敬佛罢了！”

“专门安慰寂寞芳心，爱情大平卖？”“我这个人什么都爱，就是花不起感情。抱歉，小姐，恐怕令你失望，我从来不舍爱情，我很吝啬，是不是？”梦诗瞄他一眼，轻蔑的：“你多少岁？”“二十八岁。很老？要不要查我的时辰八字？”左天培一脸轻浮：“对亲家？”梦诗用食指轻敲额角：“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“星期二，十七日。”“你要记着这个日子，因为，今天我走好运。而你，左天培，哈哈，记牢了！”左天培正要说话，梦诗出其不意的把她面前一杯满满的牛奶由左天培的头上淋下。

梦诗迅速拿起手袋离去。

“CUT！”导演满意地大叫一声。

“收工啦！”月亮跳起来，走到导演身边：“我怎样？还 OK 吧？”“不 OK 我不会喊 CUT！你演得不错，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好，公司有眼光。”“谢谢导演！”月亮开心地去卸装，她最怕化妆品在脸上。

洪伟在她镜子里出现：“嗨！”洪伟斯文白净，他饰演程世浩。

“你不见了一只耳环？”“是啊！那耳环好有纪念价值，我找了半天。”“谁替你找到了，你都请他吃饭？”“绝不赖账！”“耳环给我找到了，是不是这只？”“呀！正是。”月亮好开心，把耳环一手拿回：“乖乖，终于把你找到了！”“把吃饭改为今晚宵夜，好吗？”“好！应该的，我抹把面便去。”月亮爽爽快快。

“见者一份，”华坚说：“等我！”“不行！”月亮煞有介事：“你现在是我仇人，势不两立！”“但你最后还是要跟我谈恋爱！”“到时再说，现在不能破坏情绪，你还是把牛奶抹掉。洪伟我们走！”月亮用钥匙开了门，客厅只有几盏壁灯，十分昏暗，走进去，饭厅的亮光透出来。

月亮走进饭厅，王子乐果然坐在饭桌旁，闭上嘴显然不高兴。

她放下手袋、钥匙，走过去用两条手臂交叉围住他的脖子，在他面颊上吻了一下：“我回来了！”“你今天的通告到底是几点？”“零点七至二十。”

“现在是什么时候？”他还是冷冷的。

她看看表：一点半，她吐了吐舌头。

“你还答应回来陪我吃宵夜！”餐桌上果然放了两盅炖品。

“对不起，今天是出了小小的意外，我要请人吃宵夜，大头虾，又忘了打电话回来跟你说一声！”“你的小小意外也未免太多了。我没下妆就赶回来，结果等了大半晚，你到底又和哪一个男人去宵夜？”“你不要生气，听我解释好不好？”她拉把椅子坐在他身边，好言好语：“吃过中饭补妆，我发觉不见了一只耳环，那双耳环是你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，当时我急死了，找了好一会，拍到我的戏，不能再抽时间，我就对大家说，推找到耳环我请他吃宵夜。

结果华坚找到了。我得回心爱的耳环，是否应该请他吃宵夜？”王子乐面皮放松了：“你吃饱了，玉姐的炖燕窝你不吃？”“你一个人吃，冷了没有？要不要叫玉姐热一热？”“玉姐刚热了拿出来不够一刻钟，别吵她，她已经睡了。”王子乐很重视他的乳娘：“你还不去洗澡？”“你慢慢吃。”月亮又吻他一下，才离开饭厅，回到睡房去。

那是她和王子乐的套房，她脱掉外衣，拿件粉绿睡袍进浴室。

月亮由浴室回睡房，王子乐已经靠在床上看剧本。

月亮坐在床边，一拉头上的白毛巾，长发就如瀑布似的泻下来。月亮用毛巾擦几下头发。就要躺下床。

“玉姐怎样说的？”王子乐马上放好剧本制止她：“湿着头睡觉，年纪老了会头晕头痛的。”“玉姐年纪大了，她那一套落伍了。”“你怎可以这样说她？”王子乐拂着她的头发：“你承认不承认，她也很疼你！”月亮呶呶嘴，点了点头。

“快拿吹风器来，我替你把手发吹干。”王子乐这个人，完全不浪漫，但是，的确很关心月亮。

他一边跪着为她吹发，一面训导她：“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这圈子不如外面看的那么简单，复杂又肮脏，你怎么不听话？”“我又没有行差踏错，又没去应酬那些公子哥儿。”“但你在片厂嘻嘻哈哈，跟这个玩，和那个闹，你为什么老长不大？”“我是不大嘛！才十九岁，不，十九岁还不到呢！”“十九岁还算小，黄宝宝才十六岁，就比你成熟！”“当然啦！她是童星，入行差不多六年，我入行才一年，不，一年不到。”“总之，圈子里的人都不是善男信女。你随便跟人玩，别人误会你放电。”“我是现在最年轻貌美的演员，就算我不放电，他们也会像苍蝇那样黏上来。大家一同演戏，开开心心，玩玩打发时间，有什么大不了？又不会玩呀玩的跟了他们，拍戏嘛！”“你不是和我演了一套戏，就住进这儿来的吗？”“怎能拿你和他们比？”月亮转身面对王子乐呱呱叫：“你是我的偶像，迷了你五六年。我还记得你第一套片叫《百变英雄》，那套片一推出，人人赞，天天满座，我们学校的女生，差不多都成了你的影迷，我被同学拉去看了一次《百变英雄》，马上被你迷住，以后天天下课后。你拿了影帝奖重映，我又再看，一共看了十一次。”“十一次，不闷吗？夸张！”王子乐拿起她一束头发扬起吹。

“真的，我发誓！”她举起三只手指，好认真：“我从未见一个男孩子像你这般俊朗不凡，英明神武，你在《百变英雄》里的造型，咩！好帅好有型，一出场就把气氛带出来，迷死女孩子！”王子乐转她的头，替她吹脑瓜顶。

“我的房间全贴满你的照片、海报，连课本也夹有你的相。我既然是你的痴心影迷，又有机会同你共演一套戏，我当然缠住你不放手了。你还记得

吗？我第一次在记者招待会看见你，我呆了，哗！偶像就在眼前，我兴奋得几乎晕过去。”王子乐被她逗笑了，他捏了捏她的脸：“怪不得星探会看中你，口甜舌滑，表情又多。”“你笑起来好迷人！”月亮用手指点他的酒窝，他平时不笑是见不到的。

王子乐抚遍她的头发，关上吹风器，放在床头柜上。

“那些记者都说你笑起来很性感，我就搞不清楚什么叫性感，只是喜欢看见你笑。”王子乐双手抱她，把她放到床上，两个人面对面，中间只隔一线，月亮仰起脸吻他。

“你明天的通告是几点？”“零点七至十八，比今天早，你呢？”“我明天拍通宵，不回来睡觉。你收工乖乖的马上回家，我叫玉姐炖汤给你喝。”王子乐吻她的脖子，她嘻嘻笑：“答应我不要趁机 and 别的男孩子出去疯！”她笑得软了腰：“答应你可以，但你要先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性感？”“你还会不知道吗？”王子乐搔她：“坏女孩！”爱诗由外面进来，梦诗在大厅里，她那张冷上加冰的脸，令爱诗不安。

“大姐回来了没有？”爱诗厚着脸皮。

“我正想问你！”梦诗冷冷的声音。

“问我？我刚由菲律宾回来，我怎会知道？”“你一回来，就和霍英平在一起。”梦诗的说话毫无感情。

“别开玩笑！我和霍英平前前后后只见过一次。”“二姐，不要演戏了，你们的事，我都知道，”梦诗冷哼：“你还是赶快招供吧！”“招什么供？简直岂有此理！”“CUT！”听导演的声音，就知道导演不满意，要再来，月亮有点慌，怕错在自己身上。

导演走到饰演爱诗的演员——蔡妮的面前，跟她说话，示落表情。

月亮没有走开，留心看蔡妮错在哪里，自己警惕，不要重犯。

结果连续 TAKE 了三次才收工。

回化妆间，蔡妮大骂导演。

“他发神经，走火入魔，说我心不在焉，说话没神气，是他聋了！”蔡妮边踢椅子边骂。

“他向来都是吹毛求疵。”她的死党珠珠安慰她：“你演戏还要他教？真笑话！”“他对我有偏见，老是针对我，”蔡妮怒气冲冲：“我非要教训他不可。我要求老板换导演！”月亮本来默默卸装，准备抹去化妆品便回家喝汤，听蔡妮这样说，心里不安。

“对呀！老板最疼你，告他一状。”珠珠推波助澜：“戏开了不久，现在换导演还来得及，我们这儿哪一个没受过他的气？大家说是不是？”月亮走过去，低声对蔡妮说：“蔡妮姐，不要换导演，其实吴导演很有才华，就是严格些……”“你干吗替他说好话？”蔡妮瞪她：“他是你情夫？”“怎会？不过吴导演说过，大家尽力拍好这套片，拿去参展的！”“你的意思是说我没尽力？”蔡妮的指甲差点戳到她的面皮上：“小吴偏心，你场场戏他都 OK，哼！你就以为演技好，甚至比我好？呸！其实你的表情一共六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让你演梦诗是他们全瞎了眼！你也配，你凭什么？”“她凭貌美！”珠珠呵呵笑。

“她靓，就她一个靓，人家叫我蔡美人，是白叫的？”“她年轻呢！才十九岁嘛！”“年轻有什么了不起？我没有年轻过？年轻就可以杀人？”“吴导演见她年轻，演得不好就原谅她，影龄浅，新人呢！”“新人就不该演梦诗，”

蔡妮不屑的向月亮翘翘嘴：“我看她八九是勾搭上小吴，小吴为她把角式争取回来的！”“没有！我和吴导演根本很生疏，除了拍戏，根本没私下说过半句话！”“勾引男人不一定要说话的，”蔡妮上下打量她：“别瞧她挺纯情的，勾搭男人，她可是老手，连王子乐也被她迷死了，这女妖精好厉害……。”“你怎能这样说，你怎可以这样说……”月亮流下泪来。

“我们要说，小妖精，姣婆，”她迫过去：“你敢把我怎样？嘿！”华坚过来，把月亮拉开：“蔡妮，你是前辈，何必跟新人一般见识？”“老板疼蔡妮，更疼钱，他若没眼光今天也不会成为影坛巨子之一。你入行时间太短，一年都不到，有很多事情，你是不知道的！”“或许我太无知。其实我和吴导演非亲非故，没必要为他和蔡妮斗嘴。我承认太多嘴，骂我几句无关系。但她不应该骂我小妖精，专勾搭男人。我勾搭过谁？”“她骂你小妖精，与今天吴导演的事情无关！”“但她骂了，骂了好几次，我不喜欢她骂我小妖精，我又没损她！”“这个你最好去问你的王子乐！”华坚阴恻恻的笑。

“什么？和王子乐有关？”月亮紧张地问：“今天他又不在场！”“王子乐是影帝，入行也五六年，几乎全部A级阿姐都和他拍过戏，你问他，他会把蔡妮的为人全部告诉你。”华坚一番好意地说：“不过，你还是不要去惹蔡妮，因为你太善良，她阴险，斗下去，吃亏的到底是你。等你做了影后，你接拍的片都不要她，便可以出一口鸟气。”“影后？遥远啰！以为人人像王子乐一套片就捧个影帝奖。我以后还是少惹蔡妮！”“这才高招！还不太晚，我们去看场电影？”“好呀！”月亮快一点吃她的牛扒。

反正今晚王子乐拍通宵戏，回家一个人很闷，去看电影，可以散散心。

华坚送月亮回家，月亮开了门，里面暗沉沉，由于她今晚拿着连戏的衣服，她使开了灯。

玉姐坐在客厅梳化一角打瞌睡。

月亮放下东西，走过去，摇了摇她：“玉姐，很晚了！还不睡？”“等你呀！”玉姐眯起眼睛看钟：“你这么晚才回来？去了哪儿？少爷打了七八个电话回来！”月亮吐一吐舌头，拉起玉姐，推她进去，玉姐走了几步说：“少爷叫我炖了鲍鱼鸡汤在桌上，你一定要喝。”月亮竹织鸭，现在才记起昨晚她和王子乐有言在先，她马上打电话给王子乐，一连打了几次，对方没声响，看样子王子乐正在拍戏，无线电话关上了。

她回到卧房，抛下手袋，人伏倒在床上。

人有点倦意，迷迷糊糊，突然一串电话铃声响，她跳起来拿起电话。

“喂！乐！”“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，不怕人担心吗？”王子乐薄责她。

“我早回来啦！差点睡着了！”“早回来了？我半小时前打电话回来，玉姐还在客厅等门，现在已经两点钟了，就爱说谎。你六点收工，为什么到两点才回来？跟谁玩乐去？”“没有，没有啊！今天我被蔡……总之说来话长，等看见你才告诉你。我被人辱骂好凄凉，工作人员请我去吃饭散心，他们玩超人枚，玩晚了！”“谁欺负你，告诉我！”“是个女人，你没奈她何的，算了，只要你相信我今晚没回来吃饭不是贪玩就够了！”“喝了汤没有？”“啊！倒出来了，挂上电话马上喝。”“你明天的通告……”“我明天早上休息，第三班才有我的戏。你呢？”“今晚拍通宵，明天休息。我回来和你去喝早茶！”

“好呀！我很久没喝早茶了！”“王子乐打光……”那边有人叫。

“轮到我了，炸药已装好。你喝了汤马上睡觉，早上见！”月亮乖乖的喝了汤，洗澡睡觉。

月亮一觉醒来，张开眼，看见王子乐穿条白皮长裤，草绿图案毛衣，背床站在窗前。

“乐！”她跳下床，走过去伸出双手，从背面抱住王子乐，脸儿贴在他的背上：“回来了为什么不告诉我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？”王子乐一手拉开窗幔，一手把身边的报刊扔到后面：“你自己看！”月亮揉揉眼睛，打个呵欠，脸仍贴住王子乐，含糊的念着：“华坚、月亮戏假情真 昨晚挽臂携手看午夜场……哎！乐，你是影圈人，怎会相信这种堡水新闻？”“本来我应该不相信，但你昨晚六时收工，两点才回来，这六个钟头，你去了哪里？”王子乐拉开月亮的手，拍了拍报刊：“你昨天告诉我，有人欺负你，工作人员拉了你去吃饭散心，他们还猜枚，谁知道你却和华坚吃过晚饭挽臂携手去看午夜场。你为什么老是向我说谎？我们之间连坦诚相向都做不到？……”王子乐越说越气，坐在椅里交叉抱着手，眼睛望向窗外天空。

月亮在他身边蹲下来：“我骗你，是怕你不高兴。我承认昨晚是华坚见义勇为帮了我一把，拉了我去吃饭，他见我不开心，便提议看电影散散闷。乐，我和他只是吃饭、看戏、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什么挽臂携手，都是他们编出头条来吸引读者，我和华坚没有做过。”“你为什么总是戏假情真，戏里戏外分不清楚？”“我说过戏假情真是他们编出来的！”“我认为有根据，不完全是他们造谣。你演第一套片，戏里你只不过是我的妹妹，你也可以爱上我。如今，你和华坚演情侣，日久生情，假戏情真绝对是有可能的！”“你为什么拿华坚来跟你比？”月亮拉他的手，摇他的臂，他像个铁甲人：“你是我的偶像，我的梦中人。你英伟俊逸，名成利就，华坚跟你比，差一截，我会爱上他，除非是白痴。”“你心花，贪新忘旧，喜欢换画！”“你怎可以这样骂我？我是一心一意对你好的，我和华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被人欺负，他扶我一把，我们去吃顿饭，看场戏罢了！”月亮推他一把，鼓起腮坐在另一张皮椅里：“你回来就为了一段堡水新闻大发脾气，我昨天被人侮辱，你问都不问，你根本不关心我，只会呷干醋。”“给导演骂了是不是？”他语气回软。

“给导演骂的是蔡妮，啊！蔡妮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王子乐一怔，表情颇为尴尬：“你一直说是我的影迷！”“但我不是蔡妮的影迷，她的事我怎会知道？”“影迷当然关心偶像的生活动向，你每天看报刊的娱乐版、八卦周刊，都可以看到有关我的新闻！”“我家里没订购中文报刊，我爸爸和两个哥哥都不懂中文，至于八卦周刊，我是住进来才看的！”“你对我一无所知，还说是我的影迷！”“我是。你演的戏我最少都看三次，那还不是影迷？”“你对我过去的事一无所知？”王子乐走过来坐在她对面。

“怎会一无所知？比如你是影帝，又拿过许多奖，片酬最高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。”月亮调皮地，用只手拍拍他的脸：“不吃醋了！”“怎不！”王子乐装生气地捏她一下：“别再和华坚单独去吃饭看戏。”月亮知道他不生气，就乐，伸个懒腰：“我好饿，去喝早茶！”“喝早茶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？”“哗！十二点，你应该叫醒我嘛。不怕，还赶得及吃中饭。”她从椅上起来：“通知还没有来？”“来了！五点至十点。今天我没有戏，可以送你上班，接你收工。”“太好了，吃过午饭还可以看两点半的戏。”月亮开心地蹦蹦跳跳进浴室，笑声还在她背后散发。

王子乐为她铺床折被，这些工作，他在英国留学时做惯了，喜欢什么都整整齐齐，相反，月亮的东西常乱放，有时散满一房衣服，她完全不懂家务。

但，月亮最难得的是纯真、胸襟广，不会斤斤计较找麻烦。可能她真的年纪轻，入娱乐圈的时间不长，她天真乐观，做人不够圆滑，甚至不知好歹。但，人缘却很好。她对人又好，不分男女，因此王子乐才又喜又惊。

王子乐根本好矛盾，一方面，他希望月亮尽快成长，不要那么孩子气，但是，又怕她感染了娱乐圈的恶习，连人都将改变了，变得奸诈、狡滑。

今天拍外景，蔡妮没有戏，吃午饭时，白莲坐到月亮身边，一起吃饭盒。

白莲在《春之梦幻》里饰演大家姐秋诗。其人也比较成熟，像大家姐，虽然戏开拍了不久，但她对月亮印象好，视她为妹妹。

“听说那晚蔡妮把你大骂一顿，这几天她都有戏，我不敢问你！”“都是我不好，我自己多事，惹她生气。她只不过和导演闹意见，我替导演说了几句话，她就发火了！”“说真的，吴导演是个好导演。他要求严格，挑剔些，也是为大家好。戏拍出水准，受欢迎，对每一个演员也有好处。说不定还有人拿个什么影后影帝，导演一点功劳也没有吗？换掉导演，开玩笑。”“蔡妮姐是我前辈，本来她教训我几句，我是应该忍了她，但她不该骂我小妖精，我是那种人吗？我做过什么事？”“那完全是私怨，她一直对王子乐念念不忘，她和王子乐的事你知道？王子乐告诉你了吧？”啊！真是竹织鸭，月亮就是大情大性，什么都没记住，那天她本来是要和王子乐算算旧帐，但和王子乐吃饭、看戏买新衣，便什么都忘记了，真要好好向白莲打听一下，关乎切身问题呢：“他说过，就算他不提，看报刊也看到，真是街头巷尾无人不知，不过，详细情形我还是雾中人。莲姐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？”“我知道的也不多！”“但你入行时间长，又熟识王子乐和蔡妮，白莲姐，”月亮放下饭盒，推推她的手：“帮帮忙，知道多少说多少，我求你嘛！”白莲睐她一眼，含笑，似乎被她感动了：“王子乐的家庭背景，私人状况你都知道？”“知道，王子乐出身于一个富贵之家，兄弟姐妹众多，但，父亲只会赚钱，母亲忙出风头应酬，极少关心子女，每人有一个乳娘，超过十岁就送到外国去。十八岁那年他的乳娘玉姐患病，他由英国回来探视玉姐。刚巧王国电影公司要拍一部钜资英雄片，征求主角，由于王子乐在英国学过功夫，和他一起回来探亲的同学替他报了名，他错有错着的进了娱乐圈，还凭那套片成为影帝，就这样红了六年。”“入娱乐圈的大致经过是这样。王子乐虽然出身豪门，但从小就没有享受过家庭之乐。父母固然对子女不关心，兄弟姐妹之间也没有什么亲情，原因他在家中排行最小，兄弟之间年龄距离又大，他对上一个哥哥就比他大十年，所以，他最需要的是亲情和家庭之爱。”白莲吃完饭盒，和月亮一起吃橙：“王子乐对女性有吸引力，一进娱乐圈，同行女性甚至女记者对他都好，后来成为影帝就不用说了。那套片子的女主角刚好是蔡妮，她对王子乐一见钟情。”月亮留心细听，没打岔。

剧务经过，白莲叫住他：“小王，我和月亮在这儿，打灯叫我。”白莲是个很有责任感的演员。

“知道了，莲姐。”小王挥挥手：“午饭时间还没有过，下午第一场戏是宝宝和洪伟，多聊聊吧！”“莲姐，继续说，”“当时追求王子乐的人，不单只蔡妮一个，圈外圈内都有，但蔡妮好手段，而且，她很懂男人心理，看准他缺乏家庭温暖，便对他照顾周到，记得那年中秋，她为了陪王子乐过节而失场，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事我都忘了，总之王子乐感到和她在一起便幸福，于是他们便在一起……”月亮瞪大眼，但没哼半声，她若把话说出口，白莲就不敢说下去，因为白莲并不知道，月亮这大头虾根本一无所知。

“相见好，同住难，蔡妮以为得到王子乐，胜券在握，缺点便日渐暴露，王子乐的乳娘玉姐，你知道她在王子乐心中的地位，蔡妮不单只和她吵，还赶她走。他们两个人根本性格不合，加上蔡妮人缘坏，外面的评语早就不看好他们，终于一次大吵王子乐把蔡妮赶走。蔡妮几次回去，都被玉姐挡住，周刊拿她死缠王子乐的事当笑话写，王子乐怕她烦，宣布不再和她合作，蔡妮迫于无奈，只好放手。”“这应该不是最近的事？我不会是第三者？她为什么还骂我小妖精？”“几年前的事。他们由拍拖到同居，分手，不够两年，那时候你还在念书，怎会是第三者？”白莲摇头叹息：“蔡妮小心眼，狂野又记恨，况且，她似乎对王子乐死心不息，两年前她去找赛芬芳麻烦，赛芬芳打她个巴掌，两个人差点打上警署。”“赛芬芳是谁？莲姐。怎么又多了一个？王子乐也未免太花了！”“王子乐没有告诉你赛芬芳的事？”白莲很意外，毕竟经验老到，忙挥一下手：“那就别提她，反正她和王子乐无关。”“真的无关吗？那蔡妮为什么为了王子乐和她打架？”“蔡妮不是因为王子乐，她跟谁都不大合得来，只有珠珠、依娃三几个常吃她的，便讨好她。她跟人打架又不是第一次。呀！小王来过了，我去补粉……”王子乐是月亮第一个男朋友，以前念女校，接触男生机会少。但是，王子乐和蔡妮……哼！没理由不吃醋的！

但是一开始拍戏，人便投入了，今天蔡妮又没戏，不久就把她忘记了。

收工出来，和白莲、洪伟、华坚边走边笑哈哈。

“今天收工早，我们去吃饭，我请客！”洪伟望住月亮，又看看大家。

“我请大家饭后上清吧喝酒、听歌。”华坚附和。

“我赞成。”月亮挽住白莲的臂：“莲姐，和我们疯一晚！”“改天吧！我看今天不行了。”她指了指前面，又挥挥手。

王子乐的白色林宝坚尼就停在他们的面前。

“莲姐！”王子乐把头伸出窗外，又和洪伟、华坚打个招呼。

月亮一看见王子乐，便化成快乐的小鸟般，飞进他的车厢里。

王子乐向白莲他们挥挥手，便把跑车开出去。

月亮打开车前抽屉找了排朱古力：“你说今晚十点才收工。”“骗你的！”王子乐小心驾驶。

“啊！骂我说谎不老实，自己却骗人。”月亮呱呱叫。

红灯前停车。

王子乐面对她，用手拍拍她的大腿：“你一直投诉我不够情趣、不懂浪漫，我故意把收工时间说后一点，突然来接你下班吃饭，这算不算情趣？”

“算！”月亮开心，咕咕笑：“奖你一块朱古力！”“唔！我怕吃朱古力！”他虽然皱起眉头，装作怕的样子，但却甜甜地把糖吃了。

“玫瑰呢？”月亮看看车厢：“如果你买株玫瑰花来接我下班，就够浪漫了！”“我已经吩咐玉姐每天买菜时都买鲜玫瑰插在你床头……”“意义根本不同，玉姐又不是我的男朋友。你呀，大男人，古董……”“转绿灯，要集中精神开车了！”王子乐的确比较保守，比如从不在公开的地方吻她，和她亲热，顶多拖手，扶扶她的小蛮腰。

这一点月亮和他相反，她洋化开放，甚至吻儿满场飞。对王子乐更是随时随地，吻他、拥抱他，她说爱一个人就要用行动表示。

月亮刚化好妆，自己在涂口红。

华坚进来，走到月亮身边，给她一个苹果。

“为什么不早点拿来，我把口红涂上了。”月亮看着红彤彤的苹果发牢骚。

“换场才吃，反正要补妆。”华坚说：“你知道有场豪华大景！”“我知道，是戏里周夫人在梦诗酒店开慈善餐舞会。导演要拍实景，正在和几间大酒店接头，那场戏不知道哪一天才可以拍，一流大酒店啊！”“那场舞会戏，你要跳舞！”“不用，原著和剧本都说梦诗不跳舞，只是有个时装表演和拍卖！”“导演说，那地方千辛万苦借来，要尽量利用，尽量发挥，跳舞有较多的动感美，你和那戏中的谢夫要跳舞！”“撒谎，剧本没写，导演也没说，导演是个负责的人，有这样的事他会告诉我！”“昨天你未下妆就被王子乐接走，导演通知加戏，你当然不知道。”“跳舞就跳舞，我又不是没上过的土高，有什么大不了？”月亮收拾东西，顺手把苹果放进化妆袋。

“我知道你是新潮舞的高手，但这一次你和谢夫跳正宗的交际舞！”“那些复古舞！慢三步、慢四步我可以应付，什么探戈、快华尔兹，我完全不懂！”

“那场戏梦诗和谢夫刚相识，不可能跳探戈舞。不过，却要跳快华尔兹，跳快华尔兹，身一转，你的舞衣一旋，哗，美得惊人！”“美你个头，我连基本步也不会跳，还说转身。”月亮跳起来，这套戏开拍至今她一直十分顺利，表情又受导演称赞，怎么忽然来个快华尔兹？月亮问：“和我配戏的谢夫是谁，怎么一直没见过？跟他商量一下也好！”“杜枫只是个大配角，又不是合约演员，没有他的戏他来干什么？而且，他好忙，演戏又做模特儿，跑天桥又拍广告片，比大明星更吃香。”“他既然那么吃香，为什么做大配角？”“他身高外表好，但完全不会演戏，特别是感情戏。”“有外壳，没内涵，三木武夫！”“对了，对了！”副导演探头进化妆间：“月亮、华坚，准备埋位！”“第一场完了再跟你说……”月亮边吃苹果边说：“依你说，杜枫倒是个风头人物，他一定会跳快华尔兹，他来就好，我可以请他教我！”“其实你可以叫王子乐教你！”“他？他对跳舞没兴趣，不喜欢参加派对又不喜欢上的土高，他拍打斗片，又不用跳正宗交际舞，他不行。”月亮抬头看华坚：“你呢？你专演时装爱情片，你一定会！”“我会，”华坚想都不想：“我教你！”“好呀！反正现在休息，现在立刻就教。”“这儿地方窄，又没有音乐，怎样教？”华坚指指四周片场的人。

“这儿不行，况且又没有音乐。”月亮搔搔头：“怎么办？”“到我家里来，我家客厅大，我又有唱片唱带！”“好呀！”月亮十分兴奋：“什么时候？”“今晚，今晚收工来我家，我请你吃宵夜！”“好……”月亮忽然静下来：“你家里有什么人？”“你呢？我说你自己的家，不是王子乐家。”“我一家人都移民走了，房子也租给别人，这儿只有我一人！”“我和你一样，爸、妈、姐都在外国，我一个人请了个钟点佣人住一大间房子。”“那，晚上就只有你一个人！”“正是孤家寡人！”“那不行！”月亮扔掉苹果核，用厕纸抹抹手：“我和你单独在你家，王子乐知道不得了。”华坚垂下头，有点不开心。

“我还是谢谢你一番好意。不用急，反正导演还没有正式通知我。”月亮打量他，逗他：“你不是生气吧？你生气的样子像青蛙，喂！青蛙王子！别

气嘛！我请你吃猪肉干的！”“没什么好生气的，”华坚终于放松面皮：“我应该记着，你已经是名花有主！”“没关系的，反正我一直把你当好朋友，甚至我的哥哥，怎样，这猪肉干味道不错吧！”“是不错，等会儿我为你买热柠檬茶……”导演正式通知她加戏，而且地方也借到了，下星期深夜就可以拍。

但她真的不会跳快华尔兹，非常着急，向导演求救，导演轻描淡写：“你很聪明，学习什么都比别人快领会，我对你有信心，你能应付！”“但我连基本步都不会。”“叫华坚教你，他是舞林高手，半天或一个晚上，担保你OK！”她也知道非要找华坚不可，但她不愿意单独到他家，除非迫不得已。

刚好王子乐今天拍通宵，她一回片场，看见白莲：“莲姐，今晚我请吃饭，饭后到我家玩。”她还约了副导演、小王、饰演戏中她妈妈马林如冰的绮伶。

当然专诚请华坚。

这时，老娱记英姑来，拉住月亮。

“那天蔡妮怎样待你？”“蔡阿姐？没有，我们最近很少碰头戏。”“你这大头虾，”英姑瞄她一眼：“她在化妆间教训你，还骂你妖精？”“啊！”月亮就是记不住恨：“你怎会知道，这件事报章、周刊都没有刊登，也没有人来问过我。”“你忘了我专写独家新闻？我现在不就来问你了吗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”“你先要告诉我，怎会知道这件事？”“今天喝早茶碰见珠珠，她说的。她说你未红先骄，不尊重同行，竟然爱管闲事教训阿姐，阿姐忍无可忍便教训你一顿，本来还要打你，被珠珠和华坚拉。”“打人，这儿是娱乐圈，不是黑社会，动不动就说打人，珠珠真夸张，她还是前辈呢！”月亮好气又好笑，摇了摇头。

“这样说，她吹牛，根本没有这回事？”“有，那晚蔡妮在化妆间发脾气，我多事过去劝她，说话不得体，无意间得罪了她，她便教训我几句。”“你既然劝她，说错了，她也没理由骂你小妖精！”“她说我开戏至今都顺顺利利，又受到导演称赞，一定是勾搭上导演，便骂我小妖精。英姑，她都是气头话，无心的，你别登出来好不好？”“我登出来是为你好！”“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被蔡妮骂小妖精，还说为我好？”月亮烦恼地叹气，她不喜欢这些是是非非。

“当然是为你好，你想想，珠珠能对我说，也能对其他人说，虽然，她千叮万嘱叫我不不要登出来，听了算数，但别人会不会算数，登出来若再加些盐醋，你的声誉才受损。”英姑写下些笔记：“老实说，小吴是不是喜欢你，对你特别好？”“英姑，吴导演是有太太的，他人很正派。”“但是，他太太没你年轻貌美，老实说，你真是人见人爱。”“吴导演从未单独跟我说过一句私话。我不认为他喜欢我，只是对我演出满意。”“那你对小吴的看法？”“严格、认真、负责、有才气。”“女孩子喜欢有才气的男人！”“你不是不知道我和王子乐的感情。王子乐优点不是更多更令人倾慕吗？蔡妮骂我小妖精，不是说我和导演，是她不能忘记王子乐。”“我差点忘了蔡妮曾经一度是王子乐的密友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她妒忌你和王子乐。是不是？”“我不知道，其实那件小事，大家都忘记了，我是新人，前辈教训几句也很平常。”“现在很少有你这样忠厚乖巧的新人，所以你讨人喜欢。”英姑拍了拍她的手：“别烦，我都明白了，我知道应该怎样写，你放心，整件事你已经是受害者，我绝对不会再损你，还会为你多写几句公道话！”“也别责怪蔡妮，这套戏我们还得合作，她不开心，闹情绪会影响整套戏，英姑，放过她吧！”“我明白

啦！这行饭我吃了二十多年。好了，转个话题，最近你和王子乐怎样？”“又访问，一个月前我们还做过封面。”“没办法，太多影迷关心影帝！”“啊！原来都为他！那你干嘛不直接访问他？”“两个原因：第一，访问王子乐是最困难的事，他不喜欢说话，但也不会摆架子开罪人，总是微笑，问他问题，简简单单，或许是吧、可能不会，言之过早、改天奉告……真要命，怎样回去交差？第二个原因，你天真直率，几乎有问必答，给你做访问开心得多了。最近你和王子乐感情怎样？”“风平浪静，稳定！”“准备什么时候结婚？”“我事业刚开始，还没有半点成就，现在结婚你也替我可惜。”“如果你的事业永远没有成就呢？”“吓，英姑，”月亮打住她：“我对你这么好，你竟然诅咒我？”“不，我是说假如，万一……”“结婚啊！无论事业成功与否，我也决定三十岁结婚！”“三十岁？你十九不到，岂不是还要等十一年多？王子乐已经二十五，他能不能等？”“他不能等可以娶个妾侍，到我三十岁，我才嫁给他做大婆夫人！”“后娶妻先纳妾，这个年头还有这钟事吗？呀？吓！”“他不能等吗？”月亮格格笑：“我有什么办法！”“或者等有了孩子，奉子成婚！”“或者，咕咕……”“月亮补妆……”“来啦！英姑，今晚有空吗，今晚我请客，一起来。”“你生日？”“不是。普通便饭，莲姐，伶俐她们都来！”“今晚不行，约了阿慧做访问，她和丈夫闹离婚。听说又争子女打官司。唉！老婆比丈夫红，问题就出来了。改天，改天我请你吃日本菜，快去补妆。”“英姑，手下留情！”吃过晚饭，华坚和小王到超级市场买了许多啤酒、零食，一行六人来到王子乐家。

玉姐看见那么多人，正要开口说话，月亮把她拉到工人房。

“少爷不喜欢一大堆人到家里来。”“他今晚拍通宵，玉姐，你不说他不知道。”月亮向她解释：“我请华坚回来教我跳舞，单请他一个我怕少爷不高兴，所以把其他人拉来打牌。外面的事你不用操心，早点睡觉。”“我怎能睡，客人走了我要收拾清洁地方。”“我答应在他们离去后，我把地方清理妥当！”“你会吗？”玉姐望住她。

“学烧饭难，学打扫应该比较容易，你相信我吗！玉姐。”玉姐笑了笑点头：“我给客人倒过茶便睡觉！”“不用了，他们买了许多啤酒，睡吧！我要出去，扔下客人不好。”“如果你收拾不了，叫我起床！”“晚安，玉姐！”月亮吐口气出去。

“是不是玉姐不欢迎我们？”绮伶问。

“哈！她比王子乐还难搞。”小王说。

“没有的事。她怕我不会收拾地方，想帮我，还要给大家倒茶。”月亮看看腕表：“还不开台打牌？坐着干什么，这儿没有麻将房，在饭厅打牌好不好？华坚在客厅教我跳舞。”于是打牌的打牌，学跳舞的学跳舞。

月亮接收能力很强，只不过两小时不停的学习，她总算跟上了华坚。

跟下去几次都没出岔子，华坚赞赏她说：“差不多了，你真聪明。”“是你教得好，姿态怎样？”“穿起晚装应该很美妙，开拍之前，你和杜枫采排一下，效果更好。”华坚侧耳听打牌声：“她们还没有打完。”“伶俐说过最少要打八圈。”“还有多余时间……”华坚的眼睛依恋地看着她的粉脸，女明星很少像月亮那样，把面洗得干干净净仍然眉目如画，皮肤嫩红，她真是美人。

“唔，说下去呀！”“我再教你跳探戈好不好？”“好呀！”月亮开心得连眼睛都笑了：“以后再拍同类的戏我也不至于手足无措！”“不过，探戈比华尔兹更难，要更多时间。”“你一定疲倦了，或者下一次吧！”“月亮，你误

会了，我一点都不觉累，我是怕王子乐回来。”“他五时才拍完，回来也要六点多，我们六点停止，不就行了。有了基础，你下一次教我就容易了！”“好！我去换探戈的唱片！”“我替你拿啤酒来，饿不饿？想吃点什么？”“可能运动多，真有点饿。我想吃几块牛油曲其饼！”“你休息一会，等我！”月亮到储物室，拿了盒大庄曲其饼，开了先拿出饭厅：“谁输谁赢？”“伶姐赢，怪不得她坚持打八圈。”白莲抬头看了看月亮：“你呢？偷懒还是被老师赶出来？”“都不是，我已经学会快华尔兹。”月亮皱皱鼻尖，很得意的模样：“老师继续教我学探戈！”“月亮的确很聪明！”绮伶说。

“天生吃这行饭嘛，人漂亮又有艺术细胞。”副导演说：“吴导演说她是影艺界天才！”“哗！你的高帽把王子乐的屋顶撞穿了，吃块饼吧！”月亮一面送饼一面问：“你们要喝点什么？”“可能喝多了啤酒。汽水。”绮伶说：“一肚子都是气。”“伶姨，我给你倒杯热茶好不好？”“好，月亮真乖！这孩子令人疼。”“月亮，我也要一杯。”白莲说。

副导演也要，他说输得心寒，绮伶笑骂他小家气。

“小王呢？”“我想吃东西，不过不是牛肉干、虾片，最好是粉呀！面呀！”“这个时候店子都关门了！”“煮个面饼什么的总行呀！”“玉姐不喜欢人家碰她的厨房！”月亮为难地：“况且我连面都不会煮，很笨，是不是？”“小王，你不要那么烦好不好？”华坚走出来：“月亮不会做家务，大家知道，还叫她下厨，是不是想把玉姐弄醒了，打你？”“华少，你这算不算重色轻友？”小王咯咯笑，挤眉弄眼。

“色你个头。”华坚把两块饼塞进他嘴里。

“最好塞住他的口，一个晚上没停过嘴，害我心烦输钱……”月亮倒了六杯热茶出来，大家吃过饼，华坚继续教月亮跳舞。

先学基本步，练习好了花式。

月亮越跳越有兴趣。

花式多变，姿态又美妙。

白莲关着皮包进来。

“八圈打完了？”月亮和华坚停下来，月亮看壁钟，四时二十五分。

“刚打完，明天伶姐早班，小王他们更不用说。我们喝过早茶一起送伶姐上班，你们呢？”“刚教她花式，她最好多练一会！”华坚想留下来和月亮一起。

“越跳越有兴趣。”月亮走进饭厅，看见绮伶在收拾，她连忙拉过她：“你还有早班，吃了早茶回片场瞌一会！”“整个饭厅乱七八糟，不用清理吗？”啤酒罐在茶几上、地毯上散着。

“这些东西我会收拾，我练完两个花式便开工，清洁工作我会做得很好，你们去吃早茶吧！”“我会帮月亮！”华坚这时也走进饭厅。

“起码应该收拾好麻将台。”白莲说。

“对，最起码……。”大家都走了，屋子只留下月亮和华坚。

月亮争取时间拉华坚教她跳舞。

其中一个花式，月亮的腰要尽量向后弯，华坚俯身下去，两人四目交投，华坚不禁意乱情迷。

他扶起她来，把她抱在怀里。

月亮靠着他一会，突然清醒：“今晚你太疲倦，也该回家休息。”“但是，还有些花式没教完。”他两只手仍然拥抱住她。

“下一次吧！六点了，我答应玉姐把一切收拾好！”月亮关上唱机。

“我帮你一起收拾好才离去！”“那好极了，其实，我笨手笨脚不大会收拾。不过，你六时二十分便要离去，王子乐大概六点半至六点四十分便回来。”

“那我们赶快一点，先收拾客厅。”收拾客厅很容易，饭厅就比较难，啤酒罐、花生壳、食物空袋、吃剩的虾片、鱼丝，到处都是。

“八九是小王的杰作！”他们逐一捡拾，华坚说：“我们分工合作，吸尘机呢？我弄干净地毯，你把摆设放好！”月亮到储物室拿了吸尘机出来。

华坚和月亮清洁的时候，有说有笑，大心眼的月亮一开心便忘记了时间。

清洁收拾妥当，华坚还替月亮放好吸尘机，把一袋子垃圾拿去后门外的垃圾房。

华坚洗手，月亮一看表才叫了起来：“不得了，六时三十五分啦，王子乐回来了！”华坚也匆匆抹手，月亮送他出去：“快走吗，王子乐可能正在泊车。”“那你不用送我了，赶快换衣服，装熟睡了的样子，他不会知道……。”华坚话还未说完，电梯门一开，王子乐走出来，月亮和华坚呆了呆，华坚正要推她进去，已被王子乐看见他们，马上面色大变。

华坚硬着头皮走过去：“早安！”“你不是来找月亮的吗？”王子乐语气很硬：“为什么来了又不进去？月亮正在欢迎你，你没看见？”“我正要离去，”华坚解释一下：“昨晚月亮请我们一班同事回家玩，我……。”“啊！你有事先走，其他客人仍在里面。”“不，莲姐、伶俐她们今天早班，先走了，我留下来帮月亮收拾地方，所以迟了点走，今天我和月亮早上都没有戏。”华坚补充着：“莲姐她们也只不过先走一步，她们刚离去不久。啊！我还有事，再见！”“再见！”王子乐冷冷地步向家门，月亮迎上去，他轻轻推开她，抛下锁匙和报刊，倒在客厅的皮椅里。

月亮忙过去，挤在他身边，用两手揽住：“乐，不要生气。”王子乐拉开她的手，脸如寒冰：“我辛辛苦苦拍通宵，你却带个男人回来，我早就说过你和他会日久生情，你却喜欢和演对手戏的人谈恋爱，没得改。”“我知道你一定会误会，听我解释好不好？导演加了场戏，要我在戏中和杜枫跳快华尔兹，我不会跳这种舞，你也不会。华坚是跳舞高手，他又肯教我，但是，在片场不方便，华坚邀请我到他家，但他家只有一个钟点女佣，若我到他家，便真的是孤男寡女，不单你知道会不高兴，我自己也知道不应该这样做。昨晚你拍通宵，我请华坚回来教我跳舞，又怕给记者碰见了，说我和他出双人对，便请莲姐、伶俐。小王他们一起来，他们四个人打牌，华坚教我跳舞，就这么简单。”“如果光明正大，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？只打听我什么时候回家？”“告诉你？你会高兴我带华坚和其他同事回家吗？”“为什么要反对？虽然这是我的家，但，你也是半个主人，你有权请客，我不是禁锢你，又不是独家村，以前我也常在家里请客。”王子乐对华坚清晨在他家门前和月亮出现，始终耿耿于怀：“伶俐他们走了之后，你和华坚在做些什么？”“他继续教我跳舞。六点钟我叫他先走，我要趁你未回来前把地方收拾好，华坚见我手忙脚乱，便留下来帮我，这么一来时间失了预算，我怎也想不到这么巧，门口给你撞见了。”王子乐站起来指住她：“你们预先计划好，我回来之前，便先把华坚送走。”“对，我和华坚是这样约定，你没看到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”月亮心直口快。

“好，你终于招供了，你们是存心应付我的。如果你们之间没有不可告人之事，何必来个预谋？”“乐，我没有！”月亮很焦急，不知所措，也有点

怪王子乐小气常吃醋。

“有没有，你自己心里有数！”王子乐拿过报刊来，翻开看，不理月亮。

月亮探头过去看，他马上转身避开。月亮只好蹲在他面前看背面，他翻转几次，刚巧娱乐版翻到后面，月亮看到标题——蔡妮余情未了，爱恨交织月亮无辜受害，遭受欺凌月亮两手把报章拿过去，把娱乐版向住王子乐：“你说我和华坚做不可告人之事，但你没证据。你和蔡妮要好、同居，起码可以找到两个证人，证实确有其事。”“她……”王子乐理亏，呆了一下。

“我请华坚回来教跳舞，你就大发脾气，开口骂人，完全不信任我。你和蔡妮又怎样？你有向我坦白过你们之间的关系？”月亮扔下报章，跑回房间去。

“月亮！”王子乐站着不知道如何是好，本来想给月亮一个教训，想不到她用蔡妮反击他。

“少爷！”玉姐捧个托盘出来：“喝参汤！”玉姐常说年轻人肝火盛，所以每逢王子乐拍通宵戏，她都炖花旗参让他下下火，清清肝热。

王子乐便停下来喝参汤。

“刚才你又和小姐吵架？”“她昨晚带了个男人回家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“我为什么不知道？你以为我在家里睡大觉？不过不是一个男人，除了华坚还有另外四个人，其中有白莲和绮伶。”“玉姐，”王子乐拉她坐下来：“昨晚的事你全知道？”“怎会全知道？我不用睡觉？”玉姐很权威，王子乐也让她三分，几年前蔡妮争宠，和玉姐斗得很激烈，她赶玉姐走，反而被王子乐赶走。

王子乐性情是有点孤僻，可能从小缺乏父母之爱 and 没有家庭温暖。但是，王子乐也很念旧，是个长情的人，玉姐不单只是他的乳娘，还身兼母职。

王子乐童年时代所受爱护、关怀、温暖、照顾，全部是玉姐给他的。所以如今玉姐得到王子乐的尊重。

“玉姐，他们来的时候，你还没有睡？”“没睡，十二点还不到，小姐带他们回家，各人手上都拿着一袋袋食物，我就对小姐说，少爷不喜欢一大班人到家里来，小姐告诉我，她请华坚教她跳舞，单请华坚一个人回家，怕少爷更不高兴，所以才拉其他人回来打牌。她还叫我不用操心，早点睡觉，并且答应我收拾好地方。她说得很合情合理，所以我便安心去睡觉。”“但是今早我回来，刚巧月亮送华坚出去，只有他一个人离开我们家，没有别人，那些人走了之后，他们两个人在屋子里……。”“这个我知道，绮伶他们走的时候，可能开门声、人声吵，而我一向睡得灵，耳朵也尖，我被声音吵醒便起来，听到有人说要开早班，他们离去后，小姐和华坚继续跳舞，六点钟左右小姐到储物室拿东西，应该是吸尘机，因为后来我听到吸尘机开动的声音，他们在收拾东西，”玉姐用皮拖鞋踏了踏地毯：“不错，清洁整齐，我没出来帮手，就是看看小姐会不会遵守诺言，她答应我会把地方清理，他们还把垃圾拿到垃圾房，很尽责。其实小姐纯正、天真，脾气好又不摆小姐架子，少爷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？”“玉姐，其实我很喜欢月亮，她的确有很多优点，但是，有些优点，又会成为缺点！”“我不知道你说什么？”玉姐皱起眉头。

“你承认不承认她真的很年轻貌美？”“戏行算她最好看了！”“所以外在诱惑力大，我是说，很多男人都想追求她。”“她喜欢你，跟你在一起，你也相貌堂堂，电影明星算你最英俊。”“月亮单纯、天真，入行日子浅，善恶不分，而且人又随和，甚至是随便，常跟一同演戏的男演员、工作人员，嘻嘻

哈哈、拉拉扯扯，这样玩闹下去，迟早出事，影响我们的感情。”王子乐垂下眼皮，轻叹一口气：“我就因为不想失去她，所以经常压制她，免她出事。”

“其实，她也很乖、很听话，每次只有你教训她，她都不会发脾气。但刚才她很火，走回睡房去！”“你都知道？”“你回来我便起床，一直在厨房。她为什么气成这样子？”“就因为蔡妮！”“蔡妮？”玉姐讶然：“给她知道了？”“蔡妮因为我，在化妆间借故骂月亮小妖精。”“你还和蔡妮来往？”玉姐老大不高兴。

“没有！你知道蔡妮一向记恨。”“这个女人，哼，真是……”玉姐推了推王子乐：“你还不赶快进去向她解释，赔个不是？到目前为止她和华坚根本没事，但你和蔡妮的糊涂帐……”“我正要回房间向她解释。”王子乐站起来。

“要不要给你们煮早餐？”“不要了，如果她不再生气，便带她去吃顿丰富的，算是补偿。”玉姐含笑点了点头。

进房间，月亮连衣带鞋躺在大床的床罩上。

王子乐坐在床口，逗逗她的脸：“还生气？”月亮拍开他的手：“你无中生有呷华坚干醋。你和蔡妮真的有过一段情，我不该生气？”“我和她早就过去了！”王子乐捉住她的手，香香她的脸：“谁没有过去？”“我没有！你是我第一个男朋友，第一个恋人，你是我的初恋情人。”月亮看他一眼，扁扁嘴：“你呢？谁是你的初恋情人？我是你第几个女人？”“这的确很不公平，我是你第一个男人，但在你之前，我已经有过几个女人。”王子乐捧住她的脸，她纯真如婴孩，她是个好女子，他清楚知道：“但是，你始终是我第一个恋人。”“骗人，骗人，鬼才相信你，你自己也承认，有过几个女人，你不爱她们怎会和她们一起？”月亮的嘴更扁，鼻尖红红，眼眶都湿润了。

王子乐俯下身去吻她，抱紧她不让她挣脱：“男人和女人欢好，并不一定为了爱，有时因为生理需要，或环境影响。我在英国念书时，租住学校附近的房子，房东太太的侄女，很热情，经常借故来找我，又主动献身，我异乡寂寞，就让她来给我煮餐、收拾，不过，后来她回爱尔兰父亲家，我们便分手，不久我也回来，大家连通讯都没有。入影圈，认识了蔡妮，她不单只有几分姿色，人又聪明够手段，我的确被她迷过一阵子，但共同生活不久，她的缺点显露出来了。我们不单只性格不合，思想不同，连看事物、做人处世都不同。她自私自利不关心别人，玉姐年纪那么大，她也不肯放过，认为我对玉姐好会分薄对她的感情。一次她奴役完玉姐，还要赶玉姐走，我忍无可忍便把她赶出去，从此分手。”“为什么停下来，没有了？”月亮转动着眼珠子：“刚才你说有几个女人，但除了蔡妮只有个英国女人，两个也是几个？”“突然数目分明？”王子乐继续说：“无三不成几。其实，还有一个，不过，我们只有一夜之缘，而且，她已经嫁人。她只是仰慕我，而我也只是喜欢她，关系十分简单，不提也吧！”“她仰慕，是不是你的影迷？”“唔！”王子乐摇一下头：“也不完全是，她只是喜欢看我演戏。”“一夜之缘是不是你和她发生关系？”“你什么时候加入 ICAC，步步进逼。”“迫逼你？你不说算了，反正我总是吃亏，我们之间已经不公平，你有那么多女人，我才只有一个。”月亮挣扎，捶他：“放开我！”王子乐是个练武的人，月亮的花拳绣腿，正好给他松松骨头。所以，他也没有制止她，由她捶，可是却怎也不肯放她：“你去哪儿？”“去找三个男人，拉平！”“华坚、洪伟、小王……”“你死，为什么不给我找个猪八怪。”月亮想咬他的耳朵，他灵活地避开了：“啊！

原来你三个女人，也只不过小王这样的货式，没眼光、没品味！”“婷，你听我说，无论我过去有多少个女人，我和她们之间有欲无爱。”月亮原名张玉婷：“我真正爱的人是你，你是我第一个爱人，起码在这方面，是公平的。”“真的？”月亮一下子就开心了：“我真的是你的初恋情人？”“你知道我一向不懂花言巧语，连逗你开心都不会。”王子乐说：“我爱你，吃醋，是因为我紧张你，爱你，怕失去你。我从来不过问蔡妮，连给她探班都未试过，不信你问莲姐或伶俐甚至华坚，他们和蔡妮经常合作。”月亮抿抿嘴：“你也没来探我班，我和蔡妮有什么分别？”“自从你接拍《春之梦幻》，我的戏也赶得十万火急，根本没停过，不过，今天我不单只送你上班，还会陪你拍戏！”“真的？可不要骗我！”月亮摇摇他身体，笑嘻嘻。

“我从来不开空头支票，昨天赶了一日一夜，我有三天休息，我三天都陪着你，好不好？”“太好了！”月亮把脸贴在他胸前。

王子乐拥着她，一会，把下颌搁在她的头顶上：“你饿不饿？我们去吃早餐。”月亮应该有强烈反应，她的优点，或者是弱点，便是喜怒形于色，而且相当孩子气，大概是家中老么，又被父母宠惯了，一开心就拍手，蹦跳。如今静静的没哼半声，王子乐觉得奇怪，侧下头一看：原来月亮已经睡着了。

“小孩子！”王子乐把她抱到枕上，脱掉鞋子，并为她盖上被。

大概跳了一晚舞，通宵没睡，太疲倦。

月亮是新人，才只拍第二套戏，她还没试过连拍四五个通宵戏的滋味，王子乐早就惯了。

月亮由服装间出来，王子乐又坐在卧室的安乐皮椅上。

“又在看剧本？”月亮一面刷头发一面问。

“嗯！”“最近你每晚看剧本。”月亮就怕他这严肃样子，她想和他说笑、闹玩。

“需要嘛！”“需要？”月亮耸耸肩：“你的戏不是快煞科了吗？”“你知道我在看什么剧本？”月亮放下刷子走过来，坐在他膝上，把头钻进他两臂之间，一看：“咦！这不是我的剧本吗？”“这正是《春之梦幻》的剧本，我赶着要把它看完。”“为什么会看我的剧本？”“我一连三天陪你拍戏，我在旁留心看你的演出。”“怎样？你答应过给我意见？”“导演称赞你聪明，领悟力高，反应快，我也有同感！”月亮笑开了嘴：“你也赞我演得好？”“好是好，不过，我还是觉得你欠缺了一点点。”“什么，快告诉我！”“我也不大清楚，所以我要看你的剧本。”“原来你在帮助我，找到我的缺点没有？”“这套戏虽然有四个女主角，但，主线都集中在你的身上，所以，你的戏份也比其他三个多些，何况吴导演临时还加戏。”“听说当初吴导演选中我，是因为我外表适合演梦诗，梦诗是四姐妹中最漂亮的一个，但他想不到我还会演戏，所以当初剧本，我只占四分之一的戏。”“你是新人，只演过一部戏，那一次你还不是女主角。”“对呀！我扮演你的妹妹，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丫头。

“但这套戏就不同了，梦诗是四姐妹当中，最特出，最有性格的一个。”

“我是不是演得很糟糕？”“其实，你已经比我想象中好，但我看过剧本，觉得你还欠缺一点。”“那岂不是前后欠缺两点？”“导演除了称赞你，对你说了些什么？”“吴导演说美中不足的是不够冷！”“对了！冷，她对爱诗和一些立心不良的人是很冷。特别对左天培，更是十分冷傲，因为她本来就想做个女强人，不想谈情说爱，万事以事业为重。”“但其实她爱情专一，由始至终，她只有左天培一个爱人。”“她外冷内热嘛！不过，这只是后期的事。

现在你对华坚就不够冷，斗气也变了恶作剧。”“我怎样才可以冷傲些？”“你跟我来，”王子乐把她拉到全身镜前：“我们演下一场，我暂时做左天培，我们一面排演，我一面找你的缺点……。”月亮的演技更进一步，而且几乎把剧中的梦诗演活了，吴导演十分高兴，大加赞赏，月亮要求重拍过去与华坚的对手戏，他也答应了。为求完美，不惜牺牲菲林亦要做到最好。

### 3

这天，王子乐被一辆豪华房车载走。

他去会见他的朋友赛芬芳，不，应该说是马太太了。

马太太三十岁的样子，艳光四射。

老朋友见面，彼此拥抱一下。

“月亮呢？”马太太四处张望，她原本请王子乐和月亮吃饭。

“她要补戏，这几天都通宵，今晚本来已经请假，但和她演对手戏的蔡妮坚持要拍，月亮不想生事，她今晚不能来，托我向你道歉。”“我明白的，改天再请她。”马太太和他走进饭厅：“蔡妮还是老样子没有改？”“恐怕更变本加厉，她很记恨的，月亮碰上她真倒霉。幸而月亮人缘好，不单只导演、演员，连娱记也疼她。”“看她的相片，她真是生了一副开麦拉面孔，美人儿一个。她本人怎样？”“她上镜很美丽，私底下她不化妆，虽然和上了妆不一样，但十分秀丽，我比较喜欢她干干净净的面孔。”“你这么一说，我更非要见她不可，很少女明星不化妆也漂亮。”管家过来请主人和客人入座吃饭。

“芬姐，你这次回来准备逗留多久？”“一个月。三个星期后你马大哥会来和我会合，然后一起去欧洲再度蜜月。”“看见你幸福我真开心，你为什么不带仔仔回来，他好胖好可爱！”“他太小了，而且，这回是我们夫妇再度蜜月，带个小孩多不方便！其实，你和月亮应该到马来西亚看仔仔，毕竟你是干爹！”“迟些一定会去，最近我和月亮都忙，休息时间又不一样，我们连共处二十四小时都没机会。”“娱乐圈，红的忙死，不红的饿死，半红不黑又不甘心，很磨人！”“你在最红的时候退出娱乐圈，实在是明智之举。”“你也不要迷一辈子，再多赚几年，跟马大哥学做生意。”“我也有这个打算，自从进入娱乐圈，未曾停过，不是做英雄便是演警察，天天打打打，拳头都倦了。”“你去年签了新合约，听说条件出奇的好，除了四哥，你是影圈最威的大明星！”“对！”王子乐点了点头：“去年底我和甘氏电影公司约满，除了甘氏，还有好几间电影公司希望和我签新约。其中以现在这间公司最好最特别，除了片酬高，老板还提出，只要我拿出十万块钱，合约期间我就是电影公司的董事之一，如果电影卖座，除了片酬，我还可以分红。”“你的电影一向都卖座，卖埠价钱也比其他大明星高。”“是的，等影片推出，就等着分红。”王子乐一笑。他笑起来很性感，这个笑容，不知道迷倒多少影迷。

吃饭后，他们到会客室喝咖啡。

没有管家、佣人在身后，说话也方便些。

马太太和王子乐面对面的坐，大家坐得很舒服。

“从外表看，蔡妮显然比不上月亮年轻貌美。只是不知道性格品德方面，

月亮是否也胜过她？”“月亮好多了，老实说，银幕下的蔡妮根本是反派，奸人组。”蔡妮为难月亮，王子乐说起来还生气：“月亮为人相当温柔，不乱发脾气，心直口快，活泼纯真，快乐坦白。和她在一起，她不防你，你也不用防她。”“过去你一直希望有一个年少美丽，长头发，大眼睛，斯斯文文的女朋友。”“她的确是长头发，大眼睛，芳龄十九岁又漂亮。她不算很斯文，而且蹦蹦跳，不定性，十分调皮。”王子乐含笑摇一下头：“奇怪，她虽然调皮、捣蛋、爱闹，但我并不觉得她讨厌，反而感到家里有了生气。”“那她岂非十全十美？”“她不是完全没有缺点，比如她太随和，甚至可以说太随便。她根本不知道这圈子很复杂，她又是新人。”王子乐垂首皱起眉头，影迷说他皱眉很性感，很迷人。

“她到底随便到怎样程度？”马太太为王子乐担心，她对他特别关怀。

“她拍戏的时候，喜欢和拍档的嬉笑、玩闹。女的无所谓，男的就不好。本来，那些男的已经对她有意思，其实，哪一个男的对美女没有意思？她庄重点还好，这样子嘻哈大玩，我实在好担心。”“担心有一天被人抢走？你對自己没有信心？以为有人会比你更出色？”“很难讲永远没有。何况月亮一直埋怨我不够浪漫。遇上个会耍手段的男人勾引她……很难说。”“你是不是很爱她？”马太太为他倒另一杯热咖啡。

“她本来就很可爱！”“阿乐，你今年已经二十五岁，这几年间，名气、地位、金钱已经有了，结婚应该不成问题。”“影迷很体谅我，影响不大，况且，我已经决定三十岁退出娱乐圈转行经商。”马太太把茶几上的银盅子抱在怀里，挑糖果吃：“既然这样就简单，你索性和月亮结婚，她正正式式做了你的太太，有夫之妇了，自然定性，人家也不敢勾引她。”“结婚？”王子乐苦笑摇一下头，接过马太太递给他的夏威夷朱古力。

“啊？”马太太侧头想一想：“她只适合做情人，不能做妻子？”“我相信她能做个好妻子。问题不在于我，我随时愿意娶她为妻。但她才刚过十九岁，年纪小，入行才一年，她对娱乐圈仍有许多幻想和希望，叫她放弃一切去结婚，她不会答应。”“你喜欢小孩子，她喜欢不喜欢？”“喜欢，连小动物都喜欢。”“如果她怀了你的孩子，对，我还没有问你，她爱你是否一如你爱她？”王子乐毫不考虑：“她很爱我，她说我是她的初恋情人，女孩子对初恋情人是永远不会忘怀的。”“如果她有了你的孩子，一定会珍惜他，把他养下来的，是不是？”“她当然会珍惜我们的骨肉。”“那就令她怀孕，用孩子来缚她，令她脱离娱乐圈，安心做你的太太，这样你就可以永远拥有她。”“不可能的，她一直服食避孕丸，不会怀孕，况且我还答应过提醒她吃丸。”“为什么要你提醒？”“月亮粗心大意，除了剧本，她什么都记不住，她常常忘记吃药丸，要我提醒她，甚或送到她嘴里。”马太太放下糖果盅，高兴地说：“你就少提醒她一两次，担保她会生出小生命来。”“这……”王子乐有点为难：“这样好像有预谋，不大正派。”“就算是耍手段吧！也只不过因为你太爱她，如果她真的爱你根本不会计较。”“我看，还是顺其自然好，省得她怨我一生。”“你是个老实人，还是依你自己的心意去做吧！”王子乐看了看表：“月亮拍通宵，玉姐煲了汤，我要回家拿汤送去片场。我先告辞了！”王子乐站起来，马太太一直送她：“玉姐其实年纪大了，不要让她太操劳，你环境许可的，请个佣人，让玉姐享享晚福！”“我曾经为她请过几个佣人，都被她一一赶走了！”“她这年纪，还那么火气大？”“她不是骂人，也不是赶人家走，而是人家收拾房间，她也收拾房间；人家煲鸡汤，她煲鸽汤，活

儿都给她抢去了，人家根本无事可做，不走不行。”“呵！”马太太笑起来：“玉姐真好玩！”“老顽固！我差点忘了，玉姐谢谢你送她的礼物。”“小意思！还不知道她喜欢不喜欢！”马太太一直送王子乐上车，把头伸进去：“我真的好想见月亮，看看她哪一天抽得出时间？”“等会我跟她说……。”月亮休息的时候，喝人参炖鸡，边跟王子乐聊天。

“芬姐怪我没带你去，她很想见你，你这样日拍夜拍，哪一天才可以停一停。”“吴导演说这套片拿去参展的，要卖座又要拿奖，我们心理压力很大，NG多了，重拍又重拍，我NG最少，但也一共吃了四次，导演急，我们也急。”月亮年纪轻，挨得住，刚才蔡妮过来单打几句，已经皮肤发干，眼皮下垂：“后天，后天晚上我没有戏！”“真的，我要马上通知芬姐。”“你好紧张，芬姐就好像你妈咪一样！”“不提我妈咪好不好？”“好！”月亮吐吐舌头，打躬作揖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华坚走过来，看样子是专诚找王子乐：“王子乐，明天晚上十一点后，你有没有时间，我请一班同事回家开午夜派对，希望你能够参加！”“明天我们不是开夜吗？”“明天是我生日，我已经向导演拿了人情，他答应十一点提前收工，他也会出席我的生日会。王子乐，肯不肯赏面？”“明晚我的新戏午夜场首影，一点三十分那一场散了，老板还要请宵夜，那么一闹恐怕也天亮。华坚，对不起，我可能赶不及参加，在此先恭祝你生辰快乐！”“你不能来真遗憾。”华坚看了看月亮：“你介不介意月亮参加我的生日会？”“我尊重月亮！”虽然不大乐意，但也应该有点男士风度：“一切任由月亮作主。”月亮看了看两个男人，然后问华坚：“莲姐、伶俐她们都去吗？”“去，拍这套戏幕前幕后的朋友都去，会很热闹，不过，你不来便少了欢笑声。”“我想去，”月亮望住王子乐：“反正要拍夜班，那是意外假期，应该松驰一下！”于是第二天两人分道扬镳，各过各的，王子乐看过深夜场，吃完宵夜，回家喝参汤，洗澡更衣，月亮还没有回来。

本来想去接月亮，又怕人家说闲话，他只好坐在大厅内等她。

等得发闷，不禁想起赛芬芳的话：月亮生性太野，是否应该用孩子去绑住她？结果月亮没有回家，玩完了去拍早班。

马太太看见月亮，一面抚摸她，一面向她上下打量。

“不化妆仍然秀丽的女明星，只有一个小莲，我们都叫她莲妹，因为她年纪小，不过现在也不小，二十几岁了。可是，你比她更出色，皮肤滑不留手，肤色又好，红红白白，加上如雕如画的五官，是真正的小美人，怪不得阿乐那么疼你，一见钟情。”月亮含羞一笑。

“过来吃点心，坐在我身边。”赛芬芳显然很喜欢她：“听说你本来是阿乐的影迷？”她不停给她夹点心。

“是呀！我从来不看中文片的，因为我的家庭、学校都很西化。但我爱看他的电影，每套戏最少也看两三次！”“能够和自己的偶像在一起，有什么感觉？”“很开心，而且也很骄傲。”“骄傲？”“唔！乐有许多女影迷，个个年轻漂亮，但她们连请乐签个名都不容易。我却可以整个拥有他，芬姐，你说值不值得骄傲？”马太太望住她直笑，她很少碰到这样坦率纯真的女孩子，她自己本身也是个明星呢！

“阿乐，月亮真是个人见人爱的好女孩，你要好好珍惜她，千万不要让人抢走。”“芬姐，我对她已经看管得很紧，步步为营，每天吃饭都加醋。”马太太呵呵笑起来：“月亮，你听到没有，阿乐是不是常常吃醋？”“呷干醋！他常说我会爱上和我演对手戏的人，华坚你认识吗？他怎比得上乐。他实在

太紧张。”“他紧张你，是因为太爱你！”“我也爱他，但我从来不管他！”“你对阿乐可以放一万个心，他感情很专一，你不管，他也不会随便爱上别人。”“芬姐，你不是也认为我很随便，见一个爱一个吧！”月亮嘟起了嘴，望住王子乐。

“不是，绝对不是。只是你条件太好，人见人爱，入行的日子还短，好坏难分，可能定力不足，易受外来诱惑。”“影圈漂亮的人多着，比如彩虹，她也很漂亮，只不过比我大两年，乐也有可能爱上她。”“不能说没有可能，不过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，不一定为了她的外貌。”“我知道，内在美。”“还有的，比如安全感。阿乐和你在一起，由于你外在内在都好，几乎十全十美，他很幸福。但……由于你比较活跃，令阿乐患得患失，他怕失去你，你令他没有安全感，所以，他也很痛苦。”月亮伸手过去，握着王子乐的手：“乐，我令你很痛苦吗？”“我的确有忧虑！”“你对我没有信心。”月亮回望马太太：“芬姐，我怎样做才令他对我有信心？”“你真真正正属于他。”“我已经属于他。我和他一起生活的，芬姐你不知道？”“我知道！但同居并不代表什么，你一天未结婚，其他男士仍然有权追求你。”“结婚？就算我肯，乐也不肯，他的影迷会自杀！”“我肯！我不会因为影迷而影响我的婚姻大事，我的影迷很懂事，不是傻瓜，没有人会因为我结婚而自杀。”“但她们会失望，不再拥护你，去捧别人的场，你的事业会日走下坡。”“当我第一天爬上高峰的时候，我已经有心理准备，我会滑下来，然后由另一个人爬上去接替我的位置，能接受成功，就要承担失败。况且，时代不同了，结了婚的演员，仍会受人欢迎。影迷走了会来新的一批。我真是一点也不担心！”“明亮，你既然深爱阿乐，他又表明心迹，你们索性结婚，组织一个幸福的家庭。”马太太在旁鼓舞着。

“结婚？我想都没想过！”月亮放下叉子，没了胃口：“我刚过了十九岁还是 TEENAGER。又刚入行，对一切好奇陌生，仍在摸索阶段。况且一事无成，就这样去嫁人，真是不服气。再说，如今的女性都不流行早婚。我入行几个月，有个相学大师替我看过相，他说我将来的事业很好，但不宜早婚。我想，二十八岁就差不多了！”“阿乐岂非还要等你九年？”“九年后他也只不过三十四岁，仍会很受欢迎，而且还可以多做几届影帝。”马太太和王子乐交换看了一眼。

午餐的时候，月亮去找绮伶，却被洪伟拉住。

“月亮，一起听歌！”“谁的歌？”“长江！”“长江，”月亮禁不住在他身边坐下：“你是他的歌迷！”“他的歌声虽然不是最好，但他很会选歌，他唱的歌都很动听。你同意不同意？”“同意，我也喜欢听他唱歌。”月亮弄着唱带盒：“他是现在最红的歌星。”“他也不是一下子红的，他以前一直不得意，挣扎了好多年，总算被他熬出头来了。”洪伟边跟着哼歌边说：“今年一定是长江年。”“他的演唱会很成功，听说唱一场可以赚五十万，哗！他岂不是发达了？”“你要不要听他的演唱会？”“现在天天赶戏，哪有时间？”“他的演唱会八月才开，这套戏早就熬科了。”“八月的事你现在跟我说！”“提前预约以表诚意。”洪伟逗逗她的鼻尖：“你答应了！”“谁说的！”月亮打他一下：“八月你当影帝。”“唏！”洪伟拉下耳筒：“王子乐的《神探威龙》很卖座。今年的影帝奖又是他拿的。”“糟糕，”月亮由石板凳跳下来：“我答应吃午饭时给他打电话！”她一溜烟的跑了。

洪伟摇摇头，继续听他的歌。

十五分钟之后，月亮又回来，后面跟了个华坚。

“你不是去给王子乐打电话，怎么又去找他。”“电话打了，今晚王子乐有事，我拍完戏可以自由活动。”她看看华坚：“他跟着我来的！”“拍完戏我请你吃饭！”华坚交给她一个苹果。

“见者一份，大不了吃饭后我请你们去酒廊听歌。”洪伟说。

“问你的黄宝宝去不去？”华坚和洪伟面和心不和，两个人对月亮都有好感。

“什么我的黄宝宝？我虽然和她拍档，但私下没有来往，况且她已经有男朋友！”洪伟马上拉下耳筒解释。

“我也有男朋友。”月亮挥一挥手：“你们都不要约我！”“你不同。我对黄宝宝不感兴趣，但我喜欢你。再说，你一天不做王太太，我们仍有资格追求你。是不是，华坚？”“对呀，洪伟说得对！”在这关头上，他们又合作了。

“好吗！一起去，不过不能太晚回家，刚才王子乐在电话里好像很不开心。”“你喜欢什么时候走，我们马上送你回家！”“月亮，打光……。”月亮回家，王子乐还没有回来，她连忙更衣沐浴。

她刷着头发走出卧室，再到大厅，王子乐靠在安乐椅上。

“回来了！”月亮坐在扶手上，低下头看他，他果然不开心：“你的哥哥姐姐找你有什么事？”王子乐轻叹一口气：“爸爸在外面又有个女人，妈再忍不住和他离婚，现在住在酒店里。”“住酒店好吗？”“当然不好，但她无家可归。”“怎会呢？她原本住的房子呢？”“原来所有产业都用爸爸的名义，爸爸不肯离婚，妈又找不到他通奸证据，所以短期内不可能离婚，妈也拿不到赡养费。”“没关系，她有十个子女，个个名成利就，每个子女家住两个月，一年也不用回头。”“问题是，没有人认她为母。”“我不明白，她不是你们亲生母亲吗？”“她只是生下我们，并没有关心教养我们，她不是个真正的母亲。她不要我们，我们也不要她。我们十个手足经过商量，他们离婚的事，我们不加以援手。”王子乐又轻叹一口气。

“一人个孤伶伶在酒店，好凄凉的，接她回来住，这儿又有客房。”王子乐摇一下头：“我不能这样做，哥哥姐姐会认为我出卖他们，大姐很疼我的，我不想违背她的话。其实，妈也不好意思再投靠我们，一起住令我尴尬，再说，对玉姐也不公平。”“怎么办？”月亮为他的母亲难过。

“没事的，她手上还有钱，住一下酒店就当度假。”王子乐拍拍她的面颊：“夜了，明天还要拍戏，我们睡吧！”月亮的《春之梦幻》已经拍得八八九九，只有两三场集体戏未拍好，工作没有前些时候那么紧张。

王子乐下个月新戏才开镜，因此，他随新片到美国参加首映礼之后，便将有一个多星期休息。

月亮这两天胃口不好，问玉姐：“有什么菜是酸的？”“咸酸菜，咸酸菜炒牛肉也不错。不过你一向不吃酸，橙酸一点都不肯吃。”“人长大了口味会改变的，呀！我突然想起了热狗里面的酸瓜，我忽然很想吃那种酸瓜。”玉姐便到超级市场买了一瓶给她吃，她一吃便吃上了瘾，在家吃，还常在片场吃。

她午饭吃，休息的时候也吃。

吃饭时，白莲凑近她耳边问：“月经过时多久？”“过期了吗？我没计算。”“你一向有吃避孕丸的，数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”“不用数的，它要来自然来。”“但如果过期不来，看你最近的情形，像是怀孕了！”“怀孕？”她

尖叫，幸而站在不远处的化妆师也走开了：“莲姐，你别唬我，刚才你也说我有吃避孕丸的，既然避孕，又怎会怀孕？”“你这大头虾，少吃三四次也不奇怪！”“我真是常忘记了。但王子乐会提醒我。”“假如你有了孩子，你有没有打算和王子乐结婚，把孩子生下来，做少奶奶退出娱乐圈？”“开玩笑，这个年代还有十几岁生孩子？况且我刚入娱乐圈，还没有玩够，起码也要多玩十年八年，吴导演说我条件好，我不会放弃。”“你的意思是，有了孩子也不想生下来？”“不生不生。”她忙摆着手，又吃了一块酸瓜：“我和王子乐还没有好好过过二人世界，这么快就走出个第三者，不欢迎，受不了！”“不要孩子，就堕胎。”“吓！不会吧！好骇人。”不知道是酸瓜酸？还是她吓着？月亮的眼睛瞪得很大。

“如果胎儿不足两个月又找个好医生，应该不会太危险。”“你怎会知道得那么清楚？”“我做过！我和第二任丈夫有过胎儿，刚看完医生急不及待的跑回家向他报喜讯，竟然发觉他带了个女人到我床上，我忍受不住和他离婚。既然没有家，没有丈夫，孩子就不该生下来，况且以后我还要赚钱养我和我的家人，于是把胎儿打掉。”白莲越说头越向下低垂。

“对不起，莲姐，我不该向你提出这问题，不要难过！”月亮搭着她的肩膀。

“几年前的事了，还有什么好难过。”白莲一摆头苦笑：“现在最重要的是多赚点钱，等我的弟妹都大学毕业，能够合力照顾家庭，我才去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。”“反正你还年轻，又有不少男人追求你！”“年轻？你知道我多少岁？”“二十七。这年代二十七岁的女性还是很年轻。”“我三十了。我比蔡妮早出道，她才二十七。”“但她说自己二十五岁，和王子乐一般大小，是同年的。”“干我们这一行，只有你年纪那么小，才有勇气对人说真实年龄，一般少报两三岁天公地道。蔡妮比王子乐大，行内人都知道。等你过了二十五岁，就不想再提年龄了。”白莲拍拍她的脸：“好好留心自己的身体，要不要孩子及早决定，最好和王子乐有商有量！”“莲姐，不会啦！我知道自己不会！”“没事就好……。”“玉姐，还有没有酸瓜？”月亮回家，开口便问。

“有，我今天索性买一打。”玉姐拿一瓶酸瓜出来，上下打量月亮：“我看，我就快不用叫你小姐，要叫你少奶了。”“少奶？真老套，千万不要。况且我还没有嫁人。”“若你有了孩子嫁不嫁？”玉姐坐在她对面，笑咪咪：“少爷好喜欢小孩子。马太太说过，你和少爷生的孩子一定好漂亮。你不单只升级做少奶，还会做妈咪。”“等我有了孩子再算吧！”月亮伸了伸腿：“赶戏都忙坏了！”“我看你不久就做妈妈，拍完这套戏，不能再接戏了！”“你不要开玩笑，下一套戏吴导演为我度身订造，我一个人担正女主角，我口头上已经答应了！”“依我的经验看，你已经怀孕了。”“就因为我吃酸瓜，我大不了以后不吃！”月亮放下瓶子。

“就算不吃，孩子已经在你肚子内了！”“不会的，我看过书，女人如果怀孕，一定有害喜现象，比如早上起来头晕、作吐、疲倦、渴睡……我什么事都没有，龙精虎猛，哪儿像个孕妇？”“你好命！好命的女人怀孕后不单只身体好，而且吃得睡得。人家生孩子叫个两日两夜，好命的女人看完电影上产房，前后两三个小时，就顺顺利利产下个胖白的娃娃。

我看你是这种人。”“我不要生孩子，玉姐，我才十九岁，你不要这样残忍好不好？”“十九岁不算小了，美凤不是十八岁嫁入豪门，十九岁已经生了个儿子做了福少奶，大明星都不做了。”玉姐看看她，就是笑：“你今年一

定生个龙子！”“我不跟你说，老欺负人。”月亮拿了酸瓜走回房。

“当心了，有了孩子不要蹦蹦跳，幸好你的戏快拍完，可以在家休息。”玉姐追着她叮嘱。

“没完的，我还要接戏！”“不要接了，你这样跳来跳去，好危险。少爷知道了一定不让你再拍戏……”

## 4

吴导演的脾气是有点怪，很多人都说他难相处，但是，又有很多人希望能拍他的戏。

吴导演很少和演员吃饭，特别是女演员，所以，他出道以来，从未出过绯闻。

这天，因为道具的拖延，有两三个小时休息，吴导演竟然请月亮吃午饭，还请白莲作陪客。

大家吃吃喝喝，有一句，没一句，白莲和吴导演合作多次，大家不算陌生。

吴导演提到《春之梦幻》是大制作，花了不少钱，老板看过一次试片，大加赞赏，已决定拿去参展。

“导演，这个最佳导演奖非你莫属！”白莲说。

“未必！”他摇摇头：“王子乐那套戏拍得很好，导演奖应该是他们拿的。不过，月亮很有可能拿到新人奖！”“我？我才只不过第一次当主角。”月亮一阵子心跳，拿奖，谁不想：“不可能吧！”“难道拍了二十年戏才能拿新人奖？如果这不是群戏，你还可能当个影后。”吴导演说：“现在入行的新人，真正漂亮的少，有戏剧细胞的更少。”“导演说你漂亮又会演戏。”月亮笑得大眼睛都弯了，吴导演从不随便称赞别人，月亮感到好像打了一支兴奋剂，好开心，好兴奋，若她将来也拿个影后，她与王子乐便是真正的皇帝、皇后，更匹配了。

“导演，会不会很快开下一套片？”白莲乘机问。

“我不是多产导演。但老板认为《春之梦幻》一定能卖钱，想乘胜追击。”吴导演喷一口烟：“《春之梦幻》拍完了，我还有很多工作，短期内不会开戏，但为了满足老板的求财心切，下一套戏我已选定了《幸福花》。在开《幸福花》之前，你们可能会被安排演陆导演的戏。”“《幸福花》好，我看过原著，”白莲问月亮：“你呢？”“我从来不看中文小说，《春之梦幻》是第一本。”“你应该看看这本书。”吴导演很认真地说。

“拍完《春之梦幻》，还要演陆导演的戏。是不是，《傻仔嬉春》？”吴导演点了点头：“那是男戏，就算你当正女主角，戏份也不会很多！”“坦白说我不喜欢陆导演的戏，一味搞笑，根本没有机会发挥演技。”白莲对《傻仔嬉春》没好感。

“你可以推戏，月亮不能，因为她一年签了两部，演完《傻仔嬉春》合约才满。合约满时《春之梦幻》推出，对月亮签新合约很有帮助。”“对呀！如果得了个新人奖，身价十倍，片酬会急升。异演，下次签合约，你帮月亮一下好吗？”白莲是很喜爱关照月亮的。

“那要看她到时候喜欢签哪一间公司，如果不是我开的戏，我没资格开口，所以，我叫她看《幸福花》。”“你要月亮看幸福花，是不是让她演一个重要角色？”“我向老板提议月亮演丁翠湖，老板说月亮外表很适合。”“月亮！”白莲拥抱她：“你发达了！”“怎样发达？”月亮傻了。

“丁翠湖是《幸福花》的女主角，由头演到尾，是全剧戏份最多的一个，如果拿去参展，你真的可以当影后！”“莲姐，你不要唬我，刚才说新人奖，现在又说影后。”月亮心花怒放：“除非我真的坐上穿梭机，否则哪来连串好运！”“你对吴导演的戏没有信心？”“当然有，我最喜欢演吴导演的戏，虽然严谨艰难些，但水准高，我是对自己没有信心。算起来，《幸福花》才是我第一次担正重头戏，怎可能一片而红？”“王子乐不是凭第一套《百变英雄》就当影帝？”白莲为月亮高兴：“导演，月亮可能凭此片当影后？”“那要看她的努力和表现。”“我要马上去买《幸福花》，新作品？”“八九年前的了。最近我也没时间看小说。”“八九年，买不到了？”“买得到，销量好啊！年年都翻版，再版一二十次，我有空陪你去买。”公司买了二十本，如果你要看，我叫小王送一本给你。”“好啊！谢谢吴导演……”回片场，月亮意外地看到王子乐。

“乐！”月亮本想飞扑过去拥抱王子乐，但吴导演为了《春之梦幻》的演出，希望他俩减少公开亮相。虽然，影迷也知道他俩在一起，但宁让人知，别给人看，公司全力捧月亮，当然不希望有个同居男友做绊脚石。

因此月亮只是走过去，拉住王子乐的手：“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会来片场？”王子乐捧住她的脸，又打量她：“心急着要看你，一点钟回家，两点钟就到片场。

打令，现在可不可以请假，我有事要和你办！”“等会儿我有戏，先问问吴导演。”到吴导演那边，吴导演皱皱眉：“今天几乎全是月亮的戏，她请假全组人都要收工，不如明天早上，我先跳拍她的戏，但不知道一个上午你们够不够用？”“应该可以应付，我们就说好月亮明早休息。”王子乐把手中拿着两盒糖交给吴导演：“途经夏威夷买了些糖果回来。月亮说夏威夷的朱古力著名。”“谢谢！听说这一次你去美国引起一片热潮。”“那边的华侨很热情，最想不到连外国影迷也有那么多，首映当晚真是好热闹、好感动。周老板说下次卖外埠一定可以加钱，下星期我们还要去澳洲。”“乘胜追击！”吴导演拍拍他的肩膀：“你真是红透半边天。等着哪一天和你合作，可以了却我的心事。”月亮靠在王子乐身上，默默不作声，分享吴导演对王子乐的赞美。

“周老板也很欣赏吴导演的才华，合作是迟早的事。”“太好了！”“吴导演！”制片过来请人：“那堂景已经七七八八，美指请你过去看看，他想加两盏灯。”“两位失陪，王子乐，有空喝茶……”月亮挽住王子乐的臂说：“吴导演这人很怪，如果你送他钱，他不会要，但你老远给他带礼物，他会很高兴，因为那是一点心意。”王子乐单手抬起她的脸端详：“好像胖了一点点。”“我不要胖，胖了不连戏，吴导演会骂的。你有没有给莲姐、伶俐带糖？”“当然有，连情敌华坚也有一盒。你说很好吃，我买了一皮箱。”“什么情敌，戏里拍档罢了！他拿什么与你对敌？他配吗？”月亮忽然想起：“你赶来片场到底要把我带到哪儿？”“明天你自然知道，今天我是来派糖的，哈！”他突然笑起来，展示性感的笑容：“派糖，意头好，将来我还会再来一次派糖。”“你呆多久回家？”“不回去了，陪你拍戏！”“真的，唔！我中意！”月亮看

没人注意，偷吻他面颊。

王子乐也回吻她，才只不过分开一星期，王子乐好像变了，对月亮更亲热更紧张。

王子乐思想较为保守，他认为情侣亲热应该回家里去，他从不会和月亮当众热吻，他和其他“啄木鸟”明星不同。

但他今天很热情，无所顾忌，难道真的是小别胜新婚？王子乐一直安静地看月亮拍戏。

蔡妮看见他，主动过来：“咦！王子乐，转性了，你从不喜欢陪女朋友拍戏！”“月亮不是我的女朋友！”王子乐表情脸和声音都冷起来。

“不是女朋友？未婚妻？你们不是要结婚了吧？”蔡妮低声说：“你肯，人家也不肯，导演要力捧她，人家年轻貌美又会演戏，要当影后的，怎肯做师奶？咳！”“你的那盒糖果在珠珠那儿！”“送我糖果？怪不得大家都在吃夏威夷朱古力。”她凑过去：“不过，你一向不喜欢吃糖。”“月亮喜欢。女孩子都喜欢吃糖。还有，那盒糖是月亮送给你的，可与我无关，你不用谢我！”“如果月亮没叫你送，凭我们过去的感情，糖果那么多，你也会送我一盒！”“不会！”王子乐想都不想，英雄本色，硬桥硬马：“我从来不缅怀过去，根本忘了我和你之间过去到底有什么交情。而且，我向来不喜欢随便送东西给人，哪怕是一颗花生米，特别是无关重要的女性。”“你，你……”蔡妮很气，因为她对王子乐始终无法忘记。

月亮刚拍完一场戏过来，王子乐一面用手帕替她印去脸上的汗，一面怜惜地问：“辛苦不辛苦？”“不辛苦。”月亮摇一下头。

“要不要吃一块酸瓜？”“好啊！”月亮眼睛都闪光了。她回头看见蔡妮：“蔡妮姐，你还没有走？你今天的戏不是拍完了吗？”“我知道戏没你多，小人当道嘛！但我什么时候走，没戏拍走不走，干你什么事？我留下来碍着你吗？”“蔡妮姐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只是关心你，问问！”“关心就不会。我和你非亲非故，又不是朋友，你是看见刚才我和王子乐谈天，你妒忌、你恐惧，惊怕我留下来，抢走你的男朋友！”“你和乐聊天吗？我专心一意在拍戏，没看见。”“你没看见我就告诉你，”蔡妮把气都发在月亮身上：“别忘了我们过去是一对，叙叙旧不行吗？”“蔡妮姐，你真是误会了！”“什么事？”王子乐已拿了一瓶酸瓜来，用叉子叉了一块送进月亮的嘴里，一面盯住蔡妮。

蔡妮的心比酸瓜还酸，她哼、嘿着走开去。

“她跟你说什么？她样子又凶又恶。”“没事！我们聊聊罢了……。”午夜过后，几个写娱乐稿的女将来探班，看见王子乐便马上采访他去美国参加首影礼剪彩的经过，当然少不免追问他和月亮的感情事：最近感情如何，会不会出现第三者？什么时候结婚，什么时候要孩子？王子乐和记者的关系，当然不是敌人，但也不算是朋友。大家都知道，王子乐少说话、多做事，不喜欢惹事招非，记者问话，十句回答两句，所以，王子乐在记者眼中，是非常难搞，尤其揭料，根本无料到。

更遗憾的，王子乐虽然红极一时，但从来不摆架子，所以要砌他生猪肉、堡他一堡也不容易。

但王子乐今晚心情奇佳，几乎有问必答，比如问到：“你和月亮什么时候结婚呢？”“快了！”“快是一年或是十年？”“十年太长了！”他笑着。

“婚后会不会立刻要孩子？”“会！”他肯定：“我和月亮都喜欢小孩子。”“你一定喜欢儿子。不过你一定会说，自己骨肉，子、女一样喜欢。”“错了，

错了！第一个我喜欢女儿。”“奇怪啊！男人都喜欢太太第一胎生儿子的。为什么你特别喜欢女儿？”“因为月亮，我喜欢有一个像月亮那么漂亮、善良、活泼、健康的女儿。我会很宠她，把她打扮得像小公主。”“影帝的女儿本来就是小公主啊！”“谢谢！”“儿子终归要的，你准备要多少个孩子？”“两男两女，会不会太多？”“不会，半打才好，你英俊不凡，月亮美若天仙，你们将来的子女，一定都是神话里的王子公主！”“遗传学、优生学……。”“谢谢，谢谢！”女将们从未见过王子乐如此合作，又说了那么多话，大家都很感动，抢着要请王子乐和月亮宵夜。

“等月亮收工，我请！”“王子乐万岁！”当要求王子乐与月亮合照，他们两个都不抗拒，月亮从不否认她和王子乐同居，王子乐虽然不喜欢人家干预他的私生活，但他并不否认和月亮的关系，特别是今天晚上。

但吴导演过来阻拦：“各位大姐喜欢和月亮拍照，请随便。但请不要拉她和王子乐合照！”“为什么？当事人都不反对！”大家对他的阻碍反感。

“我知道你们大家都疼月亮，月亮拍这套戏很出色，将来必是前途无限。你们也希望她一鸣惊人。但，未必每一个观众都能接受她有一个如此亲密的男友。若是大家肯为月亮前途着想，别让她和王子乐曝光，请各位大姐多多合作！”吴导演这么一说，大家也不好强来。因为，月亮是最坦诚最合作，最讨人喜欢的新人，娱记大部份都喜欢她，希望她前途无限。

结果她们分别和王子乐、月亮拍照，然后王子乐请大伙去吃宵夜。

第二天，王子乐比月亮早醒，他洗澡更衣，跟玉姐聊过天，回卧室，看见月亮还睡得甜甜的，他便不忍心吵醒她。

他替她把被子拉上去盖住肩膀。

他去打电话，一连打了好几个。

回卧室，月亮仍在睡，昨晚玩天光，本来，王子乐极希望她多睡多休息，但时间不容许。

王子乐坐在床边，看着月亮睡觉，轻抚她漆黑发亮的秀发，轻抚她红扑扑的面颊，月亮动都不动，睡得很熟。

王子乐低下头，吻她的脸、她的脖子，然后又移回她耳边，柔声叫：“婷，宝贝，醒来了！”“唔！”她翻一下身子又睡过去。

王子乐望着她，怜爱地摇摇头。

看看表，应该可以让她多睡五分钟。

但，十分钟又过去了。

王子乐把她的头抱进怀里，轻搔她的耳背后：“小懒猪，起来了，我们要去办很重要的事！”月亮弯身，踢足，发小孩脾气。

“快醒来，喂！小猪，你真是那么渴睡，你不起床，我搔你……。”“别吵嘛！”她咕咕笑，半睡半醒：“为什么不让我多睡一会，你好残忍，别搔啊……咕，痒死我了！呀……不要嘛……。”“你不起来我把早餐吃光。”王子乐逗她，像逗小孩，她躺在他怀里的样子也像BB。

“你吃光好了。”她紧闭双眼翘嘴唇：“我才不在乎那些烟肉香肠。”“扮猪嘴？”王子乐情不自禁地吻她一下：“你尽管听吧！我去吃星洲炒米粉和鲍鱼鸡球粥。”“哗！有鸡粥吃！”月亮跳起来。

“你不要跳！”王子乐紧张地叫：“你不能跳！”“我不跳怎能下床？”月亮还想站在床上跳两下，见王子乐紧张，就乘机撒娇：“除非你抱我下床！”

“好！我抱你！”“哈！”月亮缩着脖子笑，王子乐向来不是个浪漫的人，爱

她但不宠她，而且还常常教训她，极少千依百顺，有求必应。

王子乐抱起她，替她穿上毛毛睡鞋，一直抱她到浴室，放下她，吻一下她的鼻尖：“当心，别滑倒！”他拉上门时又说：“我去替你衣服拿出来。”

“我要穿牛仔布套装，有絮子勋章那套新的。”“知道了，不要磨菇磨菇，面冷了翻炒不好吃。”“遵命！”月亮好开心，因为王子乐今天对她特别温柔体贴，侍候周到，她心里想，为什么那样好运？比中六合彩还要令人兴奋。

吃完早餐，王子乐和她手拖手的出门，出门前玉姐又叮咛回家喝了鸡汤才去开工。

车上，月亮去翻糖吃，打开一盒朱古力糖：“奇怪，这次你买回来的怎么全是白朱古力？”“里面一样有夏威夷果仁，而且有菠萝味，很香。”“你全部买白色朱古力！”不，一样一半，不过黑朱古力都拿了去片场。”“为什么全部拿去？黑色朱古力味道才够香浓。”“白色一样香，我怕你吃黑朱古力皮肤会黑，玉姐说多吃白色食物皮肤会白，你以后早晚要喝鲜奶。”“我还不够白？再白可以拍恐怖片了，而且我已经十九岁了。”月亮拉下前面挡光镜照一照：“黑白早生成！”“你的皮肤够白，但……”他笑笑，突然又不说。

“我们到底去哪儿？这条路不是上山顶，我们不是去看芬姐？”“快了，你很快便知道。”“噢！诊所！去诊所干什么？我和你都好好的，没有人生病。”“去诊所不一定看病，”王子乐握紧她的手：“这医生是我的影迷，她人好医德又好，玉姐上次生病，也是她料理妥当。时间到了，我们走快两步好吗？”这间诊所规模也不小，候诊室很大，推开门一个穿制服的护士在等候，带他们绕过候诊室直达诊症室（当时候诊室有许多病人）。

想不到是个女医生，三十几岁，看见王子乐便不由自主站起来迎接，再看月亮更喜上加喜。

月亮由护士带她到洗手间，出来后，医生又替她听诊。

月亮虽然没有抗拒，但显然不大开心：“医生，我没有病，一天吃几顿，还能挨通宵。”医生还是继续听诊，望闻问切，最后她对王子乐说：“你可以放心，月亮小姐的身体真的很强壮。”月亮嘟起嘴，不知道他们搞什么鬼？王子乐干嘛带她来？“什么时候可以知道结果？”王子乐很心急。

“科学昌明，很快就知道。”医生说：“你的《神探威龙》，我和费医生午夜场就看了。星期日再带比德去，比德迷你迷得很厉害，他很想要你一张签名近照。”“好的，明天我叫公司派人送来。”“谢谢！”真是影迷，开心得尽是笑。

护士拿了一张纸出来，交给医生，医生看了一遍，笑意越来越浓，她分别与王子乐和月亮握手道贺。

月亮真是莫名其妙，《神探威龙》是很卖座，但《春之梦幻》还未上映，有什么可以恭喜的？”“已证实她有了？”“千真万确！”“有了多久？”“三个星期。”“是男是女？”“王先生……。”“叫我王子乐！”医生也有她开心的理由，可以直呼偶像的名字，但月亮就惘然了，好像个观众，看王子乐和医生演戏。

“王子乐，就算医学更昌明，孩子一天未出世，还不能百分一百确定他是男是女，何况，才三个星期，除非科学更昌明。你很渴望有个儿子？”“不，是女儿。”“男女也还不都是自己的骨肉？况且月亮小姐还这么年轻，将来一定有子有女。”医生很替他们高兴：“我或者应该改称王太太了，是吗？”“问我？”月亮见医生望住她：“这儿有位王太太吗？”“就是你啦！”王子乐望

住她笑，笑得很甜。

“不！”月亮摇一下手指：“你误会了，我和王子乐还没有结婚，不要叫我王太太，怪怪的！”“最初是有点不习惯，不过你将来做产前检查，登记也是用王太太。”“产前，产什么？”“当然是产孩子。”王子乐拍拍她的脸：“难道是小狗小猪！”“不，我不要生孩子。”她抓住王子乐的手：“我们不准那么年轻就结婚生子。”“但你已怀孕三个星期，还有九个月就做妈咪。”“不，我一直都吃避孕丸。”“如果有人为的疏忽呢？刚才已经替你做了个实验，证实你怀孕三个星期，或者你自己看看验孕报告书。”月亮把报告书看了一遍，心内火急，眼泪也流下来。

“月亮，”王子乐忙坐过去揽住她，一面问医生：“她怎会这样？”“可能她一时间不能接受，没有心理准备，太突然，不少孕妇第一胎都有这种反应，何况，她还那么年轻，奇怪的。”医生对月亮说：“你虽然健康，但是，现在肚子里多了个小乖乖，你不要过份操劳，不可节食，少穿高跟鞋，千万不能拍动作片。要多吃多睡多休息……。”王子乐陪月亮吃过午饭回片场，由于她心不在焉，NG了好几次，蔡妮大发脾气，认为月亮存心害她，因为她今晚赶着要去BALL。

吴导演忍不住也说她几句：“月亮，你今天怎么了，开倒车？”王子乐忙为她解围：“对不起！吴导演，月亮今天有点不舒服。”“啊！怪不得，那就送她回家休息，好好睡一晚。明天早班。喂！蔡妮，你可以卸装了……”回到家里，玉姐忙着问：“医生怎么说？”“她真的怀孕了，三个星期。”“谢天谢地！小姐，我没说错吧！”玉姐开心得合不拢嘴：“我给你炖了白鸽汤，等会就可以喝。要洗澡告诉我，以后不能再用花洒，又湿又滑，危险！用浴缸，我为你调洗澡水。”月亮一句话都没有说，从未如此沉默过，王子乐拖她回卧室，让她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。

“婷！”王子乐轻抚她的脸：“从诊所到现在，你一直闷闷不乐，为什么不开心？恐惧是不是？不用怕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，支持你、帮助你。你好像不大喜欢这个医生，换医生，或者多请一个。”“乐，”月亮扑进王子乐怀里呜咽：“我不想要孩子，我不想这时候要孩子！”“我明白，你希望我们好好的过几年二人世界，你多拍几年片，玩够了才生孩子。”王子乐用手轻轻拍她：“但，既然孩子来了，那是我们第一个孩子，我们的结晶品，我们只好放弃理想，欢迎她到来。”“我不能要孩子，若我现在怀孕，我会损失惨重。”月亮抽抽咽咽：“你知道吗？吴导演为我开新戏，我由头担到尾，他准备捧我做影后。如果我大着肚子，他不能用我。”“要个影后有什么用？女人始终要结婚生子。真正幸福的女人是有个美满的家，有深爱她的丈夫，有可爱的子女，你很快拥有一切，你将会是个最幸福的女人！”“我现在不想要孩子，我的事业刚开始，好运也等着我。乐，将来我为你生一百个女儿，但是，我现在不想要。”“傻瓜，孩子都在你肚子里了，这时候还能不要她！”“我听人家说……”月亮囁嚅地：“如果想不要孩子，也不是毫无办法。”“有什么办法？把她赶出来？”他面色大变：“为什么不要我们的孩子？为什么不要我们的孩子？”“我……”月亮心乱如麻。

“婷！”王子乐抓紧她一双手，紧急地问：“你到底爱不爱我？”“我爱你！”“是真爱还是念对白？”“我真的爱你！”月亮由衷地说。

“爱不爱我们两个人的骨肉？”“我还没有见过她，不大清楚。”“你说过爱我，你爱我当然也爱我们的骨肉，她是我们第一个孩子，我们的爱情结晶

品，你爱不爱？你坦白回答我，你爱不爱？”“爱，但是……但是我和公司还有一部片的合约……”“噢！原来你担心这些。”他吐了一口气，面没拉那么紧，眼光也柔和了：“这件事很容易解决，你现在又不是毁约跳槽。你是结婚生子，退出娱乐圈，我们大不了赔钱，他们要多少我们赔多少。”“退出娱乐圈？我以后都不能拍戏了？”“生了孩子，你要理家，照顾丈夫，照顾孩子，哪里还有时间去拍戏，和人争名夺利。”“孩子可以请佣人带的。”“但佣人不能给她母爱，你要我们的孩子像我一样，从小没有母爱？”“我不会扔下她，我一拍完戏便回家陪伴她。”“打令，我不想你再拍戏。”王子乐紧紧抱住她：“如果你真心爱我，就为我和孩子退出娱乐圈吧！婷，你爱不爱我，你爱不爱我……”王子乐一个晚上的问，月亮支持不住了，只好暂时妥协。

王子乐对月亮温柔体贴，送上班、接下班，陪月亮拍戏。

又送饭又送汤，买水果，几乎天天请客，天天万岁。

这天月亮休息，在睡大觉，王子乐便出去买东西。

之前，他先到马家报喜。

“月亮真的有了BB？”马太太替他开心：“你听我的话，做了手脚？”“没有，芬姐，我真的没有。”王子乐忙说：“我总觉得顺其自然好，我不想对她不公平，我照样提醒她吃药丸。至于她怎会怀孕，可能是我拍煞科戏期间，好几夜没回家睡。而且，玉姐说她吃药丸时如果电话响，她就拿着药丸聊天，所以梳化、地毯上常发现她的避孕丸。”“我们不要研究这些，有孩子，月亮退出影坛，永远属于你，那是天意。小宝宝什么时候降临？”“医生说，圣诞节和新年之间，那是普天同庆的好日子。”马太太数数手指：“她刚怀孕不久，一定又晕又作吐，好辛苦。”“她没有这种现象，身体好得很，就是人说话少了，不开心！”“怎会这样？她不喜欢替你生孩子？”“不，月亮很爱我，或者她未必爱孩子，但她会为我而爱孩子，她已经答应我拍完这个戏便退出娱乐圈。”王子乐只看到美好的一面：“她可能太年轻，害怕生孩子。”“其实，所有女人都怕生孩子，那种痛苦，你们男人永远不明白。”“我看过书，也能领会。”王子乐感动地说：“女人真伟大，为了所爱的人，肯受那么多苦！”“那你应该好好对待她，令她觉得她为你受苦是值得的。她怀孕了，有没有送她礼物逗她开心？女人好喜欢收礼物，价值多少没关系，最重要是一点心意。你不大喜欢给女孩子送礼物。”“是的。连月亮我也只送过她一对耳环。不过，我今天已决定多送她一件饰物，离开这儿马上去珠宝店。”“你仍会去澳洲？”“不去不行的！”“月亮呢？”“医生说她现阶段最好不要坐长途飞机！”“她不能去，三个月前要特别小心，最好多睡多吃。阿乐，代我问候月亮，我有空会去看她……”月亮醒来，到处找王子乐。

“少爷去了马太太家，顺便买点东西，很快回来。”玉姐柔声哄她：“先吃早餐好不好？”月亮并不热衷吃早餐，都是些营养丰富的：鲜奶、鸡蛋、火腿……月亮拿了只香蕉吃，玉姐马上一手抢过去：“香蕉不能吃，吃苹果！”“苹果对孩子有益？”“对呀！对呀！”玉姐含笑把苹果送上。

月亮最近不喜欢留在家里，因为玉姐和王子乐都神经紧张，这不能做、那不能做，她跳一下，他们马上制止，连大笑狂笑都认为不可。

午、晚餐就不用说了，她喜欢吃的，全部不买，天天吃海鲜、鸡、牛扒。

她觉得王子乐和玉姐太偏心，一面倒维护男女不分的婴儿，完全不理睬她个人的感受。

现在王子乐比前更疼她，摆明是看在孩子份上，孩子未面世尚且如此，将来王子乐可能只爱孩子不爱她。

这天王子乐送了月亮回片场，有事回公司，月亮就自由了，和华坚大玩大笑，看见吴导演坐在一角看记事簿，她走过去。

“吴导演，我想跟你说几句话，有空吗？”吴导演看看四周，再看看表：“大概二十分钟后就可以拍下场，二十分钟够不够？”“够了，只不过几个问题。”“坐吧！什么事？”“是不是决定开拍《幸福花》？”“决定了，小王还没有把书交给你？”“看过了，真的让我做女主角——丁翠湖？”“是的！为了这套片开过会，大家同意你演丁翠湖，你对这角色有什么意见？喜欢不喜欢？”“我当然喜欢，莲姐没说谎，真的由头带到尾。虽然，丁翠湖没有马梦诗突出，但很讨好！”“《春之梦幻》后天便全部煞科，你有空多揣摩丁翠湖的角色，深入了解她的性格，当你演《幸福花》的时候，不再是马梦诗，也不是月亮，是丁翠湖。整个人投入角色，只要你肯努力，加上你本身的条件，我虽然不敢保证什么，但你可能凭《幸福花》荣登影后宝座。”“谢谢导演！”月亮好开心，一想到能做影后便开心，但又相当忧虑：“《幸福花》不会很早开拍？”“不会！我还要做许多筹备工夫！”月亮盘忖，她新年左右生孩子，休息一个月，农历年底、明年初，应该可以拍戏。

虽然表面上她似乎同意退出娱乐圈，但她一定要争取演《幸福花》，拿了影后才肯乖乖地为爱情回到家里去。

“农历年底才开镜？”“要一年时间筹备？”吴导演笑了起来：“我虽然出名挑剔，是百慢导演之一，但时代不同，别说一年，一个月变化也很大，因此，我也要尽量去适应潮流！”“到底什么时候开拍？”“你很少提那么多问题？”“对不起，吴导演，我太重视《幸福花》。”“那是公司内政，要由公司发表，所以我跟你说的话，你不能告诉任何一个记者！”“我不会对任何人说，除了莲姐，如果吴导演反对我也不说。”“白莲可以，她很懂人情世故，做事有分寸。老板为《春之梦幻》争取了一个最好的期档，是今年暑假，上影之前你要参加许多宣传活动，《幸福花》乘机开镜。《幸福花》在我来说也很赶，因为老板希望《幸福花》做明年贺岁片。所以你拍完《傻仔嬉春》可以休息休息，由今年暑假开始到新年，你会一直忙个不了。”“那怎么办了，玉姐说超过三个月便见肚，六七个月肚子已经像个箩，那么丑怎能拍戏？”“月亮，你喃喃地在说什么？”吴导演觉得月亮这几天很古怪。

“吴导演，《幸福花》可不可以压后拍，你先拍另外一些片子。”“绝不可以，《春之梦幻》后我第二套片就是《幸福花》。”“我不能拍你会另找别人？”“你为什么不能拍？拿了影后奖再跳槽还不迟。”“我是说，假如！”“那真是我和你的损失，你损失更大，我只是费时费力再去选角。”“噢！”月亮像被判了死刑。

“能拍好戏你应该开心，老板下重本拍《幸福花》的，你真走运。”制片过来跟导演说话。

那边喊：“月亮补粉！”拍完一场戏，月亮把白莲拖到一角。

“莲姐，老板和导演要捧我做影后。”“你真的做《幸福花》的丁翠湖？”“是的，老板还下重本，暑假开拍一直到今年年底，农历新年推出做贺岁片！”“月亮，恭喜你，你真好运！你知道吗？有真才实料未必好运。”“莲姐，你先别恭喜我。我有坏消息要告诉你。我怀孕了！”“证实了？有多久？”“医生证实了，报告书也出来了，到今天，差不多一个月了！”月亮大大叹了一口气。

口气：“人家拍《幸福花》的时候，我正挺着大肚子。”“那真可惜！”白莲低声说。

“莲姐，我曾经跟你说过，有了孩子我也不会要。我现在不是生孩子的时候。大好机会放在前面，我不会放弃。”月亮很不开心：“我还年轻，以后还有很多日子生孩子做贤妻良母，但拍套能令自己当影后的影片，不是那么容易遇到。”“我三十岁，演戏十多年，还没有这个机会。”“你也同意我不要放弃这大好机会，你支持我！”“放弃机会是可惜。但是你肚里的孩子是王子乐的。”白莲提醒她：“王子乐是一个很重视家庭生活的人，他当然也疼爱孩子，他不会让你把孩子打掉。”“我不要孩子并不代表我不爱王子乐。我是很爱他的，只要给我三几年时间，让我发展自己的事业，我愿意为他养一打孩子。但现在不行，如果他真心爱我，他应该支持我。你也支持我呀，莲姐。”

“事业和爱情，往往是有冲突的，问题是，哪一样比重多些？”“对我来说，两样都重要。我先打掉孩子，把《幸福花》拍了。如果这套戏我还冒不起来，我也心息，如果我真的当了影后，我对自己有个交代，到时如果王子乐迫我退出，我为了他，我会牺牲事业。但现在不行，我要演《幸福花》。莲姐，带我去堕胎。”“月亮，我很明白你，也很同情你，甚至想用行动支持你。但是，我好担心你堕胎会影响你和王子乐的感情。名利当然好，但，爱情也很重要。你要堕胎，我可以陪你去，但是，你一定要和王子乐商量，得到他的同意！”“莲姐……”“和他好好商量，他应该会体谅你的。他也是吃娱乐饭的人。情侣必须坦诚相对，你这样偷偷去堕胎，后果会很严重，不要冒险。”白莲拍了拍她的头：“谈过了，有决定，他同意了我一定帮你。不过时间不能拖，《春之梦幻》煞科后第三天，我去登台，你知道的。而且我还会在三藩市逗留一个月，参加大弟的大学毕业典礼，还会去洛杉矶看大妹。”“莲姐……”“白莲埋位！”月亮知道根本不用和王子乐商量，他看孩子比生命还重要，怎会答应月亮把孩子打掉。

最初月亮见王子乐惊喜若狂，她不忍心告诉他一定要把孩子弄掉，她甚至妙想天开，生了孩子赶得及拍《幸福花》，那是两全其美，但，吴导演已坚决表示，《幸福花》依期开拍，不可能等候她。

既然吴导演表明态度，她就坚决不要孩子，并且先斩后奏，她会向白莲说个谎话，她生平第一次说谎。

当然，王子乐知道她把孩子打掉，一定会很生气，很伤心。她已经有心理准备，王子乐臭骂她，甚至打她，她都会忍受，一一忍受。因为她明知故犯令王子乐失望不欢。

如果她肯认错，肯受惩罚，相信王子乐会原谅她。

第二天，月亮故意遣开王子乐去为她买乳鸽做午餐，王子乐开车走了，她马上找白莲。

“莲姐，我和王子乐谈了一晚。”“结果怎样？”“他当然不高兴不开心。我便对他说出我的苦衷，恳求他给我最后一次的支持，王子乐也认为我不演《幸福花》是我最大的损失，我求了他一晚他才妥协！”“他同意你堕胎？”“他不同意也不反对，只是说，做那种事不要让他知道。”“他怎忍心看着医生把他的亲骨肉打掉。他知道我带你去堕胎吗？”“我没提你，怕他反过来说服你不要帮我，我只告诉他，那人对我很好很可靠。”月亮奇怪自己竟可以滔滔不绝说谎话：“莲姐，戏煞科当晚，王子乐乘夜机去澳洲，第二天你陪我去堕胎，这样就不会影响你登台！”白莲基本上答应了。

月亮把孩子打掉回来，她只让白莲送她进电梯，理由是不想吓着玉姐。

“你能支持吗？”“能！我很好嘛！一点影响也没有。”她展示强者状，还哈哈笑。

“答应我回家睡大觉，多吃补品。”“知道了。”月亮拍拍她的肩膀点头：“你要登台，千百样事等着你做，电梯来了，拜拜！”当她一个人在电梯，便有一种脚站不稳定，人飘飘的感觉，这种感觉，十九年来没有发生过的。

她还有点凉，额角渗汗，好想躺下来歇歇。

她按铃，玉姐来开门：“又忘了带钥匙？”“不！我是忘了自己带着钥匙。”“小姐，你的面色有点苍白，没事吧？”玉姐很关心她。

“没事，今天回去补戏，全是我的戏，大概太忙。忙到午餐也没有吃，人有点虚弱。”“怀了孕是不能劳累的，更不能饿，我马上去煮东西给你吃。鸡汤已炖好，先喝碗鸡汤好不好？”玉姐进厨房，月亮进卧室，脱掉皮鞋，被子一拉便睡觉了。

玉姐送鸡汤进来，看她已熟睡。

她这样睡醒醒的过了两天，王子乐每天打三次电话回来，知道月亮的情形，十分担心，巴不得马上飞回来。

“你不用担心，女人怀孩子总是这样，她算好，没晕没呕。渴睡也很正常，不用担心，不信问医生。”王子乐回来，月亮跑过去一跳跳到王子乐身上，双手揽住他。

“你不能跳……”王子乐慌忙把她整个抱起，轻轻把她放在最舒服的软皮椅上：“吓死我，你会把我们的女儿也跳出来。”月亮最怕提这件事：“你买了什么礼物给我？”“澳洲的东西这儿差不多都有。我先拿些糖果给你吃。”王子乐打开一个皮箱：“一皮箱都是你和孩子的，这对羊皮鞋是你的，这对小小的是女儿的，很柔软很暖，这玩具树熊是女儿的……”“我要，好可爱，我要！”“好，好，妈咪先玩，我还买了两张银星羊毛毯。一张铺BB床，一张铺着让你睡。”月亮童心未泯，边吃糖果，边玩树熊：“真树熊可爱？还是袋鼠可爱？”“当然树熊可爱，特别是白色树熊，白天睡觉晚上玩，和猫头鹰一样。人家去看它，它便半睡半醒，眯眯眼看着你，好有趣。袋鼠丑陋，雄性的还凶猛好斗。”“澳洲到底怎样，好玩不好玩？你说会在澳洲买间房子，真的吗？”“是！我已经买了房子。”“澳洲地大人少，很清静、和平，就是苍蝇多！”“澳洲很多垃圾？没人捉垃圾虫吗？”“不！其实澳洲很清洁，到处鸟语花香，可能花果树太多，每间房子的前后院都种满果树。”他们边吃点心边聊天。

王子乐也买了双羊皮鞋给玉姐，玉姐捧着鞋在工人房笑眯眯。

“房子呢？我们的房子有没有果树？”“有，我拍了许多电影带回来，吃饭后我们一起看，你多吃点，现在你是一个人吃两个人的东西。”王子乐看着她就开心：“可能因为移民热潮的关系，那边的房产经纪说，澳洲的房子价格一年比一年上升，我们的房子是二十万澳币，不算很大，反正是租给别

人赚取外币。如果你喜欢移民去澳洲，我在澳洲度假区布里斯本的百万富翁岛买一间，那儿四季如春，天气和夏威夷差不多，还有著名的黄金海岸，担保你喜欢。”看过录影带回卧室，月亮对王子乐新买的房子颇满意，因为有不少影视界前辈都住在附近。

月亮洗过澡上床，王子乐捧着她的脸端详，点了点头：“唔！一个星期不见，你胖了一点，老板娘说，如果太太胖，丈夫瘦，会生女儿。刚巧我瘦了一磅半，我们可能真的有个女儿。”月亮一味笑，不说话，因为她肚内空空，但她又不敢告诉王子乐。

“我听过很多人说，知道女人怀孕很辛苦，你为我挨苦我应该感激你，报答你，你猜我在澳洲买了什么给你？”“刚才我不是都看过了吗？”“我根本一直放在口袋里，那！你揭开盒子看看！”“哗！七彩斑斓，闪亮的，这是什么珠宝？我从来没有见过？”“那是澳洲著名的奥普石。”“好漂亮，很贵的是不是？”“那要看颜色与光泽，颜色越瑰丽，光泽越闪耀，还有纯度越高越名贵。这指环不算贵，才五千澳元，港币三万不到。本来我想买大一点，周太说你年纪小，戴太大的很老气，她说这戒指配你。”王子乐把戒指套在她左手的无名指上：“你喜欢不喜欢？”“喜欢，你老板娘好眼光，我最怕戴巨型戒指，戴上去不舒服，又不好看，这指环好特别好漂亮。”月亮抚着指环，把手背举高放远：“乐，谢谢你！”“澳洲的当地人说，送奥普石给你的爱人，会给她带来好运。”王子乐握着月亮的手，吻她的手指：“愿你和孩子健康快乐！”“乐，我……”“嗯？”王子乐望住她微笑。

他这迷人的样子，令她不忍心说出真相，她倒在王子乐怀里，抱紧他只是说：“你对我真好。”“应该的嘛！”王子乐拨开她的长发，吻她的耳朵：“你肯牺牲一切为我生孩子，证明你真的很爱我，如果我对不好，怎对得起良心……”月亮一觉醒来，床的另一半没有王子乐：“乐……”她这才记起，王子乐昨晚告诉她，今天要回公司见老板，办完事马上回来。

她起床梳洗更衣，穿了条牛仔裤，胸口一条龙的名牌T恤。

她到饭厅吃早餐，玉姐又苦口婆心：“小姐，不要再穿牛仔裤，牛仔裤又硬又紧，穿着不舒服。”“穿惯了，不穿才不舒服。”“你也该为孩子着想，裤太紧会把孩子压坏。”“怎会坏？孩子，你又没看到。”“苦我看到了，你还会这么顽皮，穿起孕妇裙你就自然斯斯文文！”“哎！丑死了，五年内我也不会穿那种怪衣服。”“你口硬，看你还能硬多久？”玉姐指了指餐桌上那瓶酸瓜：“为什么不吃酸瓜？你好几天没有吃？”“唔！不吃，不吃，酸死了，以后我再也不吃，酸的橙和提子也不要买。”“不吃？厨房里还有十二瓶。你有了孩子一直都喜欢吃酸！”玉姐很意外。

“一定是那小东西作怪，现在没有了我当然回复原状，我最怕吃酸！”“没有？没有什么？”“我……”月亮暗中吐口气：“怀孕初期会有许多不正常的反应，过了这段时期，不正常反应应该没有了！”“对！害喜初期会作呕，一过了第三个月便停止。不过，你才只不过有了一个多月！”“我身体好嘛！玉姐，我许久没吃虾，今晚做个芝士龙虾！”“虾就真的不能吃，对孩子皮肤不好，等你产后三个月之后。”“不用等啦，我没有……”“没有什么？”“我根本没事。”她起来顺手在水果盆拿了只香蕉，玉姐一手抢过去：“我说过多少次？香蕉不能吃，会影响孩子，你真是大耳门。”“这不能吃那不能吃，做人有什么趣味。”月亮嘟起了嘴：“医生说不用戒口，什么也可以吃，玉姐，你那一套落伍了，现在是太空时代，有什么不可能？”“等你生了孩子，我天

天给你焗龙虾，豉椒炒蟹！”玉姐哄她。

“若我一辈子都生不出来？”“大吉利是，大吉利是！”玉姐摇摇头，她收拾餐桌时把香蕉、苹果全拿走。

“玉姐，给我拿瓶新的花生酱来！”“好，马上送到！”月亮捧着瓶子，一羹一羹地把花生酱送进嘴里。

王子乐打电话回来，抱歉不能陪月亮吃午饭，但会带好消息回家。

接着，公司的金导演、华坚分别来过电话。

金导演告诉她，《傻仔嬉春》月底拍到她的戏，月亮答应他绝无问题，通告到就开工。

华坚请她去吃饭，月亮说王子乐回来了不方便出去。

跟着是一些记者打来的电话，都是访问王子乐澳洲之行的事。

月亮拨了电话线的插头。

当玉姐去买菜不久，王子乐便欢天喜地地回来了。

他扬着支票叫：“这是我第一次收到的花红。”月亮接过支票一看，呱呱叫：“这么多？这么多，比你一部片的片酬还要多，原来影片卖座可以赚那么多，怪不得龙大哥成为巨富！”王子乐坐在她身边，拥着她的肩膊：“我准备拿这笔钱在山顶买一间房子。房地产经纪告诉我，最近楼价跌，但，四五个月后会升，所以我们要赶快买入新房子。”“这间屋子不好吗？”“好！就嫌地方小了一点，才两千尺。我们三个人住是够了，但孩子出世后，特别是，每年一个孩子，地方就不够用，所以非搬不可。”“这房子又租给别人？”“不！我不希望留太多不动产在这儿。有钱我会在世界各地买楼，多收外汇。英国和澳洲我们已经有自己的物业，下一目标是美国、加拿大，最后扩展到瑞士。”王子乐拿着苹果，自己咬一口又给月亮咬一口：“这房子我会卖掉，老冯说，先出租给别人，六个月后卖出去值两百万，再加上我以前拿第二部片酬买的房子，一共三百多万，我把钱分成两份，买两间房子，其中一间送给妈咪。”“你和你妈咪和好了？”“没有，甚至没有见过面，消息都是周老板派人替我查。她老人家这样住在酒店不是办法，应该有一个家，一间属于她自己的房子，生活才能安定。我送她一层房子，根据她的经济状况，她会生活得不错。”“乐，你真好，怪不得人人都说娱乐圈多出孝子！”“我毕竟是她亲生的，自己手上拥有六七间房子，母亲竟要住酒店，心里怎也不安。

我没有背叛我的兄弟姐妹，只想尽一点做人子的责任。”“你说同时买两间屋，另一间呢？”“送给玉姐。有钱买房子送给不负责任的生母，玉姐若什么也没有，那对玉姐不公平。每人送一间，对谁都对得起！”“你要玉姐搬出去，她会舍不得你！”“我没赶玉姐走，她可以把房子租出去，或者给亲戚住。其实，玉姐还有亲戚，不过她不放心我，便跟着我。”王子乐捏捏月亮的脸：“玉姐年纪大，不应该太操劳，所以，我们搬了房子，我会多请一个佣人，等孩子出世，我再请一个有医学常识的菲佣带孩子。有三个佣人，你这个少奶奶应该很舒适。”“乐，我……”月亮有罪恶感，想把一切告诉王子乐。

“差点忘了，你看看这个！”王子乐把一个长形的黑皮盒子交给月亮。

“钻石项链！好漂亮，款式好新，芬姐托你买的？”“你的！虽然我没有马大哥富有，但送条钻石链给太太，应该有能力。”王子乐一脸得意：“我去澳洲前，便已在珠宝店找设计师设计，还加上我的意念，款式真的不错吧！项链背后还有我和你的名字。来，我给你戴上它！”“乐，最近你经常送我东西，太花费，你用不着送那么多礼物给我！”“好看吗？不错吧？配黑色晚装

更突出。”王子乐亲了亲她：“你为我牺牲事业为我生孩子，你这么伟大、这么爱我，如果我对你不好，我简直不是人，送礼物只是一点心意。”“ 但不配！”“ 你不配，谁配？我找你这样的太太，已经找了好久，现在我有一个好太太，不久有个可爱孩子，我将会有一个美满家庭，这全都是你赐予的，我将会更爱你、更疼你、更宠你！”王子乐给她深深一吻：“ 我们明天就去看房子，好吗？”月亮抚着项链，点了点头。

王子乐顺手把插头插上打电话给老冯，约好时间。

电话刚放下，电话铃就响了。

“喂？哪一位？”“ 金大卫！”“ 啊，金导演，好吗？”“ 王子乐？托福！”金导演在那边说：“ 中午我和月亮通过电话，她的戏，月底就开始拍，我想问她收到剧本没有？”“ 月亮辞演《傻仔嬉春》！”“ 辞演？”对方一顿：“ 是不是嫌我金大卫的水准差？”“ 当然不是，怎会？不过，月亮身体不好，由现在到今年年底都不能拍戏。其实，月亮退出影坛，月亮口头上通知了你们，过两天我会去见陈老板！”“ 王子乐，你不要耍我！”“ 耍你，这些事也能开玩笑吗？”“ 你说月亮身体不好，由现在到年底都不能拍戏。但，暑假开拍的《幸福花》，月亮已经接了，我们全公司都知道。她肯拍小吴的戏不拍我的，还不是嫌我不够好？月亮呢？你问月亮，请她听电话！”“ 月亮，”王子乐回头盯住她：“ 金导演和吴导演的戏你是否都接了，我叫你推戏，你没推吗？”月亮过去接过电话：“ 金导演，明天我再给你电话好吗？”月亮挂上电话，看着不快的王子乐。

“我们说好的，你没有信用。”“ 乐，一直是你在说，我可从来没亲口告诉你我会在今时今日退出影坛。你不觉得我辛辛苦苦挨了一年，刚有点成绩便退出，实在太可惜，对我不公平？”王子乐双手托住头，闭上眼睛好一会，他吐了一口气：“ 我承认的确很自私，想困住你，但你还那么年轻，而且大好前程，我不让你拿个影后奖，你不会甘心，对你也不公道，好吧！”王子乐伸手拉她坐下来：“ 等你把孩子养下来，休养好了身体，明年再接戏。至于你欠公司一部戏，我会和陈老板说，等你生了孩子再还戏，他们会体谅的。

我肯让步，你不会再怪我自私不公平。”“ 《傻仔嬉春》我能演，《幸福花》我也接下了，因为机会难逢，吴导演说我可以凭《幸福花》拿到影后奖。”“ 但那段时间腹大便便，怎样拍戏？你肯拍，人家也不要。”“ 所以，孩子我暂时不要了！”“ 你在说什么？”王子乐抓住她的手，一脸惶然。

“她已经活在你肚子里，你怎可以说暂时不要。孩子一天天成长，不会等候你的？你在说什么傻话？”月亮咽一下口水，丑妇终须见家翁，不能瞒王子乐六个月：“ 我请人把孩子由我肚子中拿出来，他已经没有了！”“ 为什么？”他声音发抖，手抓得更紧，月亮觉痛，但不敢哼半声。

“乐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失去演《幸福花》的好机会，这样的机会也许一生人只有一次，但我还年轻，以后可以为你生好多好多儿女……。”“ 你跟我走……”王子乐一手拉起她，另一手去拿钥匙。

“去哪儿？去哪儿？……”王子乐不理她，牵她走，麻鹰拉小鸡似的。

到电梯口碰见玉姐：“ 少爷，小姐，你们出去？回来吃饭吗？”王子乐不理玉姐，把月亮拉入电梯。

上了汽车，王子乐为她扣好安全带，便把汽车开走。

“乐……乐……。”王子乐眼睛望住前面，他生气的时候，样子很冷很可怕。

“我们去哪儿？”他一句话都不说，月亮开始心慌，一忽儿看窗外，一忽儿看王子乐。

汽车在医生的诊所楼下停车。

他拉她上去，绕过候诊室，遇见个护士。

“王先生，哪一位不舒服？”王子乐指指月亮：“我赶时间。”护士请王子乐等一会，因为医生正在为病人诊症。

不久，护士带王子乐和月亮进诊症室。

王子乐指住月亮对医生说：“她肚里的孩子没有了，我想知道她是小产了还是堕胎？”医生皱皱眉，看得出王子乐很激气，便叫护士给他倒杯热茶。

医生带月亮到隔壁的检查室。然后，医生先出来，说：“孩子真的没有了，是堕胎，她告诉我是一个星期前的事，你为什么没有陪她一起去做手术……”“啊！真的没有了！”他跳起来，叫着：“堕胎？她竟然堕胎，天！她竟然堕胎！”

为什么不陪她？你以为我会容许她做这种残忍无良的事——亲手杀死自己的骨肉，她不是人，她……”医生走到他身边，安慰他：“不要这样激动……”“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的身上，你会不会激动？”医生拍拍他的肩膀：“我很了解你的心情，她是不该堕胎，而且还瞒着你。但是，她可能也有她的苦衷，比如她太年轻，没有做母亲的心理准备，恐惧，而且她又正在受力捧，外在诱惑力和压力都很大。听我的话，以后发生事情大家有商有量。孩子没有就算了，不要为了失去了一个孩子而闹得不开心。我替她检查过，她虽然堕过胎，但并不影响她以后生育，日后她再为你添几个漂亮的儿女，不是补偿了？”“永远不能……”他噎一下。

月亮穿好衣服，颤抖着走出来，王子乐过去一手握住她，向医生说了一声再见，便带了月亮走。

他把月亮推进车，便把车开走。

他虽然不是个体贴入微、侍候周到的男人，但却从未对月亮这么粗暴，跟她怀孕时王子乐对她宠爱有加相比，更是云泥之别。

月亮就是望住她，一句话都不敢说，因为无论说什么，总是她错，连医生也说她错了。

回家好好向他道歉！

回家，玉姐来开门，王子乐把她推向皮椅里，玉姐紧张地叫起来：“少爷，你疯了么？看你样子就不对劲，你怎可以推小姐，把孩子推出来你会痛心一世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”“我心痛一世，”王子乐用力捶胸：“孩子没有了，早就给她弄掉了！”“吓！”玉姐惊叫：“怎么会？小产吗？我怎会不知道？”“她瞒住我们，偷偷走去堕胎，我一个多月的孩子，就给她……就给她杀死了！”“小姐，你怎会这样做？罪过，罪过，一条人命！”玉姐紧张地望着月亮：“你人好心好，不会堕胎的！”月亮可怜兮兮地望着玉姐，她真是孤立无援。

“呀！我记起了，少爷去澳洲的第二天，小姐说要去补戏，回来的时候面无人色，一定是那天去堕胎，怪不得要吃龙虾。小姐，你怎可以这样做？你知道少爷多疼那孩子，比自己的命更重要，你真忍心……”玉姐望望王子乐，见他呆坐在一角，双目闪着泪光，她心一酸，站起来，饮泣说：“这次我也不帮你，你太……”她低头走进，回到工人房。

月亮走到王子乐身边，在他腿旁蹲下：“乐，我知道孩子没有了你很伤

心，我错了！

将来我为你养两打女儿给你补偿。”“你永远也不能补偿！”王子乐人如冰冷，推开她的手。

“为什么不可以补偿？你要孩子，我能生多少就多少，但《幸福花》在暑假便要开拍，我不想失去这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乐，你到底明白不明白？有没有体贴我？”“明白，你贪慕虚荣，想当影后！最初因为你不定性、心花，我怕你见一个爱一个，我确曾想用孩子把你绑在家里。但是，结果我已同意你生产后可以继续演戏、继续当你的影后！”“如今孩子已经没有了。况且，拍不成《幸福花》又不知道要等多少年才有这么好机会，吴导演说我可以凭此片当上影后，他从来不会乱开空头支票。”“其实，你虚荣我也不怪你，要在娱乐圈找一个没有虚荣心的人根本不可能，你要演戏，做影后不做太太，我都可以忍受，但我受不了你对我虚情假意。”“我对你虚情假意？”月亮用手掩住胸口。

“是的，我直到现在才知道你从来没有爱过我！”他一眨眼，泪就藏不住。

“乐，”月亮伸出双手揽住他：“今天全是我的错，但你怎能说我不爱你？我不爱你怎会和你生活在一起！”“生活在一起的人未必相爱，就如你。”王子乐拉开她的手站起来：“我当过影帝，你仰慕我，又一起拍过戏，于是你便和我亲热起来，一起生活。然而，明天又会有新影帝，你又会有新偶像。甚至你自己也会成为影后，做别人的偶像。到时更多的人追求你，你会爱更多人，但这并非爱情，是博爱，是滥交。”“乐，你为什么总是不信任我？我是真心真意爱你的！”“想我信任你，用行动去证明，口讲是没有用的。”“怎样证明？什么行动？我马上去做。”“把我们的骨肉，第一个爱情结晶品养下来，就可以证明你真心爱我，”王子乐抽口气，冷笑：“你能吗？”“我……”月亮不知道怎样回答，都堕胎了，又怎能要回来。

“无言了！因为你口是心非。”“乐，我是爱你的。”月亮迫到他身后：“我只是不知道怎样说？”“你听我说，有个人，你很爱他，但他只送给你一只十元的镯子，你怕把镯子戴出来会惹人笑话，你会不会扔掉？别忘了你爱人送你的是廉价品。”“当然不会扔掉，我会戴上它，我不会怕人笑话，爱人送的礼物怎能扔掉？就算只值一元，我也要留为纪念！”“我根本不相信你，是你自己亲口说爱我的。”王子乐回转身指住她，他的脸湿濡的，双目透红：“你爱我，于是我送了一个孩子给你，这孩子不单只值一元十元，她是无价之宝，她也不是东西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。记着，我送给你的，但你……你乘我出门，便马上偷偷去把我送给你的孩子杀掉。你对我如此残酷无情，还敢说爱我？吓？”“我……”月亮打着踉跄，她从来没有想过后果这么严重。

“无言以对了，被我一针刺中你的心脏，再也说不出假话！”王子乐掩住双眼仰起脸长叹了一口气：“如果蔡妮和我有了孩子，她要，我负责，我不会迫她去堕胎；她不要，我也不会伤心，因为我根本不爱她。你常说我只爱孩子，紧张孩子，那是为什么？因为我爱你，那是我们的孩子，我因为爱你才紧张孩子，你明白不明白？我爱孩子因为你！”“我明白！”月亮见王子乐这样痛苦，她心里也很难过。她是真真正正知道犯了大错，但怎样去补救？

“对不起！乐，我错了，大错特错，你骂我，甚至可以打我！我活该的。”“打也不能解决问题。”王子乐背转身，用手帕抹把脸：“既然你不爱我，我们之间也没有任何连系，也就不必再生活在一起，我们分手吧！”“分手？不！乐，

我是爱你的，以后再有孩子我一定会把她养下来。”“我不想见到你，”王子乐哽咽着咬住下唇，好一会才能说下去：“你令我好痛苦，好伤心，请你走吧！我请你马上离开。”“乐，我从未想过你会这样。我认错，悔改，只要让我留在你身边，我什么都肯做！”“因为你从来没有真真正正去爱过一个人，所以你不觉得痛苦。爱一个人……原来是这样痛心疾首的……。”王子乐跑回卧室，关上门。

“乐，乐，”月亮追上去，她自己也慌乱得哭了：“为什么锁上门？不要不理我！”

乐……。”她叫声很大，玉姐跑出来：“什么事？”“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？”月亮呜呜咽咽。

“你也真的帮不上。”玉姐看看她摇头，又去敲门：“少爷，你在里面干什么？别唬玉姐，开门……”大概半小时后王子乐开门出来，眼睛和鼻子都有点红肿，但已没有泪，他手中拿着个红皮筐，是月亮的。

“我把你的证件、珠宝、皮革都放进去。但衣服没有办法再塞下去。无所谓，时装根本和你的男朋友一样，天天新款，你随时可以添置。”“乐，你真的赶我走？”月亮急得哇哇哭。

“少爷，小姐在这儿无亲无故，你叫她去哪儿？不如暂时……”“她既然有办法堕胎，怎会没地方住。”王子乐冰棒一样：“我不想再见她，不想再被她伤害，我要慢慢令伤痕平复。”“不过，少爷，或许小姐她……。”“如果你认为她应该留下来的话，那么我走好了！”王子乐的声音令人发抖。

“你去哪儿？什么时候回来？”“去哪儿都可以，等她走了我才回来。”玉姐把月亮拉过一边：“少爷的脾气我最清楚，他生起气来很惊人。他在气头上，你就先到外面住几天，比如白莲、绮伶她们家，等少爷气平了才回来，否则他真的走了不回家！”月亮已没有主意，只好答应。

玉姐拿起皮筐：“我送你去搭的士。”王子乐过去接过皮筐，他打开门把皮筐放在门外，眼都不看说：“你不要再打电话给我，也不要再来我家，我不要再见到你，也不想听到你的声音。”“乐！”月亮双手拉住他的臂：“你气平了，给我电话，我马上回来！”王子乐一言不发，只盯住她的手，满面厌恶，玉姐拉哄她出去，王子乐马上关上铁闸，他隔着铁闸说：“永别了，从今天起，我们是陌路人！”大门“蓬”的一声拍上，月亮再也见不到王子乐。

她在门外饮泣一会，邻居的洋夫妇从外面回来，诧异地打量她。月亮连忙提起皮筐离去。

白莲家她不能去，因为白莲已去登台，而且她家人多复杂。

月亮便到护卫室打个电话给绮伶。

绮伶家人说她去了泰国，月亮才省起绮伶约了一班朋友去泰国还神。

今晚是无家可归，看样子，只能住酒店。

住酒店也不是办法。因为她是明星，惹人注目，相信明早便有一队记者来访问她。

这儿不能去，那儿不能去，肚子又饿，今晚怎样解决？”去洪伟家，但他和父母同住，这么晚去烦人家？可能他的父母不欢迎。

最方便当然是华坚家，上次华坚生日她去过了，地方大又幽静，最重要是他家不在市区，记者不容易碰到。于是她乘计程车到华坚家。

华坚看见月亮，意外又惊喜。

他一手替她接过皮筐，请她坐下便问：“月亮，你要出门？”月亮叹着

气摇头：“我是被王子乐赶出来的！”“王子乐的脾气真大，老喜欢赶走自己心爱的人，也不分时间，令人难受，以前是蔡妮，现在轮到你了！”“都是我和蔡妮错，与王子乐无关。”月亮伸一伸腿，这大半天真不好过：“华坚，我想在你家里住几天，方便不方便？”“方便，住几个月、几年都方便。”“你就想！王子乐气平了我马上回去。”月亮抚着腹部：“饿死了，我连晚饭还未吃，可不可以给我吃饼干、牛奶？”“饼干牛奶怎能做晚餐？我去给你煎两块牛扒，先吃个苹果填填肚子好不好？”华坚看着月亮吃晚餐，他忍不住问：“你和王子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“我告诉你，你可以为我保守秘密？”“当然可以，我绝对不会做对你不利的事。”月亮也忍不住把一切向华坚倾诉。

“你真委屈，只有你才能忍受，王子乐也未免太过。”月亮用纸巾抹着眼泪：“说下去呀！”“你和王子乐的事我怎好插嘴？”“我既然能告诉你，就希望听听你的意见。莲姐、伶俐不在，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否则我也不会来找你。”“但是，我批评王子乐，你可能会不高兴？”“你不要婆婆妈妈好不好？有话就痛痛快快地说出来。”“就以你和王子乐今天发生的事来说，他未免太过自私专制和霸道。”华坚看月亮一眼，见她留心听着，便放胆说下去：“他不了解你，也不肯体谅你。他今年二十五岁，做过影帝，名成利就，结婚对他当然影响不大。但你才十九岁，入娱乐圈一年，什么奖也没有拿过，是有点名气，也只不过是王子乐的女朋友。如果你没有条件，在娱乐圈不上不下，根本也没有多大发展，那就只好结婚嫁人。”“对！我完全同意。”有人了解她，月亮心情没有那么郁结，她在水果盆里拿了支香蕉吃：“继续说下去！”“你现在刚好有个名成利就的机会摆在面前，真说不定会凭《幸福花》一片成为影后，那么好的机会只有你才会遇上，就等于王子乐拍《百变英雄》拿了个影帝奖一样。

除非你是白痴，否则你怎可能错过？”“就是嘛！他根本不肯为我设想。不过，我私下堕胎，事前不跟他商量，也是我不对！”“你和他商量，他会让你堕胎？”“绝对不会！”“那你一样演不成《幸福花》，做不成影后！”“对呀！其实我也很矛盾、很痛苦。”“孩子什么时候生都可以，去年就有几个超过四十岁的前辈生孩子。但拍好片，一生人未必有一次机会，若他真的爱你，不会连你唯一的机会也剥夺。”“唉，他是霸道些，想我乖乖的守在家做贤妻良母！”“你已对他说拍完《幸福花》便做贤妻良母。你加入娱乐圈，起码也应该做些成绩给自己和别人看看，否则何必花那么多心血去把戏演好？”华坚当然是站在月亮那边说话，既能讨好月亮，对自己也有利。月亮举目无亲，投靠到他这儿来，他简直是走上了桃花运，飞来艳福。

“我也是这样想。其实，我并不贪心，既然找到一个自己心爱的人，拍完《幸福花》，好歹我也会退出娱乐圈，为王子乐生儿育女。这样做是对自己的事业有一个交代。”“你做得很对，你没有错，他怎可以这么凶，这么狠，深夜把你赶出来。他口口声声说爱你，难道，他一点也不担心你？”“我打掉他的孩子，他的确很伤心。”“你已经道歉、认错、求情，他还是狠心把你赶出来。”“他发起脾气来，令人震栗！”“他出身富有，少爷脾气好厉害，平时倒没有什么，发作起来，很凶恶的！”“是呀！你怎会知道？”“我和他入行好几年，也拍过档，其实他的大男人主义无人不知。”华坚去翻冰箱，给她拿了个水晶梨和罐装汽水：“他和你不同，你早上生气，下午可能已经没事。他一生气，嘿，难搞！”“你说得很对。玉姐说，他气在头上，暂时不要

碰他……”“对，对，玉姐的话百分之一百对，不信你打个电话给他，担保他半句不说便挂上你的电话！”“那应该等多少天？我一定会向他道歉，讨他欢心，只要他肯原谅我，我便马上回去！”“十天，十天后他会冷静下来，如果他真心爱你，觉得没有你不能生存，他还会来接你回去呢！”“十天？十天那么久？”月亮皱起眉头：“这十天怎么过。老实说，我不会和他分手，能不能提早些？”“七天，一个星期，他发大火，七天才能平静。”“这七天我在哪儿？”“就住在我家，我这儿有空房间。”“住你家？你家中只有你一个人住。”“你怕我？你不信任我？我像个会害你的人吗？”“当然不会，我只是怕王子乐知道了会更不高兴！”“我一定有办法做好保密功夫。经过这几年，我对应付记者有点心得，上次我们看午夜场，是一时大意，保证没有下次！”“下星期我要拍《傻仔嬉春》，我要接通告！”这也容易，要老金为你保守秘密，否则不拍，到时，他比你更紧张。不信，你明天和他通个电话，今天你太劳累，早点休息，你睡我的房间，我睡客房。”“那不行，我睡客房可以了！”“客房没有浴室，很不方便，特别是女孩子。睡房是套房，舒服方便多了！”“哪儿都一样，我只不过住七天。”“就因为你只住七天，所以才要你舒舒服服，快去洗个热水澡，早点休息。”华坚一手拖她，一手为她拿皮篋。

“我连日用品、睡衣都没有，明天我要出外购物。”“我陪你去，趁这几天你不用拍戏，我陪你大玩特玩，我向你保证：一、不让记者碰到；二。不让王子乐知道，如何？”“你不用拍戏吗？”“真巧，戏是开了，导演临时更改剧本，我们意外有几天假期。”月亮答应了，她也有一个多月没有好好玩过。

今天发生的事，证明人不可以没有朋友。

如果没有华坚，她今晚除了哭，还能做些什么？这天，华坚和月亮由离岛游玩回来，再到大排档吃过宵夜，回家已是深夜。

各自回房洗澡休息。

月亮洗过头发，正由浴室出来，她拉下毛巾，便听到敲门声。

月亮奇怪，她走过去拉开睡房的门。

华坚拿着个大水杯进来。

“刚才吃宵夜，你说太饱，我为你榨了杯西芹汁消消滞。”“谢谢！”月亮接过水杯，请华坚进去。

华坚已换上睡衣，穿上晨褸，他看见月亮长发湿透垂下：“我有吹发器，就在里面抽屉里，要不要我给你拿出来？”“不用了，等会我用毛巾把它擦干。”月亮坐下来喝西芹汁。

“今天玩得开心吗？”“好开心，我很久没有像今天玩得那么痛快！”“坐过来，靠着我肩膀喝舒服些。”月亮就坐过去，靠着华坚果然很舒服。

华坚揽住她的肩膀，嗅着她的头发说：“唔，好香，好香！”“你也说香，男孩子都喜欢这种香味。”他的手背轻抚她的脸：“你的皮肤好美，又滑又嫩，电影圈中的男女，皮肤数你第一好，我从未见过这样健康美丽的皮肤。”“从未？撒谎，演《春之梦幻》我们常拍对手戏，亲热戏又多。”“那时你化了妆、擦了粉，不同的！”“我开工前也不化妆的。”“但没有像今天这样洗得干干净净，况且，我们不拍戏也没有机会像现在这样接近。

你太迷人了，我忍不住要吻你一下。”月亮仍在喝她的西芹汁，没加理会，没反抗。

她对华坚没有陌生感，不提防他，是因为他们拍过一套情侣戏，揽揽抱

抱根本已成习惯。

王子乐骂她见一个爱一个，与对手拍档日久生情，甚至水性杨花，也许没有那么严重。但月亮不大计较，颇为糊涂，没分清楚戏里戏外，那是真的。她平时在片场也和其他演员，不分男女，揽揽抱抱，也是真的。

华坚就不同，他一向对月亮有意，无奈有个王子乐，现在月亮来了他家，正是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况且玉人在抱，他便动起真情，一吻之下更是热血奔腾，他拿过月亮手中的水杯，紧紧把她抱住，急色巴巴地吻她的嘴。

月亮和华坚也拍过接吻戏，但不是这样子深入，只是镜头前摆弄而已。

月亮本能地把头仰后，一面说：“拍戏不是这样的，你过份了，而且，戏早就拍好了！”“我知道，这儿也不是片场。”华坚哪肯放手，只是转移吻她的脖子。

月亮怕痒，一边咕咕笑，一边推开他跳起来。

华坚跟过去从后面揽住她：“你不喜欢我？”“我暂时没有心情，你知道我和王子乐……。”“就因为他待你不好，我要代他补偿，月亮，其实我早就喜欢你！”但是月亮只是把华坚当好朋友，把他当哥哥，她从来没有爱过他，一丝丝爱意也没有。

“谢谢！不过，我始终还是要回到他的身边，已过了第四天，还有三天我和他通电话后便要回去。”月亮不能让华坚任意痴缠，她拍拍他的手说：“我的假期完了，明天便要开业拍《傻仔嬉春》，我很累，马上要睡觉。”“月亮……”华坚死心不息。

月亮拖着他的手，把他拉出房间，顺手锁上房门。

第二天，月亮一换好衣服便出去。

华坚已在等候：“我送你！早餐已准备好，你在车上吃。”“你不能送我去拍戏！”“月亮，昨晚真对不起。一定是吃宵夜时喝了酒，人就放肆了！你原谅我，我保证以后不会胡来，”华坚垂下头来，一脸的懊悔。

“别傻，我根本没有怪你，就算是补戏好了。”“你既然不生气，为什么不让我送你上班？今天是我最后一天休息，明天我想陪你都不行！”“我是怕碰到记者，况且，金导演虽然保守秘密，但其他工作人员看到我和你出双入对，会有闲言闲语，传到王子乐那儿，后果真不堪设想。你也不希望我和王子乐就此散了吧？”月亮含笑伸手向他拿盛着早点的纸皮袋：“我在计程车里吃。”月亮差不多到门口，华坚追上来问：“你八点收工，回来吃饭吧！我为你焗芝士龙虾。”“通电话！”月亮给他一个飞吻，便消失在大门后。

华坚打他自己一个巴掌，把小羊儿吓怕了。

月亮拍了三天戏，和男主角孟加感情不错。

孟加是影坛有名的搞笑高手，专拍笑片、胡闹片，由于有观众缘，拍的片还算卖座。

孟加三十岁年纪，已有妻有儿，不过，对月亮这么年轻貌美的新秀女皇，难免有好感，但限于条件，他也不敢有非份之想。

他只是把她当小妹子般照顾。

月亮一有戏拍便开心，起码没时间胡思乱想。

何况孟加搞笑好玩，片场常听见他们两人的笑声。

孟加虽然叫孟加，但人人叫他孟加拉，所以常听人叫：孟加拉讲戏、孟加拉打光、孟加拉埋位……尽管如此，月亮仍然没有忘记王子乐。

第八天，她鼓起勇气打电话给王子乐。

“喂！”“乐，是我，婷……”“叮！”对方已挂了线。

月亮不死心，一连打了几次，对方的无线电话已锁上了。

月亮不开心。

这天她拍午班，起床到饭厅，华坚说：“我把早餐送出来，你先看报纸！”月亮拿起报纸一看，正是娱乐版，马上看到王子乐，本来很平常，他当红，见报率很高。

但令月亮心跳的，是他身边的彩虹。

她一看标题——靓女彩虹加盟王国与王子乐挽手合作两人合照相片三张，其中一张两人相视微笑。

再看内文，原来是由王子乐出面拉拢彩虹加入王国电影公司。

另一段还有记者说，不久前已看见王子乐和彩虹双双去看午夜场。

“早餐来了！”华坚望住月亮：“你怎么呆住？”月亮拍了拍报纸，手心冒汗。

“另外一份报纸才夸张，竟然说王子乐狂追彩虹！”“不会的，王子乐并不是个贪新忘旧的人，他常说彩虹虽是出名靓女，但跟我比还差一截，他不会放弃我去追求彩虹。再说，王子乐从不主动追求女孩子。”“但是，王子乐一向不喜欢搞绯闻。如果他和彩虹毫无关边，他不会主动站出来和她拍照。”“你是说，他和彩虹真的是……”“有可能，最惹人注目的，是他拉拢彩虹加盟王国电影公司。”华坚又反过来安慰她：“也许全都是堡水新闻。如果不是事实，他今天会站出来辟谣，别胡思乱想，等看明天的报刊。吃早餐吧！我们都要赶早、午班。”第二天月亮六时便跳下床去拿报纸，仍有登王子乐的新闻，但他并没有站出来否认，所以差不多所有报刊，都说他默认了。

另外，又有人追问他和月亮的感情，他只说了句聚散无常。

月亮又急又慌，想也不想，马上打电话给王子乐。

“喂！”王子乐大概仍在睡梦中，声音有点迷糊。

“乐！月亮，不要挂上电话，求你不要，我有话说！”“我已经叫你不要再打电话来，我不喜欢听到你的声音。昨晚拍通宵，大清早就打电话来，麻烦！”“我看见报纸刊登你和彩虹的新闻……”“你既然都知道了，便不要再来烦我。我们已经分手，彼此不相干。”他显然已醒过来：“我正要追求彩虹，请你不要破坏。”“你怎可以这样对我？你说过你爱我，我被你赶出来只不过半个月，你便移情别恋？”“爱情是要双方付出的。我爱你，但你不爱我，既然如此我也不会再做傻瓜，我去找一个爱我的人。”“乐，我是爱你的，给我一个机会，好，我答应你，《幸福花》我不演了，让我回到你的身边！”

“NOWAY！一切都太迟，我已经不再爱你，我有了新目标，各自发展吧！代我问候华坚！”“华坚，不，我和他根本一点……喂，乐，乐，……你太狠心……呜……太狠心……”华坚急步由房内走出来：“什么事？怎么哭了，你刚才在跟谁吵架？王子乐已经肯和你通话？”他递给她一盒纸巾。

“他误会我和你在一起，他大概在报复，所以口口声声说追求彩虹以刺激我！”“不可能的，没有人知道你住在我家里，报纸杂志都没有登，我们也役在公众场所出现过，他到底怎样说？”“他说问候华坚，他一定知道我住在你家里。”月亮呜呜咽咽：“我是不该住在你家里令他误会。”“他根本不知道。他自己也承认追求彩虹，是他贪新忘旧，移情别恋，你不要中计，他硬塞你一个罪名！”“一开始我就错了，看在他眼里，好像我因为和你拍戏爱上你，所以才打掉孩子似的。”月亮越想越痛心，跑回房间去。

月亮哭个饱，但身为演员，尽管你心都碎了，一旦站在镜头前，剧本要你笑，你不能哭，要你哭，便不能笑。

拍完一场戏，月亮就控制不住了。

孟加注意了她一天，忍不住：“月亮，我方便问你一个问题吗？”“问吧！”“其实，老问题，记者每天来访问你，都是那一句：你和王子乐是不是真的分手了？”“不是！起码在我这方面不是。”月亮说：“不过，我不否认我们之间发生过不愉快的事，吵过嘴！”“看报刊，王子乐说他和你没有再在一起，到底你现在住哪儿？”“我和他吵架后，他把我赶出来。我家人全不在这儿，莲姐、伶俐刚巧都出门，我投靠无门，一时没考虑清楚，到了华坚家暂住。”月亮叹了一口气：“他一直担心我和华坚假戏真做，上一部戏我和华坚拍档。王子乐一向不信任我的感情，我离开他去投靠华坚，本来清清白白、但他可能误会我和华坚……他报复我，便找了个彩虹出来，其实我好无辜……”“话虽如此，人言可畏，你住在华坚家的确不适合，谁都知道他独居，难怪令人误会！”“我是要搬出来的，但是戏刚开，我哪有时间去找房子？我又不能住酒店。”“唔！我想到一个办法，叫我太太去为你找房子！”“我怎能麻烦你太太？”“为什么不行？她每天没事做，反正逛街打牌，况且我当你是亲妹子，她就是你大嫂。你要租的还是买的？”“租好了，我已经有一间房子租给别人。”月亮展露欢颜：“孟大哥，我是已不得尽快搬出来，希望能挽回王子乐的感情！”“你放心！你大嫂的工作效率不错！”孟太太终于为月亮找了一层房子。

月亮嫌房子面积小了点，才只不过一千尺左右。

但也有个好处，上一手的住客因为赶着移民，家私全没有带走，月亮买张大床就可以搬进去，因为一切都是现成的。

最好的事，他们用了几年的钟点女佣，月亮可以继续用，有人打扫房子收拾地方，对月亮来说，十分重要。

月亮搬了新房子，马上通知王子乐。

“……我现在一个人住一层房子，有个钟点女佣，你记下我的电话号码和地址，随时欢迎你来看我。乐，你到底气完了没有，我好想你，让我回去好吗？”“你说够了没有？我今天让你说个够，因为，明天我会换一部新的无线电话，你再也找不到我，你说吧！”“我知道错了，我认错，而且你不要误会，我和华坚只是朋友，我们之间不可能发生爱情。我只爱你一个，你宽恕我吧！让我回家吧！”“够了，够了，我现在回复你：我和你之间已经一点联系也没有，你是你，我是我。

你喜欢爱谁便爱谁，但请不要再来烦我。我对你的心早死了，求你不要再苦苦纠缠，凭你的条件为人，还怕找不到人代替我？你有没有自尊心的，不分早晚的打电话来？等下一届的影帝吧！”“叮！”“喂，乐，乐呀……”月亮哭了一大场。

她还是不死心，就到王子乐家去，要和王子乐当面说个清楚，因为隔着电话说话，总是难以传情，不像面对面说个明白那么好。

护卫员一看见她，忙上前欢迎：“月亮小姐！”“我是来找王先生的！”“他已经搬走了。”“搬走了？”月亮全身一凉：“什么时候搬走的？”“唔！前天，前天黄昏，月亮小姐，你怎会不知道？”“我拍片忙。”月亮尴尬一笑。

“玉姐说那边还没有装修好的。大概那边风水好，王先生才赶得那么匆忙！”“玉姐有没有告诉你，他们搬去什么地方？”“没有，做明星的，地址

越少人知道越好。”护卫员拍一下头：“我差点忘了，月亮小姐，你等一等。”月亮心里一乐，会不会王子乐留下口讯给她。

“是这个了！”护卫员交给她一串锁匙：“玉姐说月亮小姐还有许多东西在屋子里，如果你来了就把锁匙交给你，好让你把东西搬走。”月亮拿着锁匙到王家，房子依旧，但冷冷清清。

进卧室，卧室更冷了，因为起码少了一半东西，王子乐已把一切搬走，只留下她的衣服用品和挂墙相片、床头相片。

她倒在床上，抽抽咽咽地哭了起来。

她怎也想不到他会那么绝情。

她或者对自己过份自信，以为王子乐很爱她，无人能代替。

报刊、杂志都写王子乐和彩虹的新恋情，她一直当那些是谣传，其实，王子乐自己也承认要追求彩虹。

她和王子乐其实早就完了，她还对他死缠烂打，实在太不要脸，怪不得王子乐骂她没有自尊心。

她告诉自己，她是个人，就应该有人的尊严，她虽然爱王子乐，但他既然贪新忘旧，移情别恋，就应该一刀两断，感情事既不可勉强亦绝不能拖拖拉拉，他有彩虹，她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太阳。

外面男人多的是，何况还有一大批人追求她。

她想通了，抹把鼻涕去收拾东西，把需用的东西和相片带走。

床头本来放着一张她和王子乐的相片——那是她搬进来第一天拍的，她从后面拥住王子乐，把脸贴住他，两个人甜蜜蜜。

现在相片不见了，大概王子乐早就把它扔掉，像扔掉她一样。

月亮一向喜欢热闹，喜欢人多、喜欢请客，以前在王子乐家，毕竟是别人的家，又受到诸般限制：这不好，那不能！

如今她不用拍戏时常在家开大食会，高朋满座：绮伶、小王、洪伟、华坚、孟加夫妇、英姑……。

又常到清吧歌厅，到的士高跳舞。

绮伶和英姑很关心的问过她和王子乐的事，她便满不在乎的摊摊手：“合久必分！”这天，洪伟、月亮、孟加一班人上的士高。

月亮和孟加跳完舞回桌子，发觉洪伟身边多了个人，他们正在热烈交谈。

月亮对这人的样貌并不陌生，但又好像没有见过面。

洪伟正在介绍：“著名红歌星——长江，大家一定认识！”原来整桌人除了月亮，都认识长江。

长江跟大家打招呼，然后他望住月亮，向她点头微笑。

“啊！差点忘了，她是最年轻貌美、潜质最高的影坛新秀。月亮，你听过长江的歌？”“听过，我是你的歌迷！”“我也是你的影迷！”长江笑起来有个酒窝。

“影迷？我才拍第三套片，但已经放映的只有一套，那套我还只是个配角！”“一见着迷呀！对不对？长江。”“是的！”他一直笑着。

“好一大段日子没看见你！”“去美加一带登台。”“哗，赚大钱！”大家都说。

“是不是登台最赚钱啊？”其中一人问。

“开演唱会赚钱最多，登台属于其次，拍电影就不行，我拍过几套片都不卖座，一千万都不到，真泄气。所以我暂停拍戏，全力进攻乐坛。”“你七

月有个演唱会，歌迷反应热烈，票子好抢手！”“大家赏面，捧场！”长江为人相当圆滑，和王子乐的吾行吾素，大不相同：“我就是为了七月的演唱会赶回来！”“我和月亮都想看你的演唱会，能不能送我们两张入场券？”“可以！到时我派人把票子送给你，座上每位都有，请大家捧场指教。”座上人人开心。

聊了一会，长江说：“我明天要开会，先告辞，等忙完演唱会，请大家吃饭。”长江离去后，一个武指说：“他就只会说这句话，忙完了请大家吃饭，结果他永远忙不完，也永远不请大家吃饭，连茶都不请人饮一杯，吝啬鬼！”

“人家凭什么请你吃饭？”孟加说：“他又不拍动作片！”“他连出生入死的兄弟，都不肯请饮一杯咖啡？”“节俭是美德，别再讲我偶像闲话。”洪伟伸手拖月亮：“我们去跳舞！”月亮最喜欢玩，别人的闲事她没兴趣理。

白莲一登台回来，马上去找月亮。

“你和王子乐真的分手了？”“分手了！否则你不会在这儿见到我，我应该在王家。”“你们感情这么好，怎会分手？”白莲讶然：“到底发生什么事？”月亮把她和王子乐的事，重复说一遍。

“什么？你不是已征求王子乐的同意才堕胎？你竟然连我也瞒骗了！”

“他绝不会同意我堕胎，求他也没用。”月亮摇头叹息。

“月亮，这一次是你不对，做错了两件事。第一：你不该瞒着王子乐堕胎，我早说过，他热爱家庭，视孩子如命，你打掉他的骨肉，他怎不痛心愤怒。第二，他赶你出来，是一时之气，也是他的个性。本来事情淡了你们是有机会从头开始。你不应该去投靠华坚，他知道了会误会你堕胎与华坚有关，多冤枉！”“当时我走投无路！”“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带你去堕胎，拆散了你们，我看这样吧！我去找王子乐，我向他道歉求情，希望他能够原谅你！”“不，不，绝不！绝对不能。”月亮拉住白莲的手，她鼻子一酸，咽一下说：“感情的事很奇妙，要来便来，要走就走，你以为我没向他道歉求情吗？没有用，他人太冷，凉血的，少爷脾气重，大男人主义意，恨一个人便恨一辈子，没转圜余地，他认定我不爱他，怎样解释也没有用。况且，他已经有了另一个猎物，他不会回过头来看我。”“什么新猎物？”“彩虹！”“啊！那些都是堡水新闻，彩虹刚巧是王子乐新戏的女主角。谁跟谁拍档演出便传他们拍拖，宣传旧桥，堡水新闻，你怎会相信这些！”“谣传我当然不会相信。但，是王子乐亲口告诉我，他要迫彩虹。当事人都承认了，还会是谣传？”“你未入影目前，彩虹是第一美女，她条件也算不错。但会不会王子乐太伤心，故意气你报复？”“如果他说去迫蔡妮、铃铃、红玉，那当然是气头话。但他追求的是彩虹，连你也说她条件好。”月亮表面上不当一回事，心里还是酸酸的：“当初我和你一样，也不相信，但你看这些杂志的封面。”封面是王子乐和彩虹并肩而拍，两人都穿上晚礼服。

“王子乐带彩虹参加一个慈善餐舞会，记者为他们拍下的。你知道王子乐怕应酬，和我一起半年，从未和我出席过稍为隆重的宴会，看样子他为了追求她，不惜讨好她。”“我始终认为应该负责任，如果我不和你提堕胎的事，你根本不知道堕胎是什么。

我去向王子乐道歉，他要气，气我好了！”“莲姐你不能去，我求求你！”月亮双手捉住她：“第一，对我完全没有帮助。第二，他由始至终不知道陪我堕胎的人是你，你何必去跟他翻脸？现在你们见了面，他还会叫你一声莲姐。”“但他和彩虹……”“或许彩虹比我更适合他？我相信他和彩虹在一

起，是件好事。”“你呢？”白莲忧心地问。

“失望、伤心、哭了几场，可能他是我的初恋，所以我对他念念不忘，便来个死缠烂打，常天真地以为吵过就算，一定会复合。”月亮仰起脸，眼泪不断地淌下：“我尽了全力，得到的是他的冷酷决绝、换无线电话、搬家……后来出现个彩虹，我知道我所做的一切全是白费心机，因为他根本不要我，把我踢出来，心里才能放别人。你不是说过男人变心，用锁链也锁不住？”白莲拍拍她的手叹着气：“感情本来不可以勉强，我是怕你一个人太孤单，寂寞的滋味不好受。”“不是孤单，是自由。”月亮抹抹鼻子：“以前我就算不用拍戏，王子乐拍通宵，他也要我乖乖留在家里睡觉，不喜欢我出外玩乐，很束缚，完全没有自由，现在我没戏拍可以由早玩到晚，有戏拍，收工后还可以去吃宵夜，我喜欢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喜欢什么时候回家便什么时候回家，不用再向王子乐报告行踪，请求批准。”“曲终人散，不寂寞吗？”“怎么寂寞，每天拍戏呀！玩呀！跳舞呀！倦得半死才回家，回家洗过澡倒在床上便大睡。以前只和王子乐在一起，生活圈子很窄，现在圈子越来越阔，朋友也越来越多……嗯，电话响了！”月亮去听电话：“……我就是，记得，方树吗？对不起，今天我要拍夜班，明天？明天再通电话好吗？现在不行，我刚有朋友在……好的，好的，……再见！”“是不是那个模特儿方树？”“对呀！他现在排第三，颇红。”“不过，他既喜欢美女，也喜欢俊男，你当心，他是个双性人。”“所以我把他的约会推了，而且，我这个星期的约会都排满了。”

## 6

这些日子，月亮有了很显著的改变。

七月初，月亮真的凭《春之梦幻》获得了新人奖，公司马上推出《春之梦幻》首映礼、宣传：上电视、电台、记者招待会……由于影片天天爆满，月亮的见报率，比任何一个巨星更多，知名度随之提高。

《幸福花》也趁机开镜。

于是，不少杂志、周刊都请月亮做封面，几乎每一本都有她的专访。

以前，她和王子乐在一起，她只不过是王子乐的女朋友。偶然有人访问她，也是问她有关王子乐的事。所以，圈内圈外，知道她的人不多，就只知道圈里多了位靓女，如此而已！

她和王子乐分手后，人家就访问她，为什么和王子乐分手？是不是真分手？转来转去，还是为了王子乐，当然，王子乐是个影帝，她只不过是新人罢了！

现在访问她的人，就真的为了访问她而访问她。

王子乐再凭《神探威龙》成为影帝，但他因为拍新片去了美国，由于故事发生在美国，女主角彩虹自然随队出发，据说会在美国拍摄及逗留两月。

月亮已开始全身投入拍摄《幸福花》，由于她是由头演到尾的女主角，极少休息日子，幸而吴导演是百慢导演之一，她才不必日以继夜的开工。

饰演男主角——赵天龙的，是有点英国血统的英俊小生——韦达。由于男女主角都是美男美女，合作又多，因此，月亮和韦达，很快便成为朋友。

不用拍戏或下班时，便去吃饭、上的士高。

其实，月亮自与王子乐分手后，生活改变很大，不单多姿多彩，男朋友更是天天新款。

可能她年轻好动，她较为喜欢这种生活。

英姑就曾对她说：“你真是看得开，大快活，和王子乐分手有多久？又开开心心，没事发生过一样。”“你要我怎样？向他求、跪、拜，样样做足，道歉也听得他心烦。他不要我，难道我去做尼姑不成？我做了尼姑，他还不是去追求彩虹？他心肠很硬，感动不了他。”“我就不相信他会主动追求彩虹！”“当初我和你的想法一样，因为他从来不主动追求女孩子，就算我吧，也是我主动去接近他。但，是他亲口告诉我，像他这种大男人，若彩虹追他，他还会委屈自己？”“的确是他拉拢彩虹加入王国电影公司，他可能想刺激你，向你报复。”“对呀！根本就是嘛！最初是想报复我，后来发觉彩虹优点多，便追求她。”“王子乐有彩虹，你呢？”“我？老实说，经过王子乐的事，我不敢再谈恋爱。我伤心你没看见，王子乐是第一个令我落泪，知道什么叫痛苦的人。他是我的初恋情人，很难忘记。”“你仍然想念她，等候和他复合？”“复合是不可能了，他没有彩虹之前已经很憎恨我。我自己心里明白，不会再痴缠下去。也不怎样去想他，除非看了他的新闻，特别是他和彩虹的，每次看了心仍在痛，只是程度减少而已！”月亮拍一下手掌吐一口气：“现在我专门拍散拖，条件好，来者不拒，尽量多元化、多样化，享受自由的人生，享受娱乐圈缤纷的生活。”“我给你写篇稿，题目是：浪漫的月亮，玩尽天下美男！”“可别把追求我的男孩子吓走！”“那么就改为迷尽天下美男。”“那还差不多，嘻……。”“月亮，找你真难，”洪伟到片场找她：“你现在回家换衣服还赶得及。”“赶什么？连戏的衣服全在这！”“你最近玩得昏了头？”洪伟拉起她的头发：“长江的演唱会今晚开始，票子早已送给你，他中午还亲自打电话，请我接你去！”“哎唷！我真是完全忘记这件事！”月亮顿一下脚：“什么时候要去？”“最好七点半前，我们的座位是第一排，而你又刚拿了新人奖，你也不希望引起骚动，一整晚不安宁？”“今天？今天不行。你拍过吴导演的戏，了解他的个性，向他请假可以，但要提前通知。况且，今晚全是我的戏，别说看演唱会，连跑开一小时都不行。”“这样说，你今晚不去？”“我想去，但走不开，我一走，全组人都不用开工，吴导演会气死。”“你一早知道要看演唱会，为什么不早点请假？我很难向长江交代。”“我忘了呀！都是我不好，我向你道歉！”“你向我道歉有什么用？又不是我开演唱会。”“你代我向长江道歉和解释，他也是这行的人，他会了解……。”“月亮化妆……”月亮天天有戏，又大头虾，演唱会的事，早就忘得一干二净。

这天起床，走出饭厅，看见好几篮不同品种的兰花，十分漂亮。

其中一篮中间放着一个卡，她拿过去一看，下款写上一——长江。

佣人来给她开早餐，告诉她客厅外面还有好几篮。

她喝着奶走出客厅：“唔！差不多可以开花店了！”早餐吃到一半，佣人请她听电话。

“早安！”对方传来长江的声音。

“还早吗？一点了！”“你刚起床，就该道早安！喜欢我送的花吗？”“喜欢！好漂亮，但太多了！”“没有女孩子不喜欢花的，应该是越多越好，对吗？”月亮笑：“噢！我倒想起来了，那天晚上我没有和洪伟去看你的演唱会，实在很对不起！”“洪伟已经跟我说过了，我了解，所以从未怪你。”“可惜我还没有票子，明天我拍早班，六点就收工了。”“你肯赏面，我每晚都可以为你

安排一两个座位。不过，前晚我的演唱会已经完毕！”“那真可惜，我是很希望看你的演唱会，我是你的歌迷！”“没关系！下一次！”“下一次是什么时候？”“明年！明年夏天我会再开演唱会。”“要等一年？那么久。”“开演唱会的歌星那么多，要排期。”他换一个话题：“我说过开完演唱会请你吃饭，今晚肯不肯赏面？”“今晚我拍中班，晚上和朋友约好了。”韦达约好她去避风塘游艇河。

“刚才你说明天拍早班，六点收工，六点后我们去玩一晚好不好？”月亮看看那些花，爽快地答应了。

于是娱乐圈很快便传出乐坛天皇巨星——长江，追求影坛靓女——月亮。

长江因为刚开了演唱会，赚了一大笔，秋天才灌录新唱片，冬天到美、加登台，因此他整个夏天有空，他便利用夏天的空档，全速猛烈追求月亮。

老实说，长江年纪比王子乐大，样貌、外形也没有王子乐英俊潇洒。不过他眼大大、皮肤白皙，也算好看。

不过，说到性格，月亮就觉得长江比王子乐可爱得多。王子乐内向、沉实、死心眼；长江恰好相反，他外向、喜欢交朋结友，人缘好，做人十分圆滑。

长江对月亮细心体贴，无微不至，而且为人十分浪漫，比如：他天天给月亮送花，但每次花的种类都不同，又每次见面都给月亮送小礼物，虽然不是什么名贵东西，但已带给月亮意外和喜悦，好像小孩子那样，每天可以拆礼物。

本来长江和朋友约好，月亮也知道他不能接她放工，但就在她卸装的时候，他气呼呼的赶来接月亮陪她吃宵夜，令她惊喜非常。

长江的嘴巴最厉害，擅长说甜言蜜语，就是几句说话，也逗得月亮很开心。

他虽然热烈追求月亮，但十分尊重她，从不过问月亮和其他男孩的约会。这是月亮一直向王子乐争取的——人身自由！以前王子乐困住她，她还会心思思外向，长江不干涉她的行踪，她反而减少了出外和别人玩玩的兴致。

总之，月亮有一个很爱她的男朋友，但毫无束缚感，那是月亮最满意的生活方式。

做人处世，王子乐一点也比不上长江，所以，他们在一起，连小小争执也没有。

以前月亮和王子乐在一起，一点点小事，王子乐便大发脾气——例如她收工后没准时回家……月亮对王子乐总是让步，总是忍，他发脾气，她还要千方百计逗他，讨好他。

长江脾气好，从不乱发火，对月亮千依百顺。长江对她，宠爱有加，事事以月亮为中心，况且，大小宴会，公众场合都带着她，不会把她关起来，那是尊重她。

记者访问他：“你是不是和月亮拍拖？”“还没有，但我正在拼命追求她，大家帮忙美言几句，祝福我！”多大方！完全不扮大男人。月亮就受不了王子乐的大男人主义。

月亮和长江在一起很开心。因为她受到尊重，而且收回的比付出的更多。

因此，她也发觉人不可貌相，虽然，王子乐比长江样貌俊、外形好，但王子乐并没有把她当人，只是金丝笼里的一只小鸟。

长江从不阻止她和其他男孩子来往，他灌唱片没时间，月亮和韦达上的士高，给记者碰到还拍了照。第二天几乎所有娱乐版都有他们互拥跳舞的相片，月亮看了报有点担心，长江一定会吃醋。但出乎意料之外，长江并无任何不欢之态，依旧对月亮体贴入微。

倒是月亮过意不去，随手抓张娱乐报，问：“要不要我解释一下？”“有这个需要吗？”长江爱惜地捏一下她的下巴：“你天天忙赶戏，偶然早收工，应该上的士高松弛一下。”“但，和我一起去的人不是你！”“都是我不好，太忙不能陪你，就由韦达代我。”“我和韦达在的士高揽揽抱抱，你不吃醋的吗？”“跳舞是要揽揽抱抱的。做演员为了拍戏，天天男女主角都亲嘴、揽抱，若我那么小心眼，我根本不会追求圈内人。”长江很真诚地说：“我知道你除了我之外，还有许多男朋友，就说圈内：韦达、洪伟、华坚、杜枫……数不完的……”“你不觉得我很浪漫，感情不专一？”“我喜欢性格带点浪漫的女孩子，那才有情趣和吸引力，我不喜欢木美人。况且，像你这么年轻貌美的女孩子，是应该有许多男士追求。”长江握起她的手，在手背上吻了吻：“不过，我相信在你众多男友之中，我在你心里的份量最重。你虽然和他们在一起，但只是贪好玩，你不会爱上他们。”“真的，长江，我最贪玩，但绝不滥交。我和他们只是好朋友，你怎会这样了解我？”“我关心你所以了解你！而且我对你有信心，你豪爽、但不豪放。”“是的，是的，长江，你真好，这样信任我！”月亮靠进他怀里：“王子乐就不像你这样肯关心人，了解人，过去我对他是百份之一百专一，但他始终不信任我，我好难过。”长江揽着她，轻抚她的秀发：“如果他爱你，应该了解你，他对你不信任，证明你们的感情还未成熟。”“唔！”月亮在他怀里点头。

“他如真爱你，应该多为你设想，你看你出道不过一年，便拿了个新人奖，我相信你会凭《幸福花》当影后。前途大好，他却要你退出娱乐圈，真是……。”“就是因为每一人都这样说，所以我才会争取这个机会。不管《幸福花》能不能获奖，我总算拍了一部代表作，出道两年拍三套戏便有代表作，那实在是……咳，不过后来为了爱他，连《幸福花》也不想拍，他还是不能宽恕我。”“那就证明他不是真心真意的爱你！”“不过他对我很好，很照顾我，和我一起时也专心一意，没出过绯闻。”“好并不等于爱，人对宠物也很好，但是并不表示爱它，只是想据为己有，不愿意与别人分享。”“唔！”月亮又想起王子乐经常管束她，控制她的生活和自由，她不是像金丝雀？“你的话也许没有错，他只是把我当心爱的宠物。”“我呢？”长江拍拍她的脸：“我对你怎样？”“你对我很好，照顾我，关心我，尊重我又信任我，跟你在一起没有压力，很自由开心。”“我自从认识你，也很开心快乐，自觉是个幸福的人，唯一的遗憾的，是每次见面都要分手。如果我早上第一眼便可以看见你，那多好！”长江低头吻着她的脖子。

月亮本来缩着脖子，突然坐定下来：“你是不是向我求婚？”“我当然希望你嫁给我！”长江也停了嘴巴，握着她两只手：“但是我知道这样对你不公平，你还那么年轻，又前途无量，我深信你将来一定有很大的成就，你应该多拍几年戏，不能浪费天才。所以结婚是将来的事，一切由你作主。我能够和你共同生活，我已经很满足。相信我，我不会妨碍你的前途。”“你真的了解我，我是不会那么早结婚，我完全不想做贤妻良母。但我的确需要有人全心全意爱我、照顾我。我是个很依赖男人的人，不过，同居……”月亮咬咬下唇，没有再说下去。

“你以前也曾经和王子乐同居……”“那不同的，”月亮忙摆手：“他是我的初恋，又是我的偶像，能够和他在一起，我已经兴奋，惊喜莫名，其他事情根本没有想过。”长江垂下头，声音低沉，失望难过是免不了的：“原来你仍然爱着王子乐。”“你不同意初恋是最难忘的？何况我并不是一个贪新忘旧的人，不过我没有完全忘记王子乐，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也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。”“那你为什么不肯和我生活在一起，让我照顾你、给你依靠？”长江握着她的肩膀。

“我不是不肯，只是经一事长一智，我想考虑一下。你知道我和王子乐同居，一直以来大家都有争吵，并不愉快，结局就更惨了。所以我要想清楚，我是否应该过独身生活？同居可能会害人累己，我这样做是因为重视我们的感情。”“我现在明白了。”长江喜悦地把她抱进怀里：“你尽管考虑好了，无论结果如何我仍然爱你。我快要出国登台，希望新年前赶回来，你有足够的时间考虑，希望我一回来就听到你的好消息。”长江到外国登台，是年头订好的大计，月亮和他未谈恋爱之前，已经知道。

碰上《幸福花》赶戏，还有一大堆追求者，月亮根本不愁寂寞，也没有因为和长江分开而难过，每天拍戏、吃喝玩乐，每天倦得要死，回家洗过澡倒头大睡。

完全未尝过孤单、寂寞！

如果仍有遗憾的话，那就是她没有一个固定的男朋友，而这种感觉，是王子乐带给她的。

她父兄移民外国，她便住在王子乐的家里，事无大小有王子乐为她打点，甚至是衣、食、住、行，她已经习惯依赖王子乐，所以最初被王子乐赶出来，她不习惯，很痛苦。

长江未出门前，他们天天见面，每天通电话，长江一有空便去探班，带食物、带衣服，尽可能接送，如果她和其他男孩子约会，他又知情识趣的避开，但月亮若有麻烦，就算是录影机坏了，一个电话，找到他，他便马上赶到。

现在就没有这个方便，不过开工忙，除了演戏，别的闲事，她能不理就不理，所以生活愉快。

新年前长江来了个长途电话，因为要到美国一些有中国人的城市登台，那是临时被邀请的，所以，赶不及回来过新年了！

月亮也不介意，反正戏快煞科，她戏多，天天开夜，忙个不了。

谁知元旦新年拍早班，导演宣布，提早收工不拍夜班，让大家去吃新年大餐。

去年新年她和王子乐都不用拍戏，两个人在家里喝玉姐煲的靓汤，吃她煮的靓菜，晚上看电视电影，两个人过得既温暖又温馨。

今年她不能蹦蹦跳跳着告诉王子乐她不用拍戏可以吃它一顿；也不可以对长江说，终于可以疯它一晚。因为她没有固定男朋友，事前以为要开工，约会都推了。现在也不好意思再主动去找人，即使找到了，相信人家已另有约会。

幸而韦达也没有约人，正巧有空，便在化妆间约月亮吃新年大餐，饰演天凤的珍珍，也嚷着要去，韦达便把饰演天凤爱人——佐治的南方一并请去，饭后上的士高刚巧两对。

月亮先回家更衣，换上一条漂亮的黑色长裙。

在高级酒店扒房。他们正喝餐前酒，突然珍珍低声尖叫：“月亮！你看

谁来了！”月亮忙看入口处，王子乐和彩虹并肩而进，王子乐也看到月亮，他轻挽彩虹的腰肢，走到他预订的座位。

刚才月亮还是嘻嘻哈哈，大谈拍戏妙事，可是这一刻她再也笑不出来。她不明白自己，为什么每次看到王子乐和彩虹在一起，心仍是痛？其实，他们已分手很久了，他们之间又不可能不做情侣做朋友，月亮几次想和他打招呼，他就是不看她。

月亮轻轻地把酒杯放在桌上。

“月亮，刚才你还很开心地说你的妙遇！怎么一下子静了下来？”南方问。

“你没看见王子乐来了么？”珍珍盯他一眼。

“他来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这儿常有大明星来。”南方低语。

“韦达，”月亮突然问：“我们到另一间酒店用餐好不好？”“不好，因为到处都爆满，这桌子我托了几个人才订下来，跑出去便什么东西都没得吃。”韦达凑过去问：“你不是很喜欢吃这儿的龙虾？下午我说来吃新年大餐你还拍手，为什么突然又要改地方？”“还不是为了王子乐，他和彩虹来了，月亮就不开心！”珍珍呱呱地叫。

“为什么不开心，他能来我们也能来，月亮，如果我们突然拉大队走，你猜王子乐会怎样想？他一定认为你怕他、避他，不敢面对他，你心中有愧。”韦达心里有气：“我们前腿走出去，他马上和彩虹说你笑话，他有双重娱乐，我们却饿肚子，没有更笨的了。看！头盆来了，月亮你最喜欢的龙虾沙律，整只的，看看便流口水，快吃吧……”月亮肚子也饿了，何况看见自己心爱的小龙虾，红彤彤整只陈列在眼前，王子乐的事，暂且不去管，民以食为先！

到处爆满，跑出去没有东西吃，钟点女佣早走掉，饿死了谁可怜？吃水果的时候，珍珍终于忍不住说：“王子乐这个人真是很偏心。”“为什么这样说？”南方最喜欢跟她抬杠：“他曾经薄待你吗？”“我哪有这个资格？你看最近王子乐进进出出都带着彩虹，带她去美国啦！回来也是出双入对，照片任人拍。但以前他和月亮在一起，总关住她，两个人连合照的相片几乎都没有。”“那不能怪他，演《春之梦幻》时，导演劝我们少在公众场合露面拍照！”“对！他们公开，是因为正在拍摄一套电影，出双入对可能是搞宣传。”韦达说：“大家都是行家，怎可以像外行人那样乱猜测。”“但王子乐公开承认追求彩虹，以王子乐今天的地位，还需要拿恋爱来做宣传？况且，他们的戏也该拍完了！”“也许正在排期公演，演出前的宣传也很重要！”“但，王子乐出了名的怕应酬，不喜欢在公众场所亮相拍照。现在就不同，很多慈善餐舞会都看见他的照片，每次必带着彩虹。月亮，王子乐以前有没有带你去参加餐舞会？”“一次也没有！”月亮垂下头：“他自己也少去，怕麻烦！”“现在常去当然是因为彩虹，我说偏心，他偏心彩虹。”珍珍冲着南方问：“有没有错？”“吃些糖吧！”南方把一个兔形朱古力放在她面前。

“我不明白，彩虹是靚女，但比起月亮还是差一截……”“糖带走，我们马上要去的士高。”韦达这混血儿是很聪明的，看到月亮的表情，说：“迟去人多，恐怕连一个舞也跳不上。”韦达的话一点也不错，的士高的人越来越多，根本不能跳，那些情侣拥作一团。

韦达也乘机抱紧月亮的腰，月亮在回忆着她离开扒房时，不经意看了王子乐一眼，他正在凑过头去跟彩虹说话，彩虹笑咪咪很陶醉的样子，一定是王子乐对她说情话……月亮想着心里便酸酸涩涩，很不好过。

“太吵，我们还是回家吧！”“你不是喜欢热闹吗？”韦达软玉温香抱满怀，自然不想放手。

“这不是热闹，这是吵闹！”珍珍和南方辛辛苦苦挤过来：“哗！人那么多，快要透不过气。”于是，大家决定提早回家睡大觉。

月亮洗了头、洗了澡，躺在床上，可能时间太早，回复自由身后她总要玩到三、四点才睡觉，因此，她例外地，不能倒头大睡。

她开始感到这间房很冷清，其实，整间屋都是黑沉沉，除了她的呼吸声、时钟的声响，便是什么声都没有，这是她有生以来，最孤单落寞的新年。

去年她和王子乐在家里，这时候她躺在王子乐的怀里说东说西，吱吱喳喳，有多开心！多快乐！多温暖！她抚摸床的另一半，冷的，没有人也没有欢笑声。

她很想有人拥抱她，令他温暖，令她有依靠有安全感，女人是不可以没有男人的，特别是男人的疼爱与呵护。

或者她应该答应和长江在一起，长江未必比得上王子乐，但长江爱她、尊重她、信任她，给她充分的自由，和他在一起除了有个人照顾她，她一样可以海阔天空任鸟飞，没人管束她，控制她。

比如今晚：如果她和长江一起去吃新年大餐，看见王子乐，她的感触不会那么多，因为，王子乐有彩虹，她也有长江；王子乐影坛最红，长江在乐坛也坐上了第一把交椅，正是各有成就，旗鼓相当。

她想着，眼皮越来越重，终于还是睡过去了。

《幸福花》在拍煞科戏了，因此，月亮一天要赶三班，也没有时间让她胡思乱想。

这天，吴导演邀请她和副导演吃午餐。

“……戏还有两天使完了！”“我们还有一场戏仍未拍。”“对的，仍要补一场戏，那童星仍未度假回来，不过一星期后，十天内应该可以全部拍完。”吴导演对月亮说：“忙了几个月，你也应该好好休息！”“我还欠公司一部戏！”“我这套片拖延了时间，也剥削了你的休息时间，拍我的戏挨得很惨，是不是？”“我认为是值得的，而且拍惯了你的戏，也不觉得惨。况且，也不是完全没有时间休息，补完戏我还可以休息一两个星期。”月亮关心地问：“吴导演，你下一部戏什么时候开？”“现在仍然没有决定，在考虑，因为我和公司的合约，每拍两套戏，可以外拍一部，王国公司正在邀请我为王子乐执导一部警匪片。”“噢！反正我和公司也只是签了两部片。”月亮很是失意，除了吴导演，其他导演的戏太搞笑，不适合她。

“我今天约你吃午餐，就是和你讨论合约的问题。你自从得了新人奖，找你签约的电影公司也不少。”“但导演叫我不要理他们，包括金像电影公司。所以我一直拖拉着，没有跟谁接触，除了公司。”“你要继续拖下去，人家想和你签合约，是因为你得了新人奖；但是，如果你当了影后，加上你的外在条件，你猜大家会怎样？这是关乎你的利益。”吴导演又吃了一颗糖，他在戒烟：“戏拍完了，是我最忙的时间，起码有一段日子我要关在黑房里不见天日。等我忙完了，我再请你吃饭，和你详谈，好吗？”“当然好，谢谢导演……”月亮很开心，因为她拍完戏后不久，长江也将登台回来了，配合得很好，她不用再寂寞。

这天她刚要睡，长江的电话就来了，她十分兴奋。

由于两地时差一边白昼、一边深夜，而月亮忙开工不够接电话，月亮找

长江，可能他已上了飞机去另一个城市，大家捉迷藏好几次，长江为了使月亮安心拍戏，约好没事不再打电话回来。

“长江，你在干什么？”月亮拥着被兴奋地叫。

“爬起床给你打电话，大伙仍在睡，我瞌了两个小时！”“太辛苦你了！”

“能听到你的声音就开心，吵醒你是不是？”“不，吵醒也不怕，我喜欢和你聊聊，况且我刚上床，最近登台怎样，愉快吗？”“愉快就谈不上，连舞台也不能适应，事前没想过要来，对舞台不熟悉，临时更改节目，忙得没气透，又睡眠不足，新年那天，由除夕到二号，只是在后台站着打瞌睡，三号挨不住停一天。别说这些了。”长江声音柔柔的：“月亮，我好想你，又为你担心。”“担心什么？在家是最好的！”“但我答应过新年为你开个通宵舞会，谁知道突然又转城市又加场。你新年怎样过？拍通宵？”“晚上放假，和韦达、珍珍、南方去吃新年大餐，之后还上的士高。”“有人陪你就好，玩得开心吗？”“不开心，的士高人又挤，一早就回家了！”“都是我不好，如果我能赶回来为你开舞会，一切就不同，大家都开心，又可以在一起！”“没关系！一切都过去了，反正你也快回来了。呀！后天你回来了！”“我打电话回来，是和你约时间，我记得这两天你的戏要煞科了！”“明天最后一天！”“那刚刚好，真是心想事成。”“你好开心，有什么喜事？”“我们一团人说，虽然比我们预算赚的钱多了不少，但这一次登台实在太辛苦，睡眠不足，也没吃过一顿好的，所以大家提议顺航到三藩市和洛杉矶玩玩，松弛一下。后天我们乘第一班内陆机去洛杉矶，明天去买飞机票。后天你坐飞机来，我到机场等你，好好玩它两个星期，你还可以去看你哥哥和你爸！”“哈！”月亮开心得坐起来：“去不去狄士尼乐园？”“去！他们不去我陪你去，小孩子去美国怎能不去狄士尼乐园？机票的问题我要派个人替你办，我们在美国见好不好？”“太好了！不过……”月亮吁了口气躺回床上：“长江，对不起！看样子我不能来！”“为什么不来，我们一团人你都认识，大家都欢迎你。三藩市我们不用住酒店，戴安娜未婚夫有幢二十六个房间的房子，他管吃管住，为我们省了一大笔钱。月亮，我求你跟我们分享快乐。”“长江，我当然想来，巴不得马上来，有得玩我怎会放弃。但我要补一场戏，但暂时又没有固定日期，因为要等候那位童星，戏未拍完，我不能离境。”“别管那么多，你先来。可以等那位童星，为什么不能等你？”“不能这样，你知道吴导演的脾气，他会发火，况且美国又那么远！”“我抛下他们单独回来，他们一样会翻脸。”“你为什么要赶回来？你跟大伙去玩。”月亮也知道登台很辛苦，有机会去玩，应该争取，没理由放弃。

“但是，我们分开太久了，我想念你，我渴望见到你！”“我也是！不过，你也只不过去玩两个星期，半个月后，我们又可以见面了！”其实，月亮也很失望，她很想拍完片去玩。她也渴望见到长江，但是，她也知道自己的责任。

“你不来，我不会逗留两星期那么久，我会跟大伙商量，尽早回来！月亮，我想念你……。”戏煞科后，月亮真正尝到寂寞的滋味。

韦达跟酒店有合约，拍完戏便去唱歌，补戏随传随到。而她的其他男朋友，各有各开工，圈内人都有份内事忙，月亮和圈外人又少来往。

当然，她可以睡它几天，但，她是个活跃的人，生命力又强。

本来可以去探班，但是，如果去探洪伟，便要去探华坚，当然要去探莲姐和伶俐，这样跑来跑去，自己不会驾驶汽车，又没有司机，实在太辛苦了。

但如果厚此薄彼，又会惹来人怨，呀！还有孟加夫妇……想见他们，最好请大家吃顿饭聚聚。

但一顿饭又能消磨多少时间？到底还不是要挨寂寞。

都怪她出道的时间浅，一共拍过四套片，再加上和王子乐在一起的时候，她几乎与外界隔绝。

一个人很寂寞的时候，她便渴望长江马上回来，结婚也好、同居也好、都答应，不用再考虑了。

她足足孤单了一个星期，小王把通告亲自送来，童星已回来，明天马上可以补戏，月亮像打了一支兴奋针。

有工开自然是一件好事，而且《幸福花》总算大功告成。

收工后还到酒店听韦达唱歌吃宵夜。

一天总算开开心心、热热闹闹地度过了。

第二天，长江的电话来，月亮第一句就说：“我今天坐夜班机来，孟加哥哥答应为我弄张机票。”“你来干什么？况且你还要补戏！”“昨天补好了，全部 OK。我来加入你们，这一个星期我闷死了！”“你知道我们都住在戴安娜未婚夫家，房间安排好、节目也早订了，根本没你的份，你突然来，会令大家措手不及。”“你的意思是，叫我不要去三藩市？”月亮很意外，她还以为长江会欢呼呢！

“是的！”长江简简单单。

“为什么？你曾经邀请我加入的。”“但你已拒绝了，我们安排好一连串玩乐计划。”“你们安排的玩乐计划我不能参加的吗？”“不大方便！月亮，我不能令大家扫兴，总之，你不能来！”“我戏拍完了，新戏还没有开始，我已经闷了整整一个星期，以后那几天我怎样过？”“那还不容易？你有许多朋友，我又给你充分自由，你找他们玩乐去，我不会吃干醋！”“他们都要开工，长江，让我来，把你们的地址告诉我，我不用你接机，自己来，好吗？”“我还有五天就回来了，你何必跑来跑去。我去过你家，你爸爸和朋友游地中海去了，你大哥公干出差，二哥昨天也出门去了。”他突然转了声音，“我们今晚宵夜包饺子吃，我不跟你说了，唔！饺子好香，有空再给你电话！”“长江，长江……”月亮叫着：“好可恶，有饺子吃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连饺子都比不上。嘿！”长江第一次挂她的电话，每次通电话，总是她先要求暂停说拜拜。每次长江都会和她约好下一次通电话的时间，他刚才只是说有空才给她电话。

他什么时候才有空？她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却不理她！

最莫名其妙的是他不让她去三藩市。但最初他曾热烈要求她，什么原因？会不会跟其中一个舞蹈艺员发生了感情，他不让她去到底有什么秘密？不过无论如何，美国她是不会去：因为她的父兄既然都各散东西，她又不知道长江住在哪儿，况且路途遥远，飞机来回已花去一天，而一星期不到，下一部戏她又要开工了。

她打电话通知孟大嫂取消机票。

“你不是要去美国玩几天？”“长江叫我不要去！”“为什么？你说过他邀请你！”“他说他们已安排好一连串节目，我不方便参加！”“怎会不方便？一定有古怪，你应该马上去看看！”“但我连他的住址都不知道，三藩市那么大，我去哪儿找？”“说不定他想变心，立刻去或者可以挽回，我代你调查戴安娜未婚夫的房子在哪？一两天会……”“大嫂，不要烦你了，他要变心，我

也没有办法，我和他只是朋友。以前和王子乐一起生活，我也管不到他，凡事不可以勉强。”月亮怕麻烦，怕伤脑筋。

“我来陪你逛公司去购物。”“不了，我知道你的牌约排了整个星期，况且我也不想逛百货公司。”“今晚来吃饭，我们吃火锅好不好？”“明天吧！明天我们再通电话。”月亮随手拿起条橡筋圈扎起头发，梳了条马尾，穿上一双白色运动鞋，外披黑白格子绒大衣，架上副古板学生妹平光眼镜，背上个手袋便出门去了。

平时拍戏因为要化浓妆，她看来像二十一岁，如今这模样，就十足像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。

她首先去看一场电影，然后去一间僻静甚少影人记者出没的餐厅。

她坐下不久，便有一个人影在她面前一晃，她抬头，已经看见珠珠坐在她的身边。

月亮有点诧异，自从合作过《春之梦幻》，她从未见过她，况且，她们一向也鲜有来往。”“珠姐！”“你一个人来？没戏拍吗？”“昨天刚煞科，新戏还未拍到我。”“你不是有很多男朋友吗？怎会一个人来吃饭？”“他们都要开工，所以孤伶伶一个人。”月亮坦白说：“你呢？”“和我妹妹一起来，她先走了，约了男同学去看九点半，才八点多就嚷着走，没用的丫头。”“我还以为你和蔡妮姐一起来。蔡妮姐近来好吗？”“好！”珠珠翘了翘下唇，样子很不屑：“卖外卖去了。”“卖外卖？”月亮托托眼镜框瞪大眼：“她为什么要做苦工？角色生活体验？”“你真是，怪不得人人叫你白……”珠珠尴尬一笑忙转口：“你入行浅，人又纯真。

外卖不是去送云吞面、咖啡，是行内人籍出国登台为名，在外地做当地富商的短期情妇。”“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“为什么？你呀……”珠珠一摆手：“当然是为了钱！”月亮的餐汤已送来，月亮问珠珠要吃什么？“我刚吃饱嘛！”“那就喝饮品，难得遇上，其实我应该请你吃饭！”珠珠就要了盆水果：“刚才我说到哪儿？”“是……是钱，你说蔡妮姐做……做外卖是为了钱。但应该没有可能，蔡妮姐走红影坛那么多年，收入应该不少，而且听说登台也可以赚许多钱，蔡妮姐没必要出卖自己。”“登台虽然也可以赚到钱，但辛苦，做外卖就不同，遇着个阔绰的户头，十天八天就可以赚一层几百尺的房子，又不用皮费开支净赚的，还免税。”珠珠把椅子拉过去，嘴几乎凑到月亮耳边：“我今晚对你说的话，你可不要告诉别人！”“你知道我一向不理事，我不会说的。”“好，我就告诉你一些有趣的事。”珠珠急不及待：“你知道吗，蔡妮全身整容的，所以她开销大，单是整容已经花了她不少钱。”“蔡妮那么美艳也要整容？”“她是整了容才好看的。以前是大球场，平坦，做了手术才有三十六。腰围本来二十五，是两边抽脂肪做了大手术才有二十一寸。唉！全身都是假的，爹娘送的早就削掉、扩大，面目全非了。可能她生活不正常，苍老得好快，两年前已经要拉皮，第一次拉皮可以维持三五年，你知道吗？她二十九了，过了三十岁，再这样继续摧残下去，她每年要拉一次皮，你说，要多少钱？”月亮不停望住珠珠，一面把猪扒塞进嘴里，突然想起什么，她停下叉子把那碟猪扒推开，向侍者要了个杂菜沙律。

“她可能心理不正常，被那些有钱佬玩弄多了，今年她还玩小白脸，你知不知道那个叫亚尔拨的？”月亮摇一下头，她认识的人真的不多。

“那个兼职模特儿，以前是舞蹈员，呀！上个月放映的《午夜深秋》他演个奸夫，样子靓靓的那个，艺名叫多郎，你记起了没有？”“啊！啊！”月

亮点头，但她根本记不起。影坛靓仔靓女多。特别是不能当主角红不起来的。

“多郎的确是长得俊，蔡妮喜欢他，就把他包起来。”“包？”月亮的眼神一直都是疑惑的。

“包也不懂？”珠珠不信任的叫着：“你没有看八卦周刊？”“我未入行前真的没有看过，现在只是看两三个人的，别人的事，我并不怎样留意。”她只看自己的新闻，另外两个是王子乐和长江。

“不看是你的损失，虽然有些是不尽不实，但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，况且，谈话的话题又多了。以后你要多注意，唔！你太落后了。”月亮唯唯诺诺，珠珠毕竟是同行前辈嘛！

“你听着了，包呢！就是多郎日常的衣食住，都由蔡妮付足，噢！应该还加上行，最近蔡妮换了部平治跑车，差不多送了给多郎。还有，最近多郎和一个唱片公司老板合伙的海鲜鱼翅酒家，那一半资金，也是蔡妮付的。”蔡妮姐什么时候和多郎结婚？”“结婚？你怎会这样想？”“你说蔡妮姐很喜欢多郎，而他们的关系又那么密切，如果不要结婚，蔡妮姐怎会资助他？蔡妮姐是半个老板娘。”“这和结婚根本拉不上关系，蔡妮姐儿爱俏包起多郎，但暂时起码这几年也不会结婚。结婚影响蔡妮在影圈的发展还是其次，结婚影响蔡妮做外卖就严重了，谁肯玩个有丈夫的女人，宁让人知莫让人见。她外卖那条路少了或者断了，她就没有钱供养多郎了，她没钱或只有少钱，还留得住多郎吗？”“既然是夫妻，应该相互合力组织好家庭，多郎自己也应该努力。”“如果他和蔡妮真心相爱应该是的，但他和蔡妮在一起，还是看在金钱份上，蔡妮二十九，多郎才二十一二岁，他肯娶蔡妮才怪呢！”“那就不是真心相爱，像买卖！”“根本就是买卖！这就是人家说的养小白脸！”“多郎太没有志气。”“志气？他根本就是贱男人，这种贱男人别说影圈，全城也多的是，不过我认为蔡妮更贱更不要脸！”“蔡妮姐是你的好朋友，不要这样说她，其实她也是受害者。”月亮认为多郎不应该骗一个女人的钱。

“好朋友！”珠珠翘翘唇，鄙夷地：“像你也才会有好朋友，你好像有不少记者朋友。刚才我告诉你的话，你不要对每个人说传播开去。”“我入行浅，朋友不多，记者朋友也不多，我又不是知名度很高的人。”月亮表明态度：“我刚才已经答应你，绝对不会泄翼半句。”“和真正好友聊聊没关系，只要不散播就好。那毕竟是事实，又没有人造谣。”“但那是蔡妮姐的私事，说出去会影响她。对人不利的我不做，何况又是同行。

珠姐，我有个问题不明白。”“问呀！”她吃下最后一颗杨梅。

“你以前和蔡妮姐出双入对，是很要好的朋友，但听你刚才的话，你好像对她不满意……”“连你也说我对她好。”珠珠抢着说：“我何只是她的好朋友？我还是她的战友、挡箭牌、近身、跟班、随行侍从，我对她是没说话。但她怎样对我？我家庭负担重，人所共知，我儿子，不！我小弟弟出国留学，但我真是没有积蓄，我只不过向她借五万元，她竟然给我五千元把我打发掉，五千元对我有什么用？小弟和妹妹是我最亲的人……”珠珠说着便流下眼泪来，平时泼辣恶呼呼，现在抽抽咽咽的很可怜。

“珠姐，不要哭嘛！人家都看看你，会把你认出来的。”月亮慌忙劝慰她：“别生她的气，可能一时之间，她没有五万元。”“她没有？再这样纵宠下去，过三几年，说不定她会被多郎吃光。”珠珠也明白自己的身份，她不是大红大紫，也不是主角，今天又没有化妆，判若两人，但她拍了许多戏，管家、姨母、情妇……这些小角色也未必没有人注意，于是，她很快就控制了自己，

抹抹眼，架正眼镜垂头说：“我向她借钱的第四天，她的新平治跑车就运来了，虽然尾数二十多万。但她一次过付清，跟着是新年，她又送了一副价值六万多的雷射音响器材给多郎，汽车尾数是要付的，但节日送礼不可以送便宜一点？她手上有三十多万，借我五万都不肯，我又不是欠债不还。”英姑曾告诉月亮有关蔡妮的事，当时也提过珠珠。珠珠为人好管闲事、搞小圈子、多是非又自私。但是，她对家庭非常好，是一个很出名的孝顺女，她不单只要养父母，还供弟妹读书。她早年被人骗财骗色，还生下一个儿子，为了跑江湖，她一直把儿子称作小弟。她对儿子更没话说，从小衣食丰足，念名校现在还供给他留学，她不单只是个孝女，还是个难得的慈母。

月亮想了想说：“珠姐，我借你五万元好不好？”“什么？”珠珠抓住她的手，眼泪流下来：“你真的肯借我五万元？”“不能阻延你小弟入学。我是新人片酬低，收入少，但我没有家庭负担，钱都用来大吃大喝，没剩多少钱，但五万元我也是有的！”“我以前跟着蔡妮对付你，你不恨我吗？”“珠姐，别提啦！”月亮给她一包纸巾：“我是大头虾，脑袋里除了记剧本，其他事根本没心情去记，我回去开支票给你！”“不用了！”她紧握住月亮的手：“你原谅我就好。正如你说的，不能延误小弟上学，我把全部首饰值钱的东西全当尽，加上我妈的老人本，筹足数目，小弟已经出国去了，但无论如何，我真的很感谢你。我以前错了，有你这样的好人，足够我惭愧一辈子……。”娱乐圈是外表好看，几乎人人背后有一个故事，娱乐圈孝子孝女、孝顺妈妈又多，那并不是观众能够看到的。

## 7

月亮一觉醒来，首先看见床头有一株红玫瑰，她梳洗更衣，来到客厅。客厅、饭厅都放满一篮篮的玫瑰花。

“谁送了那么多花来？”“两个大男孩，他们说是花店的人，至于谁送的，他们并不知道，只是照单送货。”“应该有些咭片或者信件之类。”“他们没有，不过，他们走后不到十分钟，有一位先生送了一张咭来，就是这一张！”月亮打开咭一看：诚意邀请你今晚八时到玫瑰别墅晚宴，相信你会喜欢见到我。

“没有上款也没有下款，我怎知道谁请客？怪诞神秘，啊！那位先生是谁？你见过他没有？”“没有，从未见过。”女佣说：“我问过他贵姓名，花是不是他送的，他说花是他主人送的，他也是代主人来送卡的！”“他的主人是谁？”“他怎也不肯说，他说他只是个司机，他的确穿了司机的制服。”“请客为什么不光明正大？”月亮把卡一扔：“随便到别人家里，闯进贼巢怎么办？嘿！不用管他。”“但那位司机说，他主人早就想到小姐怕不安全不敢赴约，他说：卡后面有地址，小姐出门前可以把地址告诉好朋友，若是龙潭虎穴，也不愁没有人救了。但他还是希望小姐信任他主人。”“麻烦，不去！”月亮开始吃她的早午综合餐。

屋里虽然有个钟点女佣，还是冷冷清清，今天不知道又怎样过。

长江太没良心，就顾自己玩，电话还没有到。

无情无义，她最需要他的时候他们不理她，恨他一辈子，那么遥远？或者，或者，嘿！起码一个星期。

女佣来收拾食具：“小姐，你今晚在不在家吃饭？”“还没买菜？”“没有，不知道你会不会出去，现在买还不迟。不过，如果不用烧饭，今天天气好，我想替小姐把冬天衣服拿到露台晒它半天。”“你不用买菜了，晒衣服吧！”“小姐决定赴约？”“自己一个人出去吃饭也很方便！”“小姐，我去拿衣服了……。”其实，月亮一点也不想单独一个人出去吃饭，她喜欢大伙儿高高兴兴，有说有笑。

晚宴如何？这人送了那么多花，费人那么多神，今晚的宴会说不定很豪华？说不定有人跟她开玩笑，想逗她开心，在玫瑰别墅开舞会？是孟大哥？因为孟大嫂知道她很闷。

不可能，孟大哥这个月都赶戏，挺多请她回家吃饭。

韦达？最近，他追求她很紧。

但看地址，韦达并不住在半山。

谁住在半山，谁肯为她花钱花精神，这个人一定想和她谈情说爱。

王子乐！

大家都知道王子乐搬去山顶，虽然这地址是半山，但反正在山上，也只有王子乐可以有这个气派——别墅、司机……。

但王子乐从来没有给她送过玫瑰，也没有那么浪漫，想要一束花也要自己提出来，他不会自动自觉。

不过，人是会变的，他讨厌应酬，一样和彩虹出席慈善餐舞会，人浪漫了，送送花来个幽默感，也是很平常事。

可是，他不是追求彩虹吗？有没有听过“新欢虽好，旧爱难忘”这句话，经过分开，王子乐仍然忘不了她？王子乐性格倔强，输不起，他可能用这个方法和她复合？她意动了，实在也有点好奇，很想去看看谁是那主人？他玩的是什么把戏？当然，她是担心的，不过，她仍想冒这个险。于是，她打了个电话给孟大嫂，把一切告诉孟大嫂。就是没提王子乐，她也怕没面子的一一假如不是真的！

孟大嫂听了就说：“不会是色狼什么的坏蛋吧！那些花可不便宜呢！花大本钱去骗人，你是小孩子又没什么钱。”“我也不担心他们要钱，说钱，在娱乐圈里我起码排一万以外，要钱也向百万富豪内埋手。”“一个女人，除了钱就是色，寻仇也不会，很少人向女性寻仇，况且你一向对人好，根本不可能，最大可能是那人很仰慕你！”“那么该不该去？”“你今晚有没有约？”“如果我有约早就飞了，还去理这个无名约会？我是闲得要死，闷慌了。今晚我还要一个人去吃饭，家里不开餐，唉！”“那你是想去探险，出席那神秘约会了！”“我的确想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刺激呀！不过，又有点怕，所以很矛盾，特地征求大嫂的意见！”“如果我是你，当然要满足一下好奇心。不过，还是要先问问你大哥，万一有什么出错，他骂死我。我打电话给你大哥。”“打电话？大哥拍戏不喜欢人家烦他！”“现在烦他都不行了！他出镜时必须锁无线电话，能打通，必是休息时间。你等我电话，尽快回复你！”月亮反正也无事做，捧了盆水果到电话机旁，边吃水果边等。

用不着多久，孟大嫂的电话就来到了：“好运，好运！碰上你大哥午饭，电话一拨就找到他，你大哥说，由你自己选择：第一，今晚来我们家吃饭，今晚吃生锅，买你喜欢吃的龙虾，带子。第二：你大哥认为你也该出去玩玩，

有他在没有人敢欺负他的妹妹，那怕这人是教父色魔。如果你真的要赴约，他派大朱大炮开车来接你去玫瑰别墅，你还记得大朱大炮？”“记得，孟大哥的徒弟，孟家班的龙虎武师，大笨象那么壮！”“记得就好，起码有安全感。他们送你去玫瑰别墅，你一个人进去，但他们不会走，一直等在门外，二十分钟如果见不到你或你的信物，他们一面通知大哥派人增援，另一方面闯进去救你！”“好！”月亮拍手：“好玩！拍英雄片一样，紧张刺激，哈……”“那我就去通知大哥，大朱他们七时会开车来接你，你打扮好了等他们。说定了？”“定了，谢谢大嫂！”其实，月亮也不习惯打扮，既没有和那些公子哥儿进出上流社会，自己也不是着重装饰的人，也许是太年轻，不打扮已经迷死人，所以便觉得没有什么必要打扮。

她只是穿件白皮革夹克，白皮革短裙，整套的，一双鲜红短皮鞋连手袋，把头发散着，也没上粉，涂上护面霜和口红，已经娇俏得很。

七点不到大炮就来了，大炮向来胃口很劲，月亮六点前叫女佣买了两大盒鲜忌廉栗子蛋糕，她和女佣吃了小半个，其余的都请大炮拿去和大朱甘同味。

“我真希望他是色魔，魔头更好！”大朱边开车，边咬着月亮拿给他的苹果。

“你想吓死月亮妹妹！”大炮本来想掴他，刚好遇上转黄绿灯，他的手就停在半空：“我告诉大哥，你吓唬月亮妹妹。”“月亮你不用担心，有我大朱，别说色魔，魔王我也会揪他出来打个半死，他敢碰你，他就死定了！”大朱握起巨型拳头：“我很久没打架，拳头发痒。”“你们做龙虎武师的不是要天天飞上跃下，打个你死我活？”“飞上跃下天天有，如果每日都打个半死不活，一个星期后岂非被打死？那些打斗，我们都和武术指导研究好的，打是一定打，有时候真是拳拳到肉，但由于要照顾动感美，又要照顾安全，所以说住就住，打得不够痛快。如果出外打架又不同，无所顾忌，拼命厮杀，好过瘾！”“经常有龙虎武师受伤？”“做一些高难度动作，比如由山上跳下来，或由高处跃下，虽然下面做了预防措施，但如果跃下时自己不小心，或者受外来环境影响，比如外景突然转风，跳歪了就会受伤。”“打斗也有受伤？”“遇到学神有时会受伤，我们最怕遇到学神。”“学神？”月亮听出兴趣。

“和一些完全不懂武功的人拍打斗戏，分分钟要迁就他们，因为他们是亚哥亚姐，我们不是。一方面要分神照顾他们，有些不依从武指就乱打乱扔，手颤颤一个花瓶出奇不意扔过来，躲避不及，武师又遭灾。”“你们的工作真的很危险！”“有什么办法，自己没开麦拉面孔、演技不够、运气又不来，可以卖命的做龙虎武师，一日三餐无忧已经不错。”大炮也感慨地叹息：“我们没有王子乐的条件：睇得又打得，有演技还是双料影帝；龙哥国际声誉好，肯搏老命……我们就只好跟着那些大佬吃饭！”“有些男主角根本是龙虎武师出身的！”“对呀！龙哥和孟大哥就是，但这么好运的人不多。”大朱敲敲头顶：“幸好我们都年轻，孟大哥说我们有机会演配角甚至二三线男角。”“你们一定会！”月亮说：“你们功夫好，外形也不错！”“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排上名，正正式式算是个演员，一定请你吃大餐！”大朱把车停下拍一下大炮：“是不是？”“完全同意！”大炮探头出外一看：“地址一样，但没写上玫瑰别墅，月亮妹妹你坐着，我先出去看清楚。”大炮开车门出去，直走向一幢豪华大厦。

“别墅不可能有这么高。”月亮透过车窗打量。

“那人跟你玩游戏，当然是故弄玄虚，和我们想的不一样。”大朱安慰她：“你一个人来当然危险，有我们在，你不用担心，瞧！有护卫员的，那更好，除非里面是大贼穴，否则，他很难对你不利。”不久，大炮回来，他把头钻进车厢：“这儿附近并没有玫瑰别墅，依地址，便是这幢大厦，我跟那护卫员谈过，这大厦也不便宜，每层都超过二百万，里面有游泳池、网球场和桌球室，住的都是专业人士和商人。”“你看清楚地址没有，看这儿有个小小的4A，真鬼祟，字特别小，4A是什么东西？”大朱抢过咭去看。

“你吵什么？我早就发觉了，4A便是四楼A座，A对住泳池，B对住球场！”大炮向大朱挥挥拳头。

“我们已经有地址，你又见过护卫员，你为什么不问问他们，这地址住着些什么人？”“我也问过了，他们说，我应该知道里面住着什么人。如果我不知道，表示业主不愿意我知道，为了保障业主安居乐业，他们不能透露业主是谁。”“以为我们是白撞，信封写着月亮的名字！”“他们说如果张玉婷小姐来了，他们会替她通传，到时她可以进入。”大炮开车门坐上去：“月亮妹妹，看情形不对劲，根本没别墅只有大厦，你还是不要赴约。”“这儿保安设备似乎不错。”月亮很好奇，也许她性格贪玩。

“既然来了，为什么不进去？看看他们有什么古怪？”“但是，那些护卫员只让月亮妹妹进去，我们怎能进去救她？”“我们一起送月亮妹妹到门口，和护卫员说好，若过二十分钟仍不让我们进去，我们要求报警，难道连警察也不让进去？”“这也行得通，不过，月亮嫌不嫌麻烦？”“不烦，反正我无聊，烦得起。我真的很想知道那人是谁？越神秘我越有兴趣，若他们是坏人，应该拉他们上差馆。”“既然月亮妹妹都不怕，我们没理由怕，来，我们一起送月亮到门口，看他们到底耍什么把戏！”大朱跳下车，然后拖月亮下车。

来到大厦门口，本来大朱和大炮要亲自送月亮到四A。

但被护卫员婉拒了，不过看见月亮便马上为她用对讲机通传，然后请月亮一个人进去。

大朱可火：“她一个人进去，如果发生了什么事，我要你负全责！”“我要你俩的命！”大炮更气。

“当心我控告你们恐吓！”两位护卫员也不客气。

“告，去告，不过这不是恐吓，我们要你们尝到痛苦的滋味。”大朱晃大拳头：“张小姐进去，二十分钟没消息，我们便报警，出了事，我们揍死你！”一个护卫员对月亮说：“张小姐，请进去，那边两扇门后是电梯，按三字便行！”月亮和大朱、大炮挥手告别，大朱两手夹住口旁大叫：“别怕！我们会一直守在这儿！”“有人对你不利就先动手……。”月亮绕过花园和泳池，前面便有两扇金色铁门，她进去，果然看见有升降机，她按了三字，电梯上升，门一打开，向右望便见到四A。

四A的红金色铁闸也打开，门口站着个穿白制服的佣人，大概是菲佣，但皮肤并不太黑。

“小姐，请进去，我们少爷正在等候你！”“谢谢！”哈！还会说发音不正的广东话。不过，月亮留心的并非她，而是她的少爷。

她在铁闸和大门之间停了一下，然后一直走进去。

她听到关门声，开始有点心怯，但仍得往前走，因为大厅里人影全无，不过全厅里插满玫瑰。

人呢？再过去是什么地方？不要是房间就好。

当她一踏进饭厅，她马上停住脚步，好意外不能置信，怎会是他？想都没有想过是他。

“长江……”长江手上握着一株红玫瑰，他早等在那儿，看见月亮露出笑容，并且伸开两臂。

月亮小羔羊似的奔进他的怀里，长江一把拥住，给她一个又长又热的吻。

他们挤在一张皮椅里，月亮靠着他说：“我怎也想不到神秘约会的主人是您！”“一定以为是王子乐？”长江望住她的脸问：“是不是？吓？是不是？”月亮点一下头：“因为我以为您已经忘记我，在三藩市风流快活。”“我会吗？我能忘记您吗？”“但是你不让我去三藩市，怕我扰乱您的行程！”月亮嘟起嘴，还气呢！

长江逗逗她的下唇：“我不让您去三藩市，因为我根本没打算在三藩市逗留，我来您去，怎可以？”“您说过一个人去洛杉矶和三藩市游玩庆功！”

“我本来哪儿都不想去，登完台便马上赶回来。回来一样可以休息，何必花钱？但大家起哄，都叫我孤寒鬼，我就没办法退出。”“对呀！这时候您应该在三藩市和大伙一起，怎会先回来？”“我跟他们约法三章，我告诉大家，您拍完戏，我一定要回来陪您，我只能到洛杉矶玩，到三藩市等他们安顿了，我便先回来。我给您电话时正收拾好东西，准备第二天乘第一班机回来，我当然反对您去三藩市。”“为什么不把原因告诉我，那天我很难过，觉得您不再爱我，我一个人去看戏吃饭，足足闷了一天。”月亮在埋怨。

“我是故意不告诉您，让您惊喜，我偷偷回来，安排好一切，刚才您看见我怎样？”“开心死了，又兴奋，我差点儿以为做梦呢！您竟然在我眼前！”

“这叫做情趣，这就是浪漫，您过去不是嫌王子乐太呆板，不够浪漫？”长江轻吻她的下巴：“我一片苦心，希望您能领受。”“我完全接受，好开心。”月亮把两手搭在长江的肩上：“以后我不会孤单寂寞！”“我不会让您寂寞，我要您永远快乐！”他俩情深相视，禁不住又热吻起来。

“少爷，少爷……”女佣突然跑进来，长江马上放开月亮，月亮的手仍然搭在长江肩上。

“什么事？”“下面有两位先生说您要上来，他们喊着要报警！”“糟糕！我全都忘了，大头虾。”月亮这时候才记起大朱和大炮，还有那二十分钟的时限约定。

她跑到对讲机前和大朱通话，告诉他这是长江家，神秘约会的主人是长江，请他们回去并且通知孟大哥，不用为她担心。

一切妥当，长江揽住她的腰：“其实我也担心您不肯来，想不到您找孟加帮忙！”“您不是不知道我的性格，好奇又喜欢刺激，但实在也有点怕，便和孟大哥商量，他便派了大朱和大炮护送我到来。您应该请孟大哥和孟大嫂吃饭！”“当然！改天。”“少爷，菜快冷了！”女佣尾随。

“饿不饿？想不想吃饭？”月亮猛点头，时间已不早：“不过，我还有很多疑问想问您！”“一面吃、一面问，我们时间多着，只是怕饿坏您……”谁都知道月亮饿不得，她边吃边问：“请柬上写明玫瑰别墅，但这儿是大厦，不是别墅！”“故弄玄虚！虽然不是豪华别墅，但环境不错，而且为您买了一屋子的玫瑰，您一向喜欢红玫瑰？”“是的，我喜欢花，特别是玫瑰，这房子到底是谁的？”“当然是我的，如果我去借，一定会借间别墅。”“我到过你家，你家不在这儿！”“是的，我本来和父母、妹妹住在老家，那儿风水好，就是不大方便，而且也挤了一点。”长江不停为月亮布菜：“我登台的衣服太

多，几乎放不下。这次出门登台我赚了不少钱，所以我决定搬到这儿来！”“登台一次便可以买一层超过两百万的房子？”“当然不可以，否则我早发达了，事实上，我暑假开演唱会收入才多。不过，这房子我也不是一次过付款买的。”

“连开演唱会赚的钱也不够？”“够！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开演唱会了。不过，一次过付人家两百多万，太笨，我用二十年分期付款的方法，自己可以储更多现钱。”“稳稳阵阵放在银行里？我也是这样，不过，我只有很少储蓄。”

“不！我不喜欢把钱放在银行里收利息，这个方法太保守，我喜欢拿钱去投资，钱生钱！”“像伶俐那样，买卖楼房，看得准也赚钱。”“也不！我不喜欢买房子，我也不会像其他同行那样，经常买房子搬家，或者到处买房子保值。我不喜欢搬来搬去，你看，差不多十年多我仍然住那间旧楼房。”“风水好嘛！”“原因之一，其实我最怕搬家！”“将来你钱生钱，会不会真的买间别墅享受一下？”“不会！我对住的要求不高，住在那儿还不是一张床？这儿不舒服、不好吗？”“不是，这儿也不错。不过不少歌星赚了钱便买漂亮房子，布置得瑰丽堂皇！”“浪费！”他摇一下头：“别谈这些，你觉得今晚的菜如何？”“很好，都是我喜欢吃的！”月亮在吃冰激淋，长江吃香蕉。

“烹饪手法？”“也很好！我不知道那女佣烧得一手好菜，和酒家做的水准差不多！”“根本就是鱼翅酒家做的，做好送来。她也会烧中国菜，不过，不可能有那么高水准。”“她也算本领，我很少听到菲佣会说广东话！”“她不是菲佣，她是泰佣，我特地为你请她回来的！”“为我？”月亮扮个鬼脸。

长江在笑，一会，他说：“我在美国买了些饰物给你，吃完饭到房间，看看喜欢不喜欢……。”两人到卧室。

“哗！连卧室也有那么多玫瑰！”“我为你买了四十打玫瑰！”长江为她戴上一只手镯：“怎样？很特别吧！喜欢吗？”“拍戏应该用得着，吴导演说，我应该有点私货！”“我给你买了不少……”“要你为我花钱！”“小意思，有门路可以买到便宜货，这些小饰物三藩市很多，不贵！”长江床头放着月亮的照片，月亮拿起来看。

长江从后面伸手拥抱她：“我去了登台，你有没有想我？”“有啊！特别是《幸福花》煞科，等补戏的那些日子，一个人，孤清清，好寂寞，我就想，如果你在我不会闷。”“原来闷才想起我，有得玩，有得开心便不想我了？”长江作状拉长了脸。

“拍戏要全心投入，当然不能老想你，闷了记起男朋友，那不对吗？”

“对！很荣幸我是你的男朋友，”长江吻她的背项：“我出门前请你考虑的事，你考虑过没有？”“唔！我想过几晚，我并不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人，我需要依赖男人；我又怕寂寞，一定要有个人陪在我身边，当然，那个人一定是我最喜欢的，我浪漫并不滥交。”“我是不是你最喜欢的人？”月亮把他送给她的那株玫瑰放回长江手上：“花有了，你只要跪在地上，我就可以回答你！”长江看了看房门口，月亮其实没有什么把握，因为王子乐从未跪地求过她，王子乐是很大男人的，何况追求他的女人多的是，他从来不会求女人。

长江过去关上房门，月亮一直注视他，长江转身向她走过去，突然在她腿旁“卜通”一声跪下，高举红玫瑰，念台词般的：“月亮，我爱你，我需要你，你是我的星星、太阳、面包、空气、生命、全部……我不能没有你，没有你会饿死、渴死、相思死，我求你和我共同生活，分享我的快乐……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月亮笑得弯了腰，双手捧着腹部。

“人生大事有什么好笑，你答应不答应，如果你现在拒绝，我把全屋的

玫瑰花吃光！”“哈，哎唷……肚痛……呲！好肉麻，好……哈……”“你答应不答应？”长江搔她的腿：“你不答应我还有更肉麻更恐怖的台词。月亮呀！你的光是我生命的明灯，照亮了我……。”“不要，不要！”月亮顿足，笑得脸儿红扑扑，大眼睛眯成两条缝：“我支持不住了，我投降，你的要求我答应了！”“月亮，”长江跳起来拥抱她狂吻，月亮喘不过气来。

这是个紫色的夜、浪漫的夜。

月亮和长江共同生活，的确让月亮过了不少快乐的日子。

或者，月亮爱王子乐深些，他是她的偶像、她的英雄、她的崇拜者，同时，他也是她的初恋情人，初恋是最难忘、也是最刻骨铭心！

但是，说到志趣相投，她和长江才是天生一对。

月亮最喜欢跳舞，长江几乎每晚带她上的士高，陪她跳呀跳，她不喊倦，不打烊不走。

月亮怕受管束，长江从不干涉她的自由，收工后和韦达或华坚去宵夜，回来告诉长江，长江还问她饱不饱？开心不开心？”月亮贪玩，常和拍档、工作人员大玩大笑，玩得忘形了被人拉手抚脸，月亮不生气，长江当没有看到。

以前王子乐迫她喝汤，喝得她皱眉仍要喝，说是对她身体好，月亮觉得自己身体已经够好，运动多又不偏食，营养充足根本无须喝什么补汤，还有那些花旗参汤，味道怪怪的，但王子乐跟着玉姐说，参汤补气清火，拍通宵戏一定要喝。

长江从不强迫她吃任何她不喜欢吃的东西，也没规定她喝什么汤，他完全同意年轻人不用补，吃几块牛扒，多吃水果、蔬菜，甚至喝汽水、啤酒，也能降火。

长江绝对尊重月亮。比如：若是月亮拍中班，王子乐便硬性要月亮回家吃饭、喝汤、早睡觉；长江尽可能抽时间接月亮去玩它、疯它一个晚上，要是长江有事（他又在筹备这年度第一张唱片）他就会很内疚：“怎么好，你又不喜欢打麻将，否则替你找几个麻将搭子！”“阳光有赠券，他想请我看‘波士’的首映礼。”阳光是月亮最近拍的金像电影公司的新片《受薪爸爸》里面的男主角，戏里一共有两个男主角，一个是饰演他爸爸的古家亮，一个是阳光。

“听说‘波士’是荷里活大制作，值得一看，终于找到节目了！”“散戏后还要去宵夜，大概三点多四点才能回来，你呢？”“我会比你早，别管我，反正我回家也要整理曲谱，你尽情欢乐吧！”又比如：王子乐怕应酬，好朋友也不多，遇到月亮的朋友请吃饭或开生日会，他多半不会参加，最多负责接送。

但长江就不同，他没时间也找时间陪月亮参加，他说：不能令月亮没有面子，尊重月亮，便要尊重她的朋友。

这令月亮最开心，最感到。

再比如：月亮自己个人的生活习惯，长江也不会试图改变或干涉，月亮洗了头，长发未干便倒头大睡，长江不会拖她起来，硬替她吹干。

珍珍向长江提出过问题：“你和月亮闹着玩的，还是认真？”“我不大明白。”长江握着月亮的手。他们正和珍珍，南方一起在吃下午茶。

“我的意思是：你们将来会不会结婚，你会不会娶月亮？”“当然会，不结婚为什么要一起生活？”“也不是理所当然，有不少男人只有兴趣和女朋

友同居，从未想过要结婚。”“我不是随便和女人同居的人，你想想我以前传过绯闻没有？别说和女朋友同居，连拍拖也没有，月亮可说是我第一个情人！”“这样说，你很爱月亮，将来除非不结婚，否则新娘一定是月亮？”“不错，在这方面我比较保守，我也不能同一时间爱上两个人。同居是两个人的适应期，如果相处愉快，结局自然是结婚。”“你们相处愉快吗？”“我本人十分满足，你呢？月亮！”月亮反握长江的手，朝他笑着：“他很纵我，我很开心！”“你们既然到达非君不嫁、非卿不娶的地步，而月亮是你将来的太太，你怎会任由她继续和其他男孩子约会？你不妒忌的吗？爱一个人不可能没有妒忌心。虽然，月亮只是贪玩，并非滥交，但……。”“珍珍，刚才你已经说了月亮只是贪玩，并无其他。月亮喜欢玩，我为了妒忌，把她收藏起来，就算我用钻石笼把她关住，她也挺多是只钻石鸟，她年纪还轻，要关住她，很残忍，她要玩就由她玩去，我没权夺去她的自由！”“你完全不担心有人会把月亮抢走？”“担心的，其实我也妒忌的，不过，我想过了，第一，我应该对月亮有信心，她只是贪玩，并不是滥交，男女相恋应该互相信任，彼此坦诚，不应该诸多猜疑，若女朋友要变心，其实用铁链锁住她也没有用。如果月亮找到或遇到一个比我更好的，我不会从中作梗，一切以她幸福为重。不过我并不相信月亮在有了我之后，还会爱上另一个比我差或是相等的人。”长江把月亮的手拉近，吻她的手指：“我对月亮有信心，我绝对信任她！”“好伟大！”珍珍啧啧称赞地说：“月亮，你有什么感想？”“好开心、好感动！”月亮靠近长江：“想哭！”“傻女！”长江怜爱的拍拍她的脸儿。

“哎唷！幸福到……痹……呀！”珍珍叫着，一会，她喃喃的：“月亮真好运，每个男人都疼她。我连半个也没有！”“也不是每个男人都疼我，别忘了我是被王子乐赶出来的。你等待，将来也会遇到一个真心爱你的人。”月亮安慰她。

“我不明白王子乐怎能忍心把你……。”“唏！这儿的斑戟很著名。”长江连忙把话题截住：“我们叫四客不同味道的，分着吃……”长江着着实实令月亮过了一段幸福、满足的日子。

农历年尾，月亮忙得不可开交，因为《幸福花》拿到好档期，安排做贺岁片。

公司安排一连串的宣传攻势。

试片：招待娱乐圈各界、招待记者、首映慈善筹款，邀请高官及社会贤达。演员、导演上电视、上电台，参加各项公开活动。

多见报、多出镜、接受各周刊访问、拍照做封面人物……。

这天，月亮要到电台接受“趣味心理测验”节目的邀请当嘉宾——也是宣传计划之一，长江因为要录音，提早送月亮到电台，月亮便到 CANTEEN 喝咖啡。

大家都看住她跟她打招呼，封面人物又是美女，自然受人重视。

“月亮，”后面响起叫声：“我可以坐下陪陪你吗？”月亮回头一看：“珠姐？请坐！”珠珠坐下：“午饭还没有吃，吃点东西，六点有外景！”“珠姐特地来这儿吃午餐？”“当然不是！我现在别说饭盒，就是面包也可以当一餐，怕肥。我今天来表面上是嘉宾，其实是替工，有个主持有急事要去加拿大，电台请我代她一个星期，酬金不多，但也顾不了，大小通吃，刚做完节目。我以前在电台做事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月亮摇一下头。

“十几年前的事了，你那时还小，不过看样子你也不大听电台节目。”“不

单是电台，而且电视台，港、台电影我也没看过，只看西片。我看第一套港产片是看王子乐的英雄片，想不到就这样着迷了，还进入娱乐圈。”“王子乐其实不错，脾气猛烈些，没有什么交际手腕，但胜在人够真、念旧，心地善良，不埋堆、不搞小圈子、不戴假面具，和他交朋友不用提防，他不会一碰面就搭肩搭背，但也不损人利己！”“他优点的确很多，但不适合我！”月亮垂头搅动杯里的咖啡。

“你和长江在一起，开心吗？”“好开心，天天都是节日。”月亮一提起长江就神采飞扬：“他很疼我，很宠我！”“这些日子，我发觉你真的很纯，口德好、心肠好，所以，有句话我不能不说。”珠珠正正面色：“当心长江，他外里不一。”“怎样外里不一？”“我说了怕你恨我！你们正在热恋，我的话，你不会听进耳里！”珠珠用眼尾瞄她。

“我不会恨你，但我未必相信，珠姐，告诉我，听听不碍事！”“长江在这个圈子，时间比我还长，就算出道早，年纪也不轻了，就是长的嫩。这几年他可就意气风发，锐不可当，以前他发霉的时候，嘿……有很多人不清楚他，我对他比较了解，因为以前我们住在同一区，只隔一条街……他最会利用机会、利用人，甚至生死之交、情如手足也不例外……。”“不，珠姐你也许误会了，他对朋友很好，他有许多朋友，他常说：人最重要有朋友，他不会利用人，真的不会。”“不会就好！最重要的，还是你不要被他利用了！”“他利用我什么？我没有钱，影坛新人，知名度又比不上他！”“算了，或者，我们换一个话题，好不好？”“好！”月亮真是不相信她的话，但珠珠今天的态度全变了，以前很虚伪，碰面或者冷言冷语单打几句，或做蔡妮的应声虫，但今天她的态度很真诚。“你小弟在外国念书好吗？”“不好，说来话长，你时间不多，还有十分钟便要上‘趣味心理测验’！”“你知道？”“我在这儿做替工，自然知道，而且最近你是城中红人，等会别向大堂走，一定大批记者等着你。”“既然如此，你长话短说。”“你真好，都记在心上。小弟去了外国一个月，有次在电话里哭。他从小懂事，不撒娇，不给我惹麻烦，听了他的电话，我就慌，马上乘飞机去一看，哎！不对劲，那宿舍距离学校远不是问题，他未天光便起床搭巴士、走路，后来我替他买部单车。但宿舍环境实在太差，几个人挤一个房间，小弟挨得住，吃也不计较，但和他同房的一个黑鬼，这小鬼不单止吃大麻，一有机会便撩小弟，原来他是基佬，小弟受不了，我马上替他搬地方，现在情况好多了。但换地方、来回机票，又因为我突然跑了失去一部戏，损失很大，所以回来拼命抓银，什么都拍，什么都做。”“天天开戏？”“我不是当红炸子鸡，大配角罢了，像我这类演员，多的是。过去自己不好，人缘差、人差、表现差，很多导演都不肯用我！”她家庭负担重，又有个留学的儿子，月亮不禁看她双手，她平时不管什么日子，一定戴一只金表、一只碎石钻戒，右手一只圆形镶小钻的翡翠指环，那块圆玉，听说有名堂，值钱的，如今一双手就剩下一只碎石小钻戒。

也许月亮太率直，不懂顾忌，被珠珠发觉了，她连忙用手按住手腕：“我那手表拿去检查，例行的，每年一次！”她哈哈笑着。

“如果你等钱用，不要客气，我有小钱存在银行，不等用！”“我大小通吃一轮，差不多已恢复元气。”珠珠眼眶一红：“我们才只合作过一次，我一向对你有损无益，你也不用大为我担心，我不值得……。”“月亮，拍张照片！”一位男记者进来发现月亮。

月亮很合作，给他拍了。

“我想替你做篇短访，五分钟，好吗？”“哎唷！你还有三分钟便要进录音室，还不快走，由这儿去录音室要四分钟，你得跑着去……还看？怕我没钱请你喝杯咖啡？快走，快走，访问改天！”珠珠就这样给月亮解了围。

晚上公司请南洋片商吃饭，月亮趁空问小王：“最近珠姐的情况你知道不知道？”“知道！她为了供儿子留学，她小妹不争气又要堕胎，她已卖、当、借了。听说快要向大耳窿伸手求助，哎！这个女人！”“借贵利一世就难翻身！”“她自讨的，一天到晚做蔡妮的跟尾狗，多口又搞事，乞人憎，她在这行就快站不住脚！”“她没有和蔡妮在一起，人也似乎改好了！”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……老板找你……”月亮在床上老是想着珠珠那条光脱脱的手臂。

“宝贝，”长江举手轻抚她的长发：“睡吧！明天一早你约了吴导演。”“我很担心珠姐！”“她出道十几年，什么风浪没遇过，她自己会应付的。”“这次她应付不来，小王说，她快要向高利贷借钱了！”“也没办法，”长江笑笑：“那是她自己的麻烦，外人帮不了她。”“我正想帮助她。”长江弄着她的发尾：“怎样帮助她？叫陈老地板开套青春片让她做女主角，扮个十六岁的纯情女学生？”他哈哈的笑了出来。

“你笑她老？”月亮捶他又搔他，两个人玩作一团。

后来月亮倒卧着喘气：“不来了！你欺负人！”“生气了，”长江忙跪到她身边：“有没有弄痛你？对不起！我玩着就忘形……”“生气？”月亮出其不意又搔他一下，他笑着倒在床上。她说：“好难了！我这么小器量？说真的，我想借五万元给珠姐。”“五万元？”长江马上跳起身，跪在床上：“五万元不是小数目，珠珠这个人信用差，她可能借了不还！”“她想向蔡妮姐借五万元，好明显，她有了五万元一切就解决了，应该可以帮到她。

现在她拼命工作，生活很快会好转。”“你们只合作过一次，而且，她又站在敌对地位，常欺负你，你想清楚，她值得你帮她？还有，她真是借了钱不还！”“她始终要还的，她小弟念完大学，会赚钱，她的妹妹个个完成学业，她生活就富裕，自然有钱还给我。”“等她一家人出人头地，哈！”长江拍一下额头作晕状。

“我能等，反正钱冷冰冰放在银行我又不急着用！”月亮两手一推，他倒卧床上。

他爬起来，面对面的：“你存了很多钱吗？”“不多，足够可以帮助朋友。”“她不是你朋友，是对头，不要黑白不分好不好？”“敌人也可以变朋友的！”长江搔搔她的鼻尖：“你既然有那么多钱，借些给‘哗！”月亮双手捏他的耳朵：“你赚那么多钱：出唱片、开演唱会、登台……条条大路通罗马，还不够？啊！还不够？”“钱是赚了点，不如你想象的多，况且我开支大，那些要命的衣服：登台的、日常出外穿的……一屋子；我还要养父母、姐妹家人……亲戚……”“好吧！好吧！”月亮拍着他的脸：“等钱用，不用愁，我必倾尽所有支持你。我明天写张支票，用信封封好，你派人替我送给珠姐，但这件事连送信人也不能知道内容。”“好吧！”由于长江日渐走红，公司派了许多人侍候他：秘书、私人助理、随从、经理人、司机……。长江突然由枕上叫：“月亮！”“嗯！”“我有话要说清楚！”“说吧！”“我不是干涉你的私事，也没有权利制止你帮朋友，我只是为你有点不值，你的钱是拍片、挨更抵夜赚回来的……”“我明白你疼我……关……心我！”“帮助朋友是一件好事，我不会反对，你不要以为我冷酷无情。月亮，喂，月亮，你同意吗？”

月亮已经呼呼的睡着了，当她决定拿出五万元帮助别人，便心安理得的酣睡了。

“激死！无忧草……。”第二天，长江送月亮去赴约，和吴导演吃早餐，不！是正常人家的午餐了。

这个约会，是《幸福花》拍煞科戏时约订的。

吴导演满面春风——他不常这样子开怀，沉默时候多。

“《幸福花》的卖座很好！”“真的！”月亮当然也高兴：“人家说农历年档期最好，水准差一点的戏也不愁没人看！”“除了卖座，口碑也好，最重要是叫好叫座，缺一不可。文艺片能卖满堂红，就叫大家跌眼镜，文艺片通常是票房毒药。”“我们应该开个庆祝会！”“老板已经准备摆庆功宴，而且大洒金钱，庆祝会当晚的抽奖节目，奖品可丰富了，而且数量多，几乎人人有奖，永不落空！”“哗！发达了！发达了！”月亮差点忘形：“不过上画没多少天啊！”“但东南亚一带的卖埠价钱极高，几乎是最高的。成本已经收回。这儿收入是净赚的，看形势，三千万不会少，老板还打算开拓美、加、澳市场。”吴导演交给她一个文件袋：“你看看，都是影评称赞你的，甚至有人称赞你最美丽最有演戏细胞，必会大红大紫……回去慢慢看，不过，不要太骄傲，还要不断努力，人家批评你，你视为教训，加以改善；人家赞你，当作一种推动力，要更向前、更上进。若人家赞你几句便飘飘然，或未红先骄，一定失败！”“导演，我明白的，其实，我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，只是好运：遇到好剧本、演到好角色、遇到好导演，这三方面缺一不可，特别是吴导演，如果没有你的教导、引导、严格要求，我到现在仍是三木美香，还谈什么成就？我根本不值得人家赞赏，我要学习、要体会领悟的事还多着，诚惶诚恐有之，未红先骄或红了便骄都不会！”“你懂得这样想就好。不过，你是有成绩的。我今天约你是为了另一件事，上次我不是说过要和你谈谈签续约的问题？”“是的，导演叫我千万别跟人签的。”“对不起，我摆了个乌龙，去年你和金像续约两年，每年拍片四部，可外借一部。

你只拍了两部片，你还有一年死约和欠两部戏。新合约要到明年八月才可以签，对不对？”“导演，我是出了名的乌龙王，我又没留意合同，导演说是，不会有错！”“你回去再详细看看，不过，他们也不会等到明年夏天才找你签约，特别是公司，会要求你提早续约。你都不要签，等你拿了最佳女主角奖，你的片酬会急升，现在太少了，不公平，你拍的戏都卖座。”“若我拿不到奖？”“被提名也算是被认可，当然和当选影后不能同日而语，但一定有加无减，只是加幅少些，到时无论如何，我会为你争取。”吴导演为了新片上映紧张死，戒了烟又抽烟，不过支数减少了：“还记得我会外借去拍王子乐的戏？”“记得！”“明天开工作会议，我想外借你和王子乐拍档，做女主角！”“吓！和王子乐拍戏？”真不明所以，提起和王子乐拍档竟然心“卜通卜通”剧跳。

“怎么？听见王子乐的戏就怕，以为又是那些挨打的小配角？这套片女主角不单只不用打斗，而且戏份不少，你一定会喜欢！”“我喜欢的，戏多少没关系，哈，换换新环境嘛！”“我一直没有问过你和王子乐的事，你和他最近有没有来往？”月亮摇首轻叹一口气：“偶然碰面，连个招呼也没有！”“其实，你签新合约的事，他可以替你作主，他很有主见！”“大概缘份完了，和长江一起后，根本没碰见过他！”“你仍然和长江在一起！”吴导演皱皱眉，捏一下烟蒂。

“一直在一起，导演对长江的看法怎样？”“我和他从未合作过。我脾气差，不能忍受完全不会演戏的明星。不过，我们认识已久，他很聪明，世界仔，会计算、识时务，十分上进，锋芒毕露，几乎只手遮了半边天，事业有成就，是成功人士。”“为什么全是赞赏？”月亮暗喜：“你很喜欢他？”吴导演干笑：“有时候，优点也是缺点，比如是颗闪闪巨星，但他根本不应该锋芒外露，太露会招劫招损。会计算是好，但太计算，弄得人家没一口好饭吃，严重会招惹仇家，轻则失去朋友。上进是好，太上进便是贪婪，贪婪会令人不择手段，而且得到太多，另一方面也会失去很多。做成一种假局，人家以为他很富裕，其实是外强中干……你不明白？我知道他赚了许多钱，人又节俭非常，他是很富有，但由于过份争取因而招致损失的钱也不少，这真是哑子吃黄莲，有苦自己知！”月亮觉得人家对长江有偏见，长江也说他太红，树大招风，没办法。

“每个人都不看好我和长江，认为我和王子乐才是天生一对，王子乐是好，但不适合我，我和他一起常有争执，总是我忍气、道歉、逗他。但我和长江一起很快乐，我很满足。”“月亮，自从我们合作过《春之梦幻》，我觉得你聪明，本质又纯，我一直把你当妹妹，我太太也是这样子待你。我说话不中听，但我为你好，长江有许多许多优点，做个暂时情人也无所谓，但付托终身……我真不知怎么说。”“我明白，导演是对我最好的了，况且导演还是我的良师。不过你放心，长江有许多朋友，一个朋友多的人，证明很多人觉得他值得一交。”“朋友多？你入行才两年，你所见所闻太少，你去问白莲、绮伶她们，长江入行那么久，称兄道弟的也快二十年，但他要好的朋友，有没有一个超过五年？他朋友多，但流水式的一批去、一批来，最初的兄弟，有多少个仍在他的身边？除非要依靠他为生。

他不断交朋友，是把小圈子扩成大圈子，他交朋友是要朋友把他捧得高高的在上，称王称帝。而有一部份人的确想和他交朋友，但也有人反过来利用他的名气。朋友多没有用，最重要有知己。他有没有知己？谁？或者他有一两个死党，但如他继续把利害关系放在第一位，他又能维持所谓死党多少日子？”吴导演摊一下手：“我说得太多，或许他对朋友没有真心，但他爱你，把你当自己人，他会为你牺牲一切甚至名誉地位？”“导演，他会，他真的非常孝顺父母，疼爱弟妹，他很顾亲情，他一定会待我好。

他根本已待我很好！”“凭良心说，长江真是一名孝子，对家庭十分尽责，人总有优点。”吴导演将话题一转：“我明天开完会，再跟你通电话。”“如果导演有空，明晚我想请导演和吴太太到长江家参加长江为我开的大食会，他要预祝我当影后！”月亮想起就笑：“他真傻，门儿也没有，将来落选，被人瘀死了。

不过难得一班好朋友聚头玩玩，导演就赏个面吧！”“好，说个时间！”“我刚好明天一天有空，长江是为我暂时停止一天工作，大食会由下午二时一直到后天天亮，嘻！玩通“我和太太下午二时至深夜二时之间，一定到。”月亮也赶回家去筹备明天的聚会。

有得玩，她就开心，何况影片卖座又好评如潮，特别对她的赞许，令她很开心。

长江深夜来个电话，为了明天的大食会，而要在录音室工作到天亮，他怕月亮等候他，叫她先睡。

月亮一个美梦接一个美梦，突然鼻子痒痒的，她翘翘鼻尖，转过身，这

回到耳朵痒，她摇摇手：“唔！赶走它……”“打令，甜心，未来影后……”耳朵痒，她忍不住咕咕笑，一阵花香，她睁开眼睛，哗！一大束红玫瑰，还凝着露珠。

长江吻了吻她：“我由录音室回家，花店还未打开门，我是第一个顾客，看，玫瑰多新鲜，喜欢吗？”“喜欢！你送我的都喜欢！”“那就亲一个！”月亮抱着他的脖子，火辣辣的吻他。

天未亮，站在花店门口等开店买花，这份诚意，怎不令月亮感动。

来得最早的人是华坚、孟加夫妇和一班武师，当然少不了大朱和大炮，月亮特别为他们准备了不少食物。

洪伟、小王、白莲、绮伶也陆续来了，而长江的同事、朋友也分批来。

孟加因为黄昏后有两组戏，所以特别早到，吃过下午茶和武师们先走，孟大嫂却留下来帮月亮打点一切。

今天的人客非常多，月亮的只占了少部份，是小半个主人，长江的客人也多呢！唱片公司的、经理人公司的、电视台的、电影圈的、商人、同事、其他歌手……幸而人客是流水式的，一批去，一批来，否则那二千尺不到的房子，怎塞得下那么多人？月亮相当高兴，第一当然是人多热闹，尽情玩乐欢笑，其次是几乎每个人到来，都赞她演出的《幸福花》好——卖座好、影片好，特别是女主角很出色。

“前两天我去发型屋，路上的人看见我就叫我丁翠湖、翠湖。最初我不知道他们叫我，后来我才记起，我在《幸福花》里叫丁翠湖！”“开心死你啦！”珍珍说：“就快有人叫你影后，影后，你才乐呢！”“我看好她！”编剧王说：“她今年真的会当影后！”“要是当不成就瘀死了，”珍珍故意气她：“现在就开庆祝会，好招积！”“不关我的事！”月亮喊冤枉：“我早就叫长江不要乱讲，新春大家联欢吃一顿不是很好，开什么庆祝会？落选了做头条新闻才惨，以后出门戴黑眼镜也没有用，一定要盖面纱！”“如果当选了呢？”长江搭住月亮的肩膀：“有没有人送我个好眼光奖？”“月亮今年一定会当选影后！”“对！哈公子是命相学家，就请哈公子看一下，月亮相如何、气色如何？”“好相！气色也好，特别是今年农历六月，六月最好，名望高。”“六月就是七月，七月影圈大日子，月亮真会当影后！”“哈公子，为什么不说月亮名利双收，当了影后，片酬十级跳……”“灯光暗，白天看清楚些……。”“月亮，恭喜你！”“亲一下！”“乘机讨便宜？可恶……。”月亮尽在笑，开心到不得了。

吴导演和吴太太十点钟才来。

月亮为他们留了两碗燕窝羹。

吴太太吃过东西便去和绮伶、白莲、孟大嫂她们聊天。

吴导演和月亮在屋子的一暗角。

“今天开工作会议，我提出你担任女主角，人人举手赞成，当然与《幸福花》有关。”“我可以演你外借的戏，太好了！”“对不起，我争取失败，因为有人反对！”“谁？”“王子乐！”月亮笑容完全凝住，鼻子酸酸的：“他反对？为什么？他有没有说原因？”“他……”吴导演欲言又止，似有难言之隐。

“他是不是怕尴尬？”“对，怕尴尬！”吴导演似松了一口气：“这也难怪他，王子乐拍惯了阳刚电影，但新戏他和女主角谈情说爱，就是别人他也会害羞，何况你们……他担心自己适应不到，演出差劲会影响整套戏！”“他太

认真，我就不担心，公还公私还私，况且大家都有了新伴侣！”“可不是，王子乐什么都好，就是太执著。月亮，很对不起，令你失望！”“导演，我已经知道你已尽了力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还会合作！”“会！”吴导演说：“下次我一定为你开套好戏，比《幸福花》还要更好的！”“真的？”“我喜欢开玩笑不认数吗？”“谢谢导演。”月亮又开心起来：“我想求导演一件事！”“说，别客气！”“你们新片的三四线演员订了没有，我是说女演员？”“没有，你想推荐谁？”“我希望你留一个角色给珠姐。”“珠珠？”吴导演不是聋的，《春之梦幻》拍摄期内发生的事，他也有所闻：“她对你不是……你们不是好朋友。”“她最近环境差，等钱用，她要供她小弟留学，她小妹仍未毕业，都要她照顾，导演，求你帮帮她。”“既然你要求，我不会拒绝，好吧！看在你面上，我帮她一次……长江呢？我还没见到他！”“他和几个同行歌手在玩十五、二十，他玩起来很疯……。”月亮和长江生活半年，十分愉快。

长江正在忙碌地筹备着七月底开演唱会。

场数比去年还要多，邮购热烈，加场又加场。

月亮拍完《受薪爸爸》、《两对佳偶》，而《我爱玛利亚》也拍了三分之二，遇上个急性子导演，进度奇快。

七月，月亮果然凭《幸福花》成为影后，她开心到手舞足蹈，念好的一段演讲词全忘了，在颁奖台上，就只会说：“谢谢！谢谢！谢谢导演！谢谢爸爸哥哥、谢谢男朋友、谢谢……谢谢大家……”后来公司为她开庆祝会，珍珍、南方他们都疼她，说她中用。

她还是乐，忘形地拥吻吴导演，吴导演被她弄得面红，吴太太反而拍掌叫好，大家大笑。

长江为她开玫瑰舞会，孟加为她开大食会、白莲、绮伶、华坚和洪伟也请月亮和长江吃饭。

吴导演答应戏一完，就请她吃饭。

电影公司乘机推出《两对佳偶》。

月亮一夜之间，声价万倍，红得亮了天，几乎所有周刊都请她做封面。

家中电话铃响个不停，都是来请她拍戏的，美丽、演技出色，还当了影后的明星毕竟不多，更何况大家都知道，月亮和金像电影公司的合约下月便期满。

陈老板当然更不会放过她。

里里外外不知道有多热闹。

月亮暂时是怎也不会签约，因为吴导演约好她下星期见面。

她相信吴导演会为她妥善安排。

她也懒得费心。

这天她到电视台接受访问。

月亮一下了车，便被影迷追逐包围签名。

长江跟着下车，因为月亮的衣服和奖座都在他手上。

他已腾出一只手来，准备签名，因为他所到之处，必有人要求他签名。

确有几个女孩子请他签名，但签完便静下来。他等着月亮签好名的影迷过来，但那些影迷签了名仍然缠住月亮，有些人抚摸月亮的长发，有些还摸她的脸，月亮一直笑眯眯。

长江越等越火，这种情形自他当红，特别近年，根本没有发生过，无论他到哪儿，和什么大明星、大歌星一起，要求他签名的人一定是最多的。以

前他和月亮外出，月亮也习惯了看长江受歌迷拥护喝彩。

长江表面笑哈哈不在乎，实在是个急性子，他忍无可忍，过去排开人群，一面把东西交给月亮，一面说：“够钟了，快进去！”他把月亮推入闸，那班影迷恼他：“嘘……嘘……”长江黑起脸，飞快跑上车去。

他整整气了一天。

嘘声还是第一次发生在他身上，以前听到同行被人嘘，他暗暗偷笑。

他不单只是最红、势力最大，既然是歌坛大哥，谁会嘘他？谁敢嘘他？今天，他竟然因为个女人被人嘘。

“早叫你别泡妞！”经理人哈哈笑。

“我是人，不是机器，也不是基佬！”“男人需要女人，是很正常的事，但我叫你不要带她招摇过市。”经理人是他堂兄：“所谓宁被人知，莫被人见，你和她太公开，有些歌迷会不高兴！”“怎会，大家都接受她！”“但如今她已跨过你的头，是她令你被人嘘，这证明在一些小毛头眼中，她比你更有份量！”“不可能！”长江眼珠一转，阴森：“没有人可以跨越我！永远没有！”

“你……”“放心，我好不容易才爬到今天，我不会栽在一个女人手上，绝不会！”晚上，月亮躺在长江怀里，长江轻抚她的秀发，月亮很享受，完全没有留意长江这几天绷起脸，没有笑过。

“你终于当了影后，你令我感到很骄傲！”“你是歌王，我是影后，天生一对，呵！”月亮咕咕地笑。这些日子，她到处受恭贺和赞美，虽然没有骄态，但免不了飘飘然。

“我记得你曾答应王子乐，等你拍了《幸福花》，拿了影后奖，证明了你自己的实力后，你会为他退出影坛。现在已证明你是位实力派的巨星。”“我确是这样说过，每个人努力之后，都希望知道成绩。现在我已经知道了，上街一下了车，马上围上人群，我怎也想不到，我如此受欢迎，哗！一下子签二三十个名，手都软了。但我不嫌烦，很兴奋、很满足。”“月亮，你已经如愿以偿，你个人利心不大，你会不会为了我……像你为王子乐那样……”“你要我退出影坛？”月亮抬起头愕然望住他。

“不！”长江马上转舵：“我只是希望你不要马上续约，停它一年半载！”

“为什么要停止拍戏？我们又不是有了孩子什么的。”“月亮，你不要生气……”“我没有生气，我为什么要生气？但凡事总有个理由。”“打令，请你听我说，第一：你这半年差不多拍了三部片实在太辛苦了，我不忍你这么劳累，希望你休息一下，充充电。第二原因：我是不想和你再分开！”“分开？”月亮就认真了，跪在床上面对他：“为什么要分开？”“我曾告诉你，演唱会后我要到欧洲登台，记得”记得，去多久？”“一两个月，乘车过边界也要花不少时间和车程？”“那么久？”月亮皱起眉头。

“上次我去美国登台，你不在，我天天想你，好痛苦！”“我更惨，孤单又寂寞，天天盼你回来，日子很难过。”“所以，这一次我要把你一起带去。”

“带我去欧洲？我不会唱歌又不会跳舞，我能去吗？”“为什么不能？我不是要你去欧洲劳动辛苦，是要你去旅游、享福。当然，我是自私的，我想你留在身边。”长江捧着她的脸：“听过读万卷书，不如行万里路，人不应该永远窝在一处做井底之蛙，应该多出去观望这个世界。辛劳了几年，好应该出外旅游充电。”“是的，黄宝宝、珍珍甚至伶俐拍完戏都会去旅行。”月亮点着头：“听说欧洲很美？”“好美。有花都、水都、花之王国、葡萄田，到处绿草黄花，还有时装、漂亮的鞋子、饰物。”“法国的时装、意大利的鞋……”

月亮仰头憧憬着：“我虽然不喜欢购物，但太吸引我，我会忍不住！”“欧洲不单只美，还很浪漫，在瑞士的湖边携手漫步，好诗意好旖旎！”“可以去瑞士滑雪？”“当然可以！”“那实在是太好了！”月亮拍起手来：“我喜欢雪！”

“但是，你一旦签了合约，便哪儿也去不得！你要乖乖地留下来，日拍夜拍，我们也只好两地相思……”“不！不会，绝对不会历史重演，我和你去欧洲，电影暂时不拍。我明天就告诉他！”“他一定会反对，你刚拿了奖，是棵摇钱树！”“我又没说退出娱乐圈，如果我这棵树还能摇，将来一样可以摇！”“对呀！你不单只漂亮能演，还有别人没有的青春，玩它一两年，二十二还不到，年轻得叫人妒忌，但，吴导演口才好，他会说服你签约拍戏！”“我就是不拍，我去了欧洲他还能怎样？吓……”“你真棒……。”这些日子，月亮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。

说得动听一点，她是长江的贤内助，私人助理，难听一点，跟班随从、侍役罢了！

长江哄她学习驾驶，半夜三更，公司的司机休息，月亮就做“柴可夫”。登台呢？吹头、更衣、茶水、吃喝、里外打点……全都要月亮。出国还好，出入像夫妻，受人尊敬也享受到太太的福利。在城中登台，月亮只有躲在后台默默地干，长江不会让她露光。

月亮从来没怨过，第一，长江口口声声说爱她、需要她，有事不放心别人去做，只信任她，令她受宠若惊。第二，长江很专一，除了月亮没有其他女人。

女人很奇怪，或者说，只是有些女人，只要爱人不变心、专一，那么其他的事情都可以不计较。

长江似乎对月亮很好，比如月亮喊闷，他马上请一班人回家吃喝玩乐、锄大D。

和长江在一起是不会寂寞的，他交游广、朋友多嘛！

这天，珠珠突然约会她。

长江劝她不要去：“上次你借她五万元，她收了谢谢也不说一声，好像你欠她似的。

这次想必她小弟又出事了，等钱救命！”月亮还是去赴约了，因为长江要开会，又上电台，她反正一个人在家闲着。再说，珠珠约她一定有事，如果她要再借钱，她银行还有些，冷放着利息奇少，拿去救人命岂非更上算。

大家见了面，月亮不想珠珠尴尬，马上展开话题：“最近怎样？看样子你瘦了，五磅？有没有？”“八磅！一天赶几组戏，小妹的事我也帮忙着，很难得一天可以睡八小时。”珠珠在叹气，两手放在桌下。

真的有困难，好像快支持不住，月亮便问：“珠姐，你要多少钱周转？看看我能否帮你的忙？”“你，以为我又要借钱？”珠珠摇摇头笑了起来：“就算我更不要脸，也不好意思再向你借钱。老实说，我们不是死党，连好朋友也谈不上，你没理由借钱给我。上次我收到你五万，好意外也很感到，当时我真是走投无路，小弟用光我的和家里的钱；小妹又遇上个坏人，和他分手竟然要分手费，小妹受不住要生要死……”“为什么不报警把那坏人送进牢里？”“我父母也是这样说，他们不想拖死我。但做娱乐圈这一行，一报警就见报。”珠珠哽咽长叹：“我倒无所谓，三十几岁人没做过什么好事，但我小妹才十八岁，事情扬出去，以后她怎样做人？想无可想，只有走借贵利那条路，但我爸反对，怕我从此脱不了身，但妹妹天天搞花样自杀，我没疯了

算好运，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你的钱来了，讨价还价他结果收了五万元。本来他开口要十万，他以为娱乐圈中人个个是百万富翁。”珠珠苦笑：“他不相信我是个大咖哩。”“其实这种事，孟大哥可以帮到你！”“是的，但以前孟加看见我都不打招呼，我人衰名臭。总之，我妹妹的命，是你救回来的！”“不要这样说，太严重了！”“我一直不敢见你向你道谢，我太惭愧，没脸见你。我只有拼命赚钱，唯一的心愿是储够五万元还给你！”珠珠双手递给月亮一张支票：“请收下，大恩不言谢了！”“我不等钱用，等你有多余钱才还给我吧！”“不能！不吃饭也得还你钱。你一年没拍戏没收入，我已经负累你了！”珠珠按着月亮的手，紧紧的：“你不单只救了我小妹，还是我的恩人，你不断向导演推荐我，让我有戏拍有钱赚，有工作有收入，生活不断改善。”“大家都说你演戏认真，工作态度好又负责。”“那当然啰！我自己不好有什么关系，但我不能令你没面子，人家会怪你把垃圾推给他们。”珠珠面皮放松，掠过一丝笑意：“月亮，我快要过好日子，大弟去年毕业，一直有赚钱养家，大妹今年毕业，两个月前也找到工作，家里已经有三个人赚钱。小弟好本领，找了两份兼职，已经不用我再寄钱给他。等我们生活再安定些便送小妹出国留学，因为经过那件事，她变得很消沉，给她换个新环境，对她有帮助！”“别等了，要送马上送，要多少钱，看我够不够……”“不，不可以了，月亮，你再给我钱，我会退回去。”珠珠很认真：“你真是娱乐圈中的莲花、美丽、人好、心好、又有口德！”“口德？”“上次我在你面前把蔡妮说个一钱不值，你答应不传出去，果然保守秘密，一字不提！”“你怎会知道？”“娱乐圈是是非之地，什么事瞒得了？你人真好，我在你面前真的无地自容！”“珠姐，别这样说嘛！其实，人与人之间应该少点仇恨多点关怀。特别是同行，外面的人已经看不起我们，我们应该更团结、更自律！”“是的！我正在不断改过，希望即使不成好人，也不要做坏人。”珠珠关心地问：“最近生活好吗？你拿了影后奖便不接戏拍，大家都觉得可惜，是娱乐圈、更是观众的损失！”“最初只是计划休息半年，但长江常出外登台，他每次登台一定要我陪他，我自己又喜欢旅行，于是一天拖一天。”“长江最近可真红，简直是乐坛霸王，无人能敌。自从你和他在一起更加名利双收，他一定很疼你，爱你如珠宝。”“他的确对我很好！”“当然好，否则你怎肯为他牺牲事业，我真多余。你们什么时候结婚？”“结婚？”月亮一愣。

“当然啦！对于女人来说，只有事业和婚姻两回事，你既然不再拍戏，最好结婚。

至于长江，他年纪不轻，事业成功，又赚了那么多钱，应该是成家立业的时候了！”“对！先立业、后成家，”月亮老老实实的说出来：“但他从来没有向我提结婚的事。”“有些男人不热衷结婚，除非迫着来！”“要我迫他？那不大好吧。”“不是要你用枪迫他。”珠珠笑起来：“比如你有了孩子，大部份男人视子如命，若你怀孕，你不肯嫁，他反过来迫你结婚，谁愿意自己的子女做私生子？喂！月亮，你减肥？你一连喝两杯柠檬茶都不下糖。”“减肥？没拍戏是胖了一点，不过，我不会减肥。最近很奇怪，渴睡又喜欢吃酸，我可以一口气吃下两个柠檬……”长江醒来，看见月亮含笑坐在床口。

“早安！心肝！”长江揽着她亲她。

“还早，下午了！你一躺下床便熟睡十小时。”“录音可要命，一星期没碰过床，偷空靠在墙角睡，非人生活！”长江打个呵欠：“没人找我吧！”“有个姓蔡的找了你许多次，他说昨天找你半天找不到！”“我关了机在录音室。

姓蔡？啊！他有没有留话？”“他语气很紧急，要我叫醒你，但我怎忍心……”  
“我打电话给他！”“我去给你开中饭……”月亮回房间，看见长江正在穿上衣。

“吃饭了！”“大件事，还吃饭。你为什么不叫我听电话？”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“回来再说！”“你回来吃饭吧？我有很重要的话跟你说！”月亮在长江后面。

“通电话！”他一挥手就出门了。

他这么一去，六晚没回家睡觉，当然也没有电话回来，月亮也找不到他。

星期一晚，他像斗败公鸡似的回来。

“发生什么事，你不声不响，我还以为你出国了呢！”“你没看新闻？我破产了！我一夜之间不见了近两千万。”“两千万？怎么可能？你一向勤俭节约，又不赌博。”“股市大崩溃你不知道吗？”“原来你把钱都拿去炒股票……”“我说过不喜欢守死钱，喜欢投资，市道一直急我，谁知……”长江一摊手，眼泪汪汪。

股票风暴，无人不知，月亮安慰他说：“金钱身外之物，况且你当红，很快会把钱赚回来，不要再说不开心的事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”“什么好消息？你买了黄金？把黄金守住，老蔡说始终黄金最保险！”“你知道我一向不投机……”“不是投机，是投资！你到底有了什么？”“无价之宝！任何正常男人都喜欢的！”月亮翘翘鼻尖，意气风发：“我怀孕了！”“吓？”他眼睛圆碌碌：“你不是说一直有吃避孕丸吗？”“我是有吃药，但我大头虾，常忘了！”“啊！”他没什么反应，但月亮向来不懂“观人于微”，她挽住长江的手臂，把脸贴住他的肩：“我们什么时候结婚？”“结婚？无缘无故结婚什么？”“无缘无故？我有了孩子，我有了我们的孩子，为了孩子的将来，我们不应该马上结婚？而且越快越好，我已经有了一个多月。”“月亮，你不要搞笑好不好？我刚受伤，损手损脚，不是小伤，是重伤，你不帮我，还要我结婚？”“就因为你失了许多金钱，所以才要办点喜事，让你开心些。”“现在最令我开心的，是拼命赚钱，最好一下子把损失的钱赚回来。开演唱会，今年我开第二次演唱会，我要争取！”“你开演唱会和结婚有什么冲突？”月亮推开他，他太令她失望。

“冲突可大！影迷知道我结婚，会伤心失望，她们可能不肯买票，不再支持我，我更损失惨重！”“谁都知道你和我在一起。”“知道没关系，结婚万万不可。月亮，宝贝，在这重要关头下，帮帮我，暂时别提结婚的事。”“我肚里的孩子怎么办？”长江一手轻抚她的长发，一手拥紧她：“你已经超过二十一岁，人又聪明，你会知道应该怎样做，我绝对尊重你的决定，你喜欢怎样做就怎样做！”从王子乐的事件，月亮学会了爱护对方，互相忍让，不应该一意孤行，凡事都要退一步替对方设想。

她明白做一个超级红歌星不容易，成功便有所牺牲，她也觉得自己怀孕不是时候，如果长江不是在股票市场上跌了一大跤，知道她怀孕还不迫着她结婚？男人都喜欢孩子，更何况长江年轻不轻。但他现在最重要的事，是要多赚钱，再开演唱会，会给他带来一笔财富。若在这重要时刻，突然宣布结婚，歌迷不体谅不肯买票，演唱会由二十场变为十场怎么办？结婚的事暂时就不提，反正长江爱她，只要孩子出生前，举行婚礼，也不会影响大局。

白莲陪月亮去见了一位最著名的妇产科医生，作了全身检查，准备请他将来接生。

吃了晚饭才回家，洗过澡靠在床不看电视。

长江回来，看见月亮便紧张地叫着：“你为什么躺下来休息？”“看电视嘛！”“我打电话回来，阿福说你已经去了医生处，其实我应该陪你，你一个人去我怎放心，但又不知道你去找哪一位医生？情况怎样？”长江坐在床边，单手抚她的脸、她的手。

“医生说一切正常，我身体很好！”“你身体的确很好，刚做完手术依然面色红润。”长江递给她一束鲜红玫瑰，他一直放在背后：“要你为我受苦，值得奖励！”“现在不辛苦，将来生孩子才苦！”“将来还生什么孩子？你今天不是已经把孩子打掉了吗？”长江很愕然，脸上透着苦恼的神色。

“你说尊重我，一切由我决定，原来是要我打胎？”月亮手上的花跌落地，她好意外。

“你已经同意我们暂时不结婚，不结婚没有理由生私生子！”“只是暂时不结婚，孩子还有八九个月才出世……”“虽然是暂时，但这两三年内，我也不能结婚，因为大约三年后，我的事业会走下坡，其实现在已经有人迫得很紧，幸而我运气尚好可以罩得住。所以我要趁这两三年，拼命赚钱，就算不择手段也在所不惜，我根本不可能在这个时候结婚生孩子，破坏我的前途！”“你只顾你的前途，不需要向我负责吗？”“我当然对你负责，我辛辛苦苦赚钱干什么？还不是要你将来过丰衣足食的日子？”长江安慰她，也在说服她：“月亮，你还年轻，就算三年后我们结婚生子，你也只不过二十四岁！”“但我现在已经有了孩子，那是我们的爱情结晶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”

“我当然爱你，你知道你是我唯一最爱的女人。”“如果你爱我，你不会忍心杀害自己的亲生骨肉。”“他现在还未成形，无知无觉，现在不要他，总好过你到外国生孩子，孩子出世后又见不得光，在外面偷偷摸摸养，那对他伤害才大。”“我没打算在外国生，医生我已经找好了，就在这儿生。”“那怎可以？你不是同情我，答应我暂时不结婚？”“婚可以暂时不结，但孩子我一定要把他生下来！”月亮坚决的。

“那你是反过来害我，虽然不结婚，但你挺着个大肚子在家里进出，记者怎会不知道孩子是我的？”“记者当然会知道，你红，知名度又高，每天都有记者跟在你的身边。”月亮有自己的见解：“孩子本来是你的，你不会连孩子也想否认吧？”“我被迫要否认，歌迷知道我结婚会伤心，未婚生子更伤心！”“你就知道歌迷，你心中有没有我？”“你不要呷干醋好不好？你应该知道，我爱的是你，她们只是我米饭班主。但如果我失去她们或失去一些，我可能站不住了！”长江显然也不高兴：“你要生孩子，好，你就到美国你爸爸处把孩子生下了，然后回来。”“那孩子呢？”“他怎能回来？家里有个孩子人家不生疑、不追查？我又不是无名小辈。”“我不能留下孩子！”“也好，你和孩子留在美国，我做太空人！”“什么？”月亮叫起来：“我们怎可以分开三年，那和分手有什么分别？”“月亮，你不能那么贪心，要我，又要孩子。其实，我们目前实在不适宜有孩子，将来我们再成家立室生儿育女吧！”

“连亲生骨肉都不要，冷血无情，”“你又不是第一次，王子乐的孩子，你不是也打掉？趁年轻多做事，多享受，何必受儿女所累？”“就因为我打掉王子乐的孩子，我很后悔，我再也不想堕胎了！”“那你对我太不公平了……。”佣人请他听电话，长江出去，月亮一肚子气，心酸酸的，很难受。

长江一会回来，兴高采烈：“我可以开第二次演唱会了，这是千方百计争回来。你睡觉，不用等我，开演唱会有很多事要做……。”长江大概是忙

昏了头，一个星期没回家，电话来过两次都是说决定要她马上做手术，不能拖，他始终不想要孩子。

记得她当了影后便停拍戏，好多人都有话说，其中包括白莲、绮伶、孟加夫妇、吴导演、甚至英姑和一位年轻女记者，他们都认为月亮不值得为长江这样做，还把长江的缺点一一数出来。大家一致不看好长江：他自私、无真爱，不是个值得付托终身的好对象。

月亮一直觉得大家对长江偏见。

事情发生到今天，长江竟然要她在孩子和他之间，选择其一！

他不介意她和孩子留在美国，等于不介意分手。

月亮想了一个星期，决定和长江分手，保住孩子。

她和她的好朋友商量过，很意外，大家意见一致。

他们都赞成月亮和长江分手，发展事业，但反对把孩子养下来。

“唉，世界乱纷纷，难有平静安逸之上，孩子生下来如果担保他一生快乐就好，要他受苦，又何必呢？”白莲说。

“无论本地外国，私生子始终不为全部人接受，私生子要承受一些人的歧视和排挤，他比正常孩子要多受许多苦。”绮伶说。

“每个孩子都应该有一个美满的家，有爸爸有妈妈，这才会幸福，不要给孩子一个破碎的家。”英姑说。

“除非你有富裕充足的金钱，否则，一个女人带大一个孩子，是很困难的。你要去拍戏赚钱养他，生活或者无问题，但教养呢？你有时间给他足够的爱？”吴导演说。

“你那么年轻将来一定会结婚。你的丈夫接不接受你的孩子？好了，他接受他又爱他。但你们会不会再生孩子？你丈夫爱他的孩子多一点，也无可厚非。你的孩子便会受到薄待，那对他岂非更残忍？”年轻女记者说。

“为什么要为这种人生儿育女？不值得，你带着他的孩子，说不定将来还会惹上麻烦。”孟大嫂说：“如果那男人爱你，一定不会让你去堕胎。如果我去堕胎，你的孟大哥一定打死我。以前王子乐也是因为你打掉他的孩子而心痛，把你赶走……唉！总之长江并非真心爱你，断了就断了，何必留条尾巴？生什么孩子，赶快把他打掉，时间拖长就危险！”“我并不认为你嫁长江会幸福！”孟大哥说：“为爱你的人生儿育女！”

## 8

吴导演做了月亮的经理人，在各公司竞争下，价高者得加上故主情深，月亮仍然签了金像电影公司，但片酬加了好多倍，又可外借拍片，外佬的片，吴导演也替她接了，片酬更惊人。

吴导演说：“你真是好运，今年外展的影后由外国影星夺得，本地影后是中国人的。

所以你还算是最新影后，加上你不拍戏更引起片商的注意，过去一年叫价日高。否则你从头来过，哪有今天的风光？”金像和月亮签合约，招待记者吃饭，月亮当席向记者宣布和长江分手。

月亮回答各记者的问题——“分手的原因是发觉我和长江从未相爱过！”

“我和他绝对不可能复合！”“绝对不会。请大家帮帮忙，以后别再提长江的事，我不会再回答任何有关他的问题！”有人问月亮会否和王子乐旧爱重燃？“也请别提第三个人。而且，众所周知，他已经有了女朋友！”月亮过她的新生活。

拍戏、也拍拖！

以前她对那些公子、名流不睬不理，现在她改变了，挑喜欢的来往，因此她也常出席一些慈善餐舞会，参加上流社会的活动。

这期间长江也找过她，她没有逃避，面对面的告诉长江：他们之间的缘份，随着孩子的失落而完结，她拒绝和长江复合。

月亮是改变了，以前是个朴素的女孩子，不拍戏时也不爱化妆，衣着简单。但现在开始买欧洲时装，甚至请时装设计师设计华服，出席宴会。

她不再一个劲的痴恋一个人，她不要求别人对她真爱，她也不会去爱别人，彼此投缘便交朋友：吃饭、看戏、看演唱会、看首映、参加舞会，仍会上一些高级的士高。

不单只衣服讲究了，生活也讲究起来。

总之高了一级。

她用分期付款的方法，买了一间小别墅式的房子：又买了一辆名牌跑车……。

她还请了个留宿女佣，女佣是孟大嫂介绍的，她很会照顾月亮，也像玉姐一样，会煲好汤会炒靓菜，比玉姐还要年轻，才四十出头。

陈老板夫妇视她如女儿，给她的福利最好，比如：给她请私人助理，为月亮打理在外一切事务；派了辆平治房车和司机接送月亮去拍戏、出外景，她自己那辆名牌跑车，心情好才开出去兜风。

陈太太又送了一部最新式（十二安士重）的无线电话给她，连电话费都可以开公司数。

月亮现在的生活，是简单而又乐趣多。

每天就是拍戏、拍拖……休息也不愁寂寞，因为有不少公子哥儿正在轮队等候她的电召。月亮的私人助理会为她安排。

虽然她和长江生活一年多，已经被迫学习了独立。但她心底，还是想依靠男人——只是依靠心爱的男人，但两次恋情失败后，她不相信还能够再爱男人。

她广交男友，但不玩弄感情。

比如那位刘公子向她求婚——“我们相识好像并不很久？”“足足两个月了。”刘公子说：“其实时间并不是问题。你和我在一起开心不开心？”“开心！”受气还会和他来往？“开心就够。所以，我觉得我们应该结婚，婚后我保证你一定更快乐。”“我绝不怀疑，但短期内我不打算结婚！”“我知道你要考虑，我可以等，你大概还要观察我多久？”“我根本没想过要结婚。”月亮悠悠地：“我事业成功、生活愉快，我很满意目前的生活。”“但人总要结婚！”“我当然要结婚的，我不是做修女的人，心不静、人不静。”月亮说道：“我十七岁离开学校门口，几个月后进娱乐圈，我想，玩十年应该很够，真的要定下来做个贤妻良母。”刘公子面色一沉：“你还要玩五年？”“唔！足足五年！”“我不能等你五年。”“你年纪还很轻嘛，五年后刚过三十，男人三十岁结婚不算迟。”“不结婚也可以，我们先同居，看看两人能否适应，打好结婚的基础，你不反对同居吧！”“反对！”月亮毫不考虑：“同居、试婚都反

对，若要同居何不索性结婚？”“但你不肯结婚，我又不能等五年。月亮你要我等五年实在很残忍。”“我没叫你等我。”她笑起来：“我对谁也不会要求等我五年。开心，继续交朋友；不开心，另外交朋友，你可以去交别的女孩子。我常说不要死守住我，除了你，我还有许多男孩子追求我。”“但你最喜欢我！”“我喜欢所有的男朋友，不喜欢不会跟他交往。由于各有优点，喜欢的程度也有不同，但差别不大。”“外面传你很花很浪漫，那是真的！”“你可以这样说。我怎样对你，也一样对其他男友！”他闭紧嘴，不知道是呷醋还是恼怒。

“对我不满意，是吗？”“如果你答应我的婚事，我可以不计较你的过去。”他语带威胁。

“很感谢你对我的慷慨。不过，这两三年内我不会结婚，是不会改变的。”“我不能等五年！”“另交女朋友！如果你喜欢追求明星，哪一位？或者我可以帮忙，我希望我们仍是朋友！”“做不成夫妇，”他老大不高兴，迫着来：“就不可能再做朋友！”“我们就这样绝交，真可惜！”“月亮，你……。”“别了，刘公子……。”这件事很快便传了开去，由于月亮态度强硬，其他公子哥儿，再不敢提结婚或同居的事。

月亮生活更自由、更写意。

月亮是个不喜欢理人闲事的人，但无意间，她三度做红娘。

她给白莲介绍了位中年牙医，这位牙医妻子早逝，两个女儿都在外国。

一位广告设计师本来是追求月亮的，但月亮嫌他条件不够，日渐疏远他，而每次赴约月亮都带着珍珍。珍珍对他十分钟情，因为他三十一二岁，外表不差，还是一间广告公司的老板。

后来月亮索性退出他们的约会。

珠珠的男朋友是这样出现的，他年近四十，在美国开餐馆，回来开鱼翅酒楼，开张请月亮剪彩，并送一席价值一万五千元菜请月亮试食，月亮便把她的老朋友请来，珠珠也在其中。

酒楼老板早年曾娶美国女人为妻，因他忙于工作，她先红杏出墙，后挟带私逃。他便发誓再娶一定要娶中国人。

珠珠近年越变越好，拥有中国女性的优良传统。

于是，就这样出现了三对。

这天，邓医生在余老板的酒店请吃饭。

座上当然有月亮，月亮没带男朋友，单身出席，理由是怕麻烦，不想分彼此。另外还有白莲、珠珠、余老板、珍珍、李米高、绮伶夫妇、孟加夫妇，英姑是想找月亮访问，适逢其会。

一席共十二个人，好不热闹。

“邓医生，你和莲姐什么时候结婚？”月亮问。

“我已经求婚了，白莲小姐还没答应！”“这年纪结婚，不是件容易事。”白莲内向害羞。

“这年纪结婚最好，还赶得及生一两个孩子！”孟大嫂说。

“对呀！白莲，快答应邓医生的婚事吧！”孟大哥附和妻子。

“珠姐，你呢？”月亮又问珠珠。

“他从来没有向我求婚！”珠珠倒坦白。

“余老板，你不喜欢珠姐吗？她不够好吗？”“好，好！”余老板笑咪咪。

“你为什么不求婚？”“嘻嘻，珠珠说，多观察、多培养感情……。”“我

想，该轮到我们的了，”李米高倒也大方：“我认识珍珍时，她刚签了两年死约，一年生约。珍珍想婚前多演戏，赚点零用钱……。”“是储佣金，你变心时也不致于身无分文，”英姑就笑：“可是，珍珍？”“他自己也不想太快结婚。”珍珍说。

“心还没有定下来，十五十六，想碰个更好的？”“珍珍已经很好了！”月亮说。

李米高望住月亮笑：“我碰过月亮钉子也知道好歹。我不是另有企图，只想多花点时间扩充公司，现在是小公司，三年后应该稍有规模的。那时候我三十五岁，先建业后成家，大家认为不应该吗？”“应该！”孟大哥赞赏说：“做人应该有计划，况且，珍珍还年轻，三年后结婚绝不太晚。白莲就应该加把劲了！”“其实，这桌子上最有问题的是月亮。”英姑没有忘记今天的任务。

“我有什么问题？”“我算过你的男朋友，最少也有两打，你到底喜欢哪一个？”“三十个，每天轮一个。”月亮说：“三十个我都喜欢，不喜欢就不要勉强在一起。”“你很花心，一个人爱三十个。”“不是爱，是喜欢。心是花些，但未婚前花心不是罪！”“你一向认为自己是小女人，要依靠大男人，为什么又不肯和人同居？”“失败两次，把我吓怕了！”“失败？”席上有人提出疑问，很难相信，失败这两个字会发生在这年轻貌美的影后身上。

“王子乐把我赶出来的，还不算失败？”“唏！”英姑截住她：“起码长江是你抛弃他，你一声不响离开他，他还到处找你，向你求谅，怎能算失败？”“不算不算！”珍珍和珠珠不约而同地叫着。

“抛弃月亮的人，一定是个傻瓜。”邓医生说。

“根本没有这回事，”白莲维护月亮：“她常开玩笑，你知道的！”“月亮，你择偶的条件可不可以告诉我们？”李米高是被月亮请出围的，他一直想知道自己有何不及他人之处？“很简单：疼我、宠我，当然还要爱我！”“不管他是圈内人还是圈外人？”“都无所谓！”“但你最近似乎特别喜欢和公子哥儿来往，”英姑问：“是不是想嫁入豪门？”“从来没有想过对方的出身，只要他有学识、人品好，当然要养得起我，婚后我退出影圈，生儿育女，做个好妻子好妈妈！”“那些爷儿们都喜欢娶明星，”珍珍不以为然：“但是那些所谓大家族，仍然歧视演戏的。”“因为以前的乞丐也可以参加科试，只有戏子不能考状元！”“我们长久以来都被歧视。”“我们不能否认娱乐圈有败类：比如出埠外卖，甚至在后台随便小解、吸烟、讲粗话……玩爱情游戏的……但好的女孩子更多，大部份都能洁身自爱。”“行行都有败类，娱乐圈不是表表者。”“其实，那些千金小姐，吸大麻、搞同性恋、性滥交的情形更严重。”珍珍说。

“但那些豪门富户，看的是表面，但求门当户对，那些所谓家长，顽固、封建、霸道又肤浅，娶个烂媳妇，活该的。”孟大嫂望住月亮笑笑：“幸而月亮的父兄也是商人，门户并不低。”“老实说，在娱乐圈中，我算是坏的一个，因为我先后和两个男人同居，底不够清。”月亮表明态度：“我不敢说永不嫁入豪门，因为，我大部分的男友都非富则贵，但我对入豪门兴趣不大，除非遇到个真正好男人。你们看，二十五岁之前的公子，绝大部分已承父命娶了富家女之后离婚。那年纪的男人是失匙夹万，不敢违抗家庭是怕分不到家产或分少了家产，这种男人要来干什么？超过三十岁的绝大部分有妻有子，我讨厌做第三者，离了婚有孩子的，我又不肯做后母！”“所以你只跟他们玩玩，

不结婚？”英姑问。

“不单只是他们，对全部追求者一视同仁，总之这五年内我只拍拖，不同居不结婚。

不过我不相信每一个富家子都那么窝囊，说不定我将来会做豪门少奶奶……”饭后，他们又到余老板新开的酒廊听歌。珠珠要开戏，先走。白莲明天早班，邓医生陪她离去，孟加拍通宵。只余下月亮、珍珍、李米高、孟大嫂和英姑，余老板是流动式的，因为这儿老主顾多。

大家喝酒、听歌，十分悠闲、写意。

英姑坐在月亮身边，任务未完。

“想不想听听关于长江的近况？”“他最近常曝光！”“表面春风，苦在心里，他真的走下坡了！”月亮用食指沿酒杯转了一个圈。

“其实，他的眼又露又凶，早就应该受损伤。他收敛一下还好，偏要争风头，锋芒外露，险死还生。”“周刊不是有命相家说，破财也是损伤？他喜欢投机，不知道损失了多少钱？”“他鼻运也不好，弯曲而露骨，为人孤寒刻薄，他已行鼻运，低落了，很难翻身。”“他也有优点，比如孝顺父母、爱护姐妹……他又节俭，虽然损失不少，仍有许多钱，应该可以安享晚年！”“你和他在一起，他多风光，都是你脚头好，旺夫。你一走，他就由上面滑下来了！”“英姑，你真好笑，关我什么事？刚才你也说他鼻子不好。好坏根本是他自己的事，与我无头。我更不相信旺夫，你看王子乐，我和他在一起，他红；我和他分开了，他还不是一样红？”“提起王子乐，就麻烦了。”“他怎样？”月亮放下酒杯。

“看你多紧张，余情未了？”“怎会，只是他最近新闻少。”月亮面红起来。

“当然新闻少，过去，他是个最合作、又最不合作的影帝，他不会拒绝你访问他，也不藏头露尾，对记者虽然不摆老友状，但也很尊重我们，只是访问他时，他便回答：是的、相信不会、对不起我不知道，可否请你问当事人、言之过早、无可奉告……说了等于没说，怕不怕？”“他一向低调，又不喜欢出风头，他和长江是相反的！”“是呀！不过我也不要求他像长江那样专搞人事关系。王子乐不搞小圈子不出风头，但他和彩虹来往初期一直很合作，有问必答，而且还主动告诉我们追求彩虹！”“他已经大有改善，你们还不满意，真贪心！”“唉！近来他又回复旧观，是呀！对了！玩死人！”“你们一定又在访问他有关他和彩虹的事？”月亮继续喝她的酒。

“每次问同样的问题，难怪王子乐烦！”孟大嫂插口。

“不问这些问什么？这是读者最有兴趣知道的事，比如他们什么时候结婚？孟太，你也想知道吧！”“他们什么时候结婚？”“对吧！你果然急着知道。王子乐一味耍太极，也不再主动提彩虹。”“他们感情稳定了，和追求彩虹初期应该不同的！”“最近我见过彩虹一次，她人瘦了，闷闷的不大说话！”“一定是挨通宵！”月亮说：“做我们这一行，不是忙死，便是闲死！”“对呀！”孟大嫂附和：“很多人说开戏是最佳减肥妙方！”“月亮，最近你常和那些公子名流出入上流社会的聚会，既是影后也是 BALL 后，你有没有碰见过王子乐和彩虹？”月亮想一下，摇摇头：“一次都没有！”“当初王子乐追求彩虹时，不是常和她出席那些餐舞会，常做周刊封面？现在周刊封面已经由月亮和不同的男士接替。王子乐突然不和彩虹齐亮相，我觉得其中一定出了问题。”“也不是，上个月王子乐和彩虹不是一起出席首映礼？”月亮说。

“孟太，你是说王子乐和彩虹同居？”“王子乐一同不喜欢交际应酬，以前追求彩虹，当然投其所好，现在追求成功，或者转为地下活动。”“不稀奇，他们已经来往了好一段日子。”孟大嫂说：“不过，我没看见也没听人传，这个应该由你去证实，你是记者嘛！”“英姑一定胜任愉快！”月亮拍一下英姑的手臂：“人人赞你功力深厚，没事难倒你的！”“王子乐会难倒我？”英姑说：“还是说回你，你那三十个男朋友，真的准备一天一个的玩下去吗？”“英姑，不要说得那么难听，月亮又不跟人同居，交交朋友，拍拍拖罢了！”孟大嫂永远维护月亮这“小姑。”“三十个好，公平嘛！每天一个，当然有退出有加入，但我会保持每天一个男伴。”“真的要玩它五年？孟太，我说的玩不是上床，是吃饭、看戏、跳舞。”“我玩得起，五年后我才二十七岁，那时我也应该退出娱乐圈结婚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我把机会留给新人。到时候我也不好意思再扮十七八岁的少女！”“你一直自由自在，无忧无虑的玩五年，享受生命，若五年后你还找不到理想的男人？”“继续留在娱乐圈，演一些亚姨、姑姑的角色，又或者演少妇，做童星的妈妈。”月亮哈哈笑。

“什么？月亮升级演母亲。”珍珍本来和李米高小声说大声笑，也插了把嘴：“我要演祖母了！”“不关你的事！”月亮拍拍她的手：“三年后你已经做了李太太。”“米高到时可能不要我！”“不怕，我叫孟大哥带孟家班的人去教育他！”“听到没有？”珍珍瞟了李米高一眼：“不要欺负我！”“哗！”李米高扮个鬼脸。

“月亮！”英姑把她拉回转脸，对着她：“如果你五年后选到了一个年轻的名门公子？”“我首先问他分了家没有？”“贪钱，人家可能会这样想！”

“但我不是，后面还有话呢！”“分了家又怎样？未分家又怎样？”“他分了家，我们又相爱，便不用问下去，结婚！”“未分家呢？”英姑追着问。

“第二个问题：他是否一个孝顺的儿子？”“结婚和孝顺有关吗？”“当然有关，如果他说他从来不把父母看在眼里，那不必问，和他分手，因为一个连父母都不爱的男人，他会真心疼爱妻子吗？”“月亮，你聪明了，有深度了！”“也聪明不了多少，但年纪大了，在这圈子耽久了，不可能再继续天真无邪做白痴妹。”英姑再问：“如果他说孝顺父母？”“就有下文，我问他是否愚孝？”“愚孝？”“孝顺和愚孝不同。比如他的父母无理反对我们的婚事，他的父母不熟识我，难怪，但我们既要结婚，他当然了解我，明白我的为人，应该为我极力争取。如果他完全依从父母，这种没主见又愚孝的男人，纵是亲王，我也不要！”“月亮的话对！男人应该像个真正的男人，任由摆布，怕这怕那，嫁这样的丈夫一定不会有幸福！”“将来我是否婚姻幸福，没有人知道，现在多争取快乐，才最重要！”月亮起床吃早餐、看报刊。

英姑说过为她写篇专访。

她便翻着找寻。

标题瞩目——紫色的月亮天天拍拖、不谈婚嫁内容写得很有娱乐性，不少人说英姑阴毒，但她对月亮却很厚道。

月亮满意地回房更衣，今天她有两组戏。

女佣进卧室报告，许公子派人送了几篮花来，要女佣签收。

“送花也要签收？幸而不是烦我，否则拒接！”月亮到客厅一看，几篮都是鲜兰花，但品种不同，颜色也不同，有蝴蝶兰、拖鞋兰、惠兰、蟹爪兰、文心兰。

“小姐，花里面有礼物！”月亮接过解开，里面是一只珍珠镶钻的指环。

“还有，原来每一篮都有，怪不得要签收！”女佣兴奋地叫。

拆开来是一套五件的珍珠钻石首饰：戒指、耳环、镯子、项链和别针（或发针两用），款式很新颖，那别针就是用白金、珍珠、碎钻石造成一朵文心兰。

月亮吩咐女佣把首饰放好，比这更好的首饰她也收过，最初她是退还，但对方又再送回，这样拉拉扯扯月亮很不耐烦，孟大嫂教她向物主表明态度：有要求的礼物她绝对不能接受。对方说明送礼物只是对月亮仰慕，绝对没有任何企图，结果月亮收下了。

前晚许公子向她求婚，月亮照例搬出五年大计推拒，许公子虽然没有抗议，但态度很沉默。

月亮对丽莎（私人助理）说，这位公子要出围了。

想不到今天他还送花和礼物来。

英姑来电话：“看过我的访问稿没有？”“看过了，很好。不过，你以前称我为浪漫的月亮，为什么今天改了紫色的月亮？”“紫色代表浪漫和贵族，你既然是影后，形容词也该升级！”大家谈笑一会，丽莎来了，她也正在接电话。

“哪天有空我们吃一顿饭。”月亮看到手势。

“好！打电话给我！”月亮关上无线电话，丽莎说：“许公子的电话！”月亮点点头，过去拿起电话筒。

“月亮，喜欢我送的兰花吗？”“喜欢！但以后送一篮便够，也不要送礼物。”“我详细考虑了一日一夜，你值得我等候五年。我会耐心，等下去。”“谢谢！”“我有一个请求，但你听了不要生气。”“说吧！”“每个月才能见你一次，我好寂寞，可不可以加多一次？”“你可以和其他女孩子约会，我绝对同意，而且鼓励！”“我自从认识你以后，我已经和所有女朋友绝交，不想跟她们来往！”“但我一直和其他男孩子来往。”“我知道！你和其他男朋友来往我没权阻止。不过，我总可以对你专一吧！”月亮是有些感动：“你的请求对别人不公平，但我会考虑。我要出门去片场，丽莎会和你联络，再见！”月亮对许公子印象不错，他比月亮大三年，出身好、学问好，人品不错，孝顺而不愚孝，他父母也很明白事理，许夫人说过：“行行出状元，本质最重要！”两老很尊重儿子的女朋友，而许公子对月亮是绝对专一。虽然，月亮到现在还不能肯定最爱是谁，但三十名男友当中，许公子已由第十名提前到三名内，将来她嫁入许家的成数很高。

珍珍、白莲、邓医生、小王、丽莎和月亮，分乘两部车，到月亮家吃饭。

大家下了车，珍珍突然叫了起来：“哗！那跑车好名贵！”“是劳斯莱斯跑车。”邓医生说：“两百万不会少！”“厉害！两百多万随街放！”那车停在月亮屋子不远处：“咦！那车牌不是王子乐的？”小王说。

大家好奇地，一半为车一半为车主，走过去看，王子乐果然坐在车里。

“咦！王子乐，你怎会在这儿？”小王叫了起来。

“来看月亮？”珍珍敲了敲窗门。

王子乐吓了一跳，看看大家，样子有点尴尬。

珍珍再敲车窗，王子乐把窗按下，她问：“王子乐，来探望月亮？”“我来接彩虹！”他向大家点头打招呼，态度出奇的友善，因为他自与月亮分手后，对月亮和她的朋友总是视而不见，更不与月亮打招呼。

“彩虹也搬到这儿来？”“不是！她是来探望朋友，好像是那一幢，我也

不大清楚，只是约好在这儿接她。”“啊！”珍珍冷哈哈：“月亮就住在左面第二幢，有空去探望她！”“好的！”他始终不大自然。

“珍珍！王子乐在等心上人，别在这儿碍事，走吧！”“我们也要去吃饭了！”白莲拉开珍珍，向王子乐说声再见。

王子乐跟大家挥手告别，月亮一直站在各人后面，当王子乐的手朝向她那边时，向她点头浅笑。

这是两人分手后的第一个笑容，月亮的心情有少许激动，但也回了他一个微笑。

“月亮！”珍珍在那边叫：“我饿死了！”月亮忙赶上前，珍珍拉住她低声说：“赖着想看文艺片！”月亮正要说话，已经听见小王说：“王子乐好像变了！”“变得温柔体贴，”珍珍进屋坐下来便哼着：“连女朋友去看朋友也陪着。”“或者他不用拍戏！”白莲说。

“要拍，他正在拍《夺命神枪》，”小王消息灵通：“不过他的戏好像快完了，正在埋尾！”“他开车到这儿等彩虹，也不怕看见月亮尴尬，可能他要向月亮示威！”珍珍为了月亮的原故，很不喜欢王子乐和彩虹。

“也许他不知道月亮住在这儿。”白莲说：“有什么好示威的？月亮有几打男友。”“对呀！今晚胡公子本来要和月亮去参加餐舞会，月亮为了和我们乐，临时推了他……。”“喂！你们到底要吃饭呢？还是要开讨论会？”月亮回房换了双便鞋出来。

“吃饭，我肚子打鼓了……。”月亮睡前也想了一阵，这样也好，HAPPY\ENDING：王子乐和彩虹成双成对，而她也快选定了真命天子。

恩恩怨怨，烟消云散，两人终于可以做个点头朋友。

其实，月亮从未想过要与王子乐为敌，只是王子乐几次对她不瞅不理，日久便变成碰见了也不打招呼的仇人。

令月亮颇觉奇怪的，是王子乐的跑车，每隔一两晚便停在月亮屋子附近（第一次看见他的原位），如果换了别人，会打听彩虹的朋友住哪一幢房子，是朋友还是亲戚，干吗每隔一两天便来，又都是深夜？月亮没怎样理会，但会看汽车一两眼。不过，因此而知，王子乐十分爱护彩虹。

今天月亮和许公子吃午餐，由于许公子明天要到美国公干，月亮又有两组戏，不能确定收工时间，她叫许公子早点回家休息，不用接她。

“我不放心你一个人！”“我会坐公司车，有司机还有丽莎呢！”“但是……。”“担心我会接受别人的约会？不会了，一连赶两组戏应该很累。”月亮娇生惯养，别说一天赶几组，连三组她也不肯，怕睡着了醒不来反而妨碍进度。而且，她一向不肯拼命赚钱，对她来说，名利皆有，演戏真的是为了兴趣。

“我收工马上回家睡觉！”许公子早就把美国别墅的电话写好给月亮，因为两地时差大，月亮工作不定时，许公子疼惜月亮，不敢打电话给她，怕吵醒她睡觉，但却希望月亮能给他电话，以慰相思之苦。

“别忘了给我电话！”“怕打扰你公干！”“你电话不来，我根本无心工作！”月亮就答应了。

第二组开拍的第一次休息，丽莎告诉月亮：“我大嫂生了一个儿子！”“你做姑姑了！”丽莎猛点着头，笑得很灿烂。

月亮放她假，让她去看侄儿。

月亮收工，就只有她一个人。她下了车，照例往右边看，王子乐的跑车

又停在那儿。

丽莎叫司机开车离去，她打开手袋找钥匙。

翻了一会，她本来不想按铃吵醒佣人，谁知钥匙在丽莎那儿。

“月亮！”月亮正想按铃，被那叫声吸引了，王子乐竟由跑车出来，朝她走过来。

月亮索性站定下来。

今年雨水特别多，他穿一件米色的干湿褛，永远潇洒有型。

他终于来到她身边。

“等彩虹，她还在屋里？啊！今晚是早了些！”“想不到你这么早回来，没去应酬？”他停下脚步和月亮面对面。

“今天赶两组戏，想早点回家休息，干我们这一行，不可能每天都有时间交际应酬。”月亮说：“既然彩虹还得留在朋友家，反正你要在车上等候，不如到我家坐会儿，都到门口了！”“好啊！”他一口答应，又摇了摇头：“你是赶回来休息的，我不想骚扰你！”“怎会？你知道的，我这人好玩，几天几夜也不累，”她想一想，点点头：“未经彩虹同意来我家，不方便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，怎会，我根本……”“我明白的！”月亮体谅地说。

“你不明白！”王子乐垂下头，双手插在褛袋里：“我真想和你谈谈，你哪一天有空，我想请你出外吃顿饭。”“出外吃饭，唔！那不大好，我怕有麻烦！”“你的男朋友不高兴？”“怎会，我有那么多男朋友，谁不高兴请他退出，况且，我比较要好的男朋友，正在外国公干。我是怕你有麻烦！”“我不明白，是我提出约会！”“我们出外吃饭，多半会碰到熟人或者行家、记者之类，你想过没有。”“没想过，但碰到又怎样？我们吃饭与别人无关。”“碰见记者当然不得了，就算让熟识的人碰见了，我们这圈子的消息传得特别快，我们一起吃饭，你以为他们怎样说？”“皇室夜宴！影帝和影后吃饭！”“传到彩虹耳里情况就严重，你又得解释一番，所以，我们还是不要到外面吃饭惹闲言。”月亮计算一下：“后天，后天我和朋友吃完晚饭便回来，十点钟你来我家聊天，那最安全又舒服。”“好极！明天我拍煞科戏。”王子乐有点兴奋：“之后我有一大段时间休息。后天十点我直接来这儿？”“唔！我多半会比你先回家，我要接门铃，忘了带钥匙，大头虾。晚安！”“晚安，后天见！”“啊！别忘了先告诉彩虹。她看完朋友欢迎她来小坐，代我问候她！”“月亮，其实我……”女佣来开门，月亮挥挥手：“拜拜！”月亮回家还要和许公子通个电话。

门铃响，月亮对女佣说：“让我来！”门打开，王子乐穿一套浅紫的西装，神采飞扬。

“你真的先回来了！”他看见月亮很高兴，面带微笑。

“你是第一次来的贵宾嘛！”月亮带他到小客厅，那儿是她和好朋友聊天吃零食喝咖啡的地方。

女佣递过茶，送上宵夜，月亮嘱咐她可以休息，她离去时还一步一回头。

“别怪她无礼，因为她宝贝的侄儿是你的影迷，她知道你会来便开心到不得了！”“她待候你周到吗？”“她很好，忠心又懂得照顾主人，是一个很难得的佣人，菲佣绝对比不上的。”“我下次来，送她两款签了名的相片。”“真的？她知道一定开心死。吃宵夜，是你最喜欢的燕窝炖鸡！”“你还记得？”他是有点意外惊喜。

“不难记的。对！我大头虾！”“分开两三年，今晚再在一起，我发觉你

改变了！”“是好是坏？”“好！绝对好！人漂亮、成熟了，又会体谅别人。”“年纪大了，老啦！难道还天真无邪，任意妄为。”“你老了我岂非更老！”“你不老，三十还不到，男人年纪大些更稳重，其实，你也变了，比以前活泼，又有幽默感！”月亮笑笑：“还是彩虹有办法，把你改造了！”“常作检讨才会有进步，过去我是木讷呆板些。我仍是很大男人，不过已经没有那么大了。你比以前娴淑贤惠，不是别人改造你吧？”“是呀！就是长江！”月亮坦白承认：“和长江在一起，学会了独立，学会照顾自己还要照顾别人。和他同居后半期虽然没有拍戏，但是要打点一个家，长江登台我还要跟随照应，我常常给他炖人参茶，所以，我不会再说喝补汤是老土。”“想不到我们分手后，都变好了！”吃罢宵夜，月亮请他到软皮椅坐，那儿舒服些。

“王子乐，前晚你说有话跟我说，什么事？想请我做下一套片的女主角？我合约未满，但仍可外借一部。”王子乐望住她，他们之间的距离接近了，彼此都可以清楚看到对方。

“我找你不是为了公事。”他有点难为情，十只手指交合在一起：“我不知道该怎样说，我……”“随便说好了！”月亮低声问，她看他，他的头向下垂，她问：“有事吗？”“那天晚上我把你由家里赶出去，我实在很过份，我怎可以这样对你？后来你数次求饶我都坚拒，甚至见面不打招呼，我太小家，不像个男人，绝情又没有风度……哎！”

我是应该正正式式向你道歉，请你原谅！”“啊！这些事已经过去了，何况我也欠了你的！”“欠了我？”“我们的孩子，”月亮感慨起来：“最初我觉得你有点小题大作，我们都年轻，想要孩子还怕没有？那是因为没有体谅你的心情。但当我第二次堕胎的时候，我很痛苦，很伤心，哭了好几天，为孩子而哭，杀死自己的孩子，是一件残忍无良的事！”“你又堕了胎？”“是的，那时候迫于形势，以后我再不会做这种事。”“长江的！”月亮点点头，眼睛忽然再润湿了：“他和我一样，为了事业，不想结婚，不想要孩子，他也认为我们将来可以生一打，但生孩子不是时候。英姑说是报应，也许吧，当我失掉第二个孩子的时候，我很痛心，所以我了解你当时的感受。”“因此你不再恨我？”“我从来就没有恨过你，由始至终，但我有抱怨你不肯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！”“我也想赎罪！”他抬起头，眼睛望住月亮双眼，眼神充满着恳求：“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好吗？”“怎样的机会？”“婷！”他握着她的手，温柔地说：“我们复合吧！”“复合？你是说同居？”“能结婚当然最好！”他是真诚的。

“噢，不，你没留意我的动态吗？”月亮毫不考虑地摇头：“我五年内不会和任何人同居或结婚！”“但我有分别的吧！我们以前不是一起生活过？”他两只手握着她的手。

“你说过我已经变了，我是真的变了。”月亮向他霎霎眼睛：“以前年幼无知，能和自己的偶像在一起感到自豪，但今非昔比……”“你已贵为影后，不再把我放在眼内。”“一半，因为我觉得影后和普通人没有分别。”“另一半原因是因为长江？”王子乐是最会吃醋的了。

“他加速我成长，不再天真幼稚。”“会不会你因为爱上他，而不再爱我，所以，旧情不再。”他的手就松了一点，自信心动摇了。

“不会！我未复出前已经清楚考虑过了，我自始至终没有爱过长江，只是和你分手后寂寞无依，生活圈子窄，又不能独立，所以想找个水泡。”月亮苦笑：“谁知道那个水泡千疮百孔。”他闭一闭嘴，支吾着终于说：“你也

可以从未爱我！”“我肯定爱过，我不否认你是我的初恋情人。不过大家分手两年多，感觉一天比一天淡，何况这些日子，我们各有发展，比如，你和彩虹；我和长江以及现在三十个男朋友。其实彩虹也不错，你不应该再来找我，大家做普通朋友还可以，复合真的没有可能，除了我的原则，还有彩虹，我不能加插在你们中间，我永远不会做第三者。”“我和彩虹早已分手，你绝对不是第三者！”“你怎可以这样说？”月亮把手抽出来，她不喜欢不忠不实的男人：“大半个月前你还当着珍珍、莲姐他们说，你开车来接彩虹。”“那天我是被迫这样说。”王子乐苦恼地握着双手：“你知道我一向死要面子，怕难为情，不想外人知道我来找你。其实，我差不多每晚都开车来，但不是接彩虹，是等候你，但你每晚都有男朋友送你回来，我便躲在车子里不敢出来。前晚你一个人回家，我便大着胆子过来跟你打招呼！”“前晚我问你是否等候彩虹，你没有否认，那时候没有外人，只有我们两个。”月亮反过来拍拍他的手臂：“大英雄要对自己所做的事负责。”“好！明天我便向记者宣布，我和彩虹分手。”他态度强硬认真。

“不要！为了我和彩虹分手，我便成为罪人，恐怕以后我再也不敢见你。如果你们早已不在一起，你早就对记者说了。所以你这次的行动，分明是为了向我交待，但这样会伤害彩虹，我不能接受！”“我真是太大男人太要面子了。”他握着拳头咬着牙：“其实你宣布和长江分手不久，我已经和彩虹疏远，分手也有两个月，但……”“别动气，情侣做不成，还可以做朋友！”月亮安慰他。

“做你第三十个男友？”“唔！其实这样是不错的，你可以和彩虹或其他女孩子约会，我也有自己的朋友。

而我们可以吃饭、看戏、逛街……说不定日子久了，我们会发觉彼此原来仍然相爱。”“一个月见一次的那种朋友？”“可能多过一个半月，你知道我们拍戏的晨昏不定，但不用拍戏那一天我会分别接受三个不同约会。”月亮从水果盆下拿出一张卡片：“你可以和丽莎联络，她是我的私人助理，她会告诉你我哪一天有空！”王子乐一直没有给过丽莎电话。

另一方面王子乐和彩虹已传出分手。

这天丽莎拿了月亮的连戏衣服、化妆箱和其他用品，在门口说：“我先回片场。”“你乘车走了我怎么办？赶时间，我不想自己驾车。”丽莎伸手指了指右边，月亮随着指示望过去，那辆名贵跑车，王子乐站在车旁，穿一套浅粉橙西装，朝阳下俊得令人目眩。

他走过来：“婷，早安！介意我送你一程吗？”月亮不忍心拒绝他。

“想不到你会穿这种颜色，好俊啊！”“谢谢！”他专心驾驶，但仍会回头向她一笑：“你喜欢就好！”“但是，我今天早已有约！”“我知道！我只是送你上片场而已！”他点点头：“我不赞成，但尊重你的规条。”“你约我可能不用等一个月。”他似笑非笑，车子开得好稳，到片场，他停下车，走过去打开车门，扶月亮下车。

月亮几乎受宠若惊，他以前不来这一套，送月亮开工，也只是停了车，月亮下车关上车门，他挥挥手便把车开走。

“婷，等一下！”他俯身进车厢，拿了一支红玫瑰出来，交到月亮手上：“工作愉快！”“谢谢！”月亮用手抚摸着花瓣：“一个开心的早晨！”“快进去吧！一组人等着你！”她拿着花向里走去，忍不住回过头，王子乐还站在汽车旁……。

这天天气酷热，太阳猛，月亮在山头拍外景。

许公子来探班，带了几箱汽水啤酒，大家向许公子和月亮喊万岁。

月亮不喝啤酒，也不敢喝汽水，因为山头野岭，入厕有问题。

她又热又渴，戴上黑眼镜用毛巾盖住头，差点没把舌头伸出来呼气。

“你们看，这不是王子乐吗？”“ 哗！有水果吃，月亮万岁！”王子乐和司机拿了一箱橙、一箱梨子来，月亮忍不住也欢呼起来，因为吃水果可以解渴又不用为小解问题担心。

王子乐拿过她手上的梨子：“梨子还没削皮。”“管不了，我渴死了，把梨子给我嘛！”“有多少时间休息？”“刚拍好一个镜头，唉！渴死了，要命，应该可以休息半小时。我去剥橙吃！”“到我的车子去，里面有你喜欢吃的、喝的，去休息凉快一下，不然你会中暑！”月亮一看：“你开了部化妆车来，怪不得带了司机，好，我跟你去！”王子乐去跟副导演交代一声，许公子跟过来：“月亮！”月亮为他们介绍，王子乐愉快地和许公子握手：“早闻许公子大名，只是不知道许公子如此年轻出众。我带月亮到我的车子休息一会，阳光大猛！你不介意吧？”王子乐的举动令月亮耳目一新，过去，王子乐对追找月亮的人，采取少瞅少理，甚或不瞅不理，从不会如此友善。

一进车，月亮就叫起来：“哗！好舒服啊！”当然，车内有空调，有舒适的座位，王子乐打开小冰箱，拿了一大只杯来：“玉姐为你堡的花旗参汤，消暑！”“哗！美妙！不过我不大敢喝流质……。”“不怕，车后有个小厕所，方便小解。”月亮听了，捧着杯子大口大口地喝。

“慢慢来，别呛到了！”他在削梨子皮：“你饿不饿？”“大概晒昏了，不饿，就是渴。”“吃雪糕总有胃口吧！”“有吗？好，我要我要！”王子乐为她切了盘西瓜、蜜瓜、梨子，闲下来看她吃东西，他拿出一卷冰冻毛巾来，为她轻按脸部。

“哈！我舒服死了，现在简直像进了水晶宫，看看外面的人就知道自己多么幸福。

这车子价值不菲？”“虽然是小巴面积，但里面包括了衣食住行，真了不起！”“卖命拍戏，可不能刻薄自己！”“你今天专诚来探班？近来你好像很空闲！”“我的戏刚煞科，新戏暂时不接，多留点时间照顾你，怎样？凉快吗？”他轻抚她的脸。

“全身皆凉，”月亮侧过头，用脸贴住他的掌心，王子乐叉了一块西瓜送进她嘴里，“乐！你真的改变了许多！”“是好？是坏？”“绝对好！比如刚才对许公子，对我就不用说了。不过你会把我宠坏！”“你值得的，以前我把什么都藏在心里，现在都表现出来给你看。以前我以为威风就是大男人，现在我明白到，真正的大男人要懂得怜惜爱护和尊重自己的爱人。”“那是每一个女人渴望得到的大男人。可惜……”“现在还来得及，不会太迟的，是不是？”王子乐握住她的手。

她看着王子乐那张俊俏的脸，软弱地：“应该是吧！”他们对望了一会，王子乐看看表：“你快去洗手间，我还要给你补点粉，我答应你五分钟后回去打光。”“谢谢！”月亮扶住他站起来，又弯下身在他脸上轻吻一下。

以后，王子乐常常会在她最需要的时候出现，比如拍夜戏给她送汤、拍通宵戏让她休息时在化妆车上小睡。

一接一送，是常有的事。逐渐，月亮也会邀请他回家吃饭，然后一起看镭视影碟。

她为了王子乐常常失约，三十个御林军没有解散，但也走得七七八八，只留下如许公子等的精忠份子。

王子乐照顾月亮，无微不至，宠她又疼她，也不干涉她的自由，没强迫她要怎样做，以前喜欢教训她，现在教训改为鼓励。

二十三年来，月亮现在过得最幸福、最心满意足。

她越来越喜欢和王子乐在一起，只有和他在一起最喜悦最满足。

甚至和许公子拍拖，也有点心不在焉，神不守舍。

月亮半喜半惊，她察觉自己对王子乐余情未了，很可能会再次爱上他，但马上又想到彩虹。不能否认，她由彩虹手上把王子乐抢过来，因为自己而伤害彩虹，她永远不能宽恕自己。

她通过丽莎，约会彩虹——彩虹邀请月亮到她家。

“.....你根本没有伤害我。我知道是王子乐去找你的.....对王子乐当然有怨恨，但我也明白，感情不可以勉强！”“一开始王子乐追求你.....”“不！一开始他只是找我签合约，完全没有追求我的意思！”“但是！当时你们很亲密，又常在公共场合出现，做封面人物。”“我想是因为他和你分手，你开始交男朋友，他带我进出上流社会，是向你示威或反击。”“他这样对你说吗？”王子乐岂不是一开始便利用彩虹，太过份。

“他没有向我直接说过，我们公开亮相是公司的意思，要制造银幕新情侣，我们是搞宣传活动。”“他一向不来这一套。”“所以我才会想到，他利用公司宣传来向你示威。”“他从来没有追求你，都是宣传？”“也不完全是，”彩虹抬起头凝思一会：“你和长江一起，宣布暂停拍戏，唔，你随长江到欧洲登台那一段日子，他很不开心，情绪低落到极点，我看了不忍心，坦白说，我一直暗恋他，我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！”“我明白！”月亮马上说：“他是你的偶像，第一次和他拍对手戏便心跳，如果他向你求婚你会马上答应，因为他根本是你的梦中情人。”“就是！”彩虹讶然：“你怎会知道？”“因为王子乐也是我的偶像，我看他演戏的时候，已经以和他一起为荣。”“啊！”彩虹苦笑：“同道中人了。我见他痛苦，便不断安慰他，陪伴他，他不是冷血的，我知道他真的极力想接受，我们拍过拖，牵过手，有过一段快乐的日子。可惜，每当我们亲热的时候，他总会突然离去、疏远我。”“是什么原因？你没问过？”“为什么没有，我是个努力争取的人，不轻易退缩.....”她咬咬下唇，眼眶湿润：“他说他很难忘记你，因为他早已视你为妻子，和我亲热，有婚外情的犯罪感，但他答应我尽快把你忘记！”“对不起！彩虹！”月亮拍了拍她的肩膀，心里暗喜，但也为彩虹难过。

“可怜我就痴痴地等了一年多，后来你复出，宣布和长江分手，王子乐看了你的新闻突然振作起来，但对我就一天比一天淡，除非开戏，否则，他一个月也不会找我一次，而我也找不到他.....”彩虹呜咽着，泣不成声。

月亮不知道怎样安慰她，因为自己身份尴尬。

坏情况一直拖，直至两个月前，他提出和我分手，他说他以前有过几个女朋友，但你是他第一个爱上的，你是他的初恋情人，他要把你争取回来。”“他何尝不是我的初恋情人。”月亮叹口气。

“你们真是天生一对！”彩虹用纸巾抹去泪水，沙声说。

“都是我不好，连累王子乐负了你，我应该怎样赎罪？”“我确实伤心了一大段日子，想着哭着也有一个月，不过，最痛苦的时候已经过去，我开始和追求者约会，原来有那么多男孩子喜欢我！”“当然了！你年轻貌美，品性

又好。”“还是及不上你的。”彩虹拉着月亮的手：“你真好运，王子乐对你一往情深，我们拍拖的时候，你的相片仍然放在王子乐的床头。难得有情郎，好好珍惜，别再辜负他……。”玉姐听见铃声，忙去开门。

门打开，玉姐看见个美人儿，穿一袭一字领的纯白小伞裙，白色宽边帽，和白色高跟鞋，还戴了双白色娇俏小手套。

“小姐，你真是越长越漂亮！”“玉姐，”月亮抚着她的肩膀：“你还是那么健康！”“老了，你走了我没好过，看见少爷这几年，唉，我就伤心。”玉姐拉着她的手：“进来坐，吃雪糕，吃水果。”“我请看门的护卫员不要通知你，一直到大门前，你不怪我吧？”“不怪，不怪，谁都不怪，看见你就开心。”玉姐又拿饮品又拿雪糕，又是水果朱古力，都是月亮平时喜欢吃的：“这儿不错吧！山顶空气好，前后有花园、游泳池，网球场，有护卫员守大铁闸，有花王有司机。”月亮由落地玻璃望出外：“这儿风景好，面积大，比以前那间还要好得多。”“既然喜欢，搬回来住！”“我暂时不会搬回来。”玉姐拉长了脸：“你和少爷还没有言归于好？他一查到你的地址，我就催他去找你，他拖拖拉拉！少爷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大……大男人！不肯低威，输不起！”玉姐，他已经变了许多，放心。”她拉着玉姐的手：“我不会令你失望！我可以去看看少爷的房间吗？”“当然可以，”玉姐拖着她的手，上楼梯到二楼，推开一扇房门：“你进去休息一会，我去做几味你喜欢吃的菜。”“玉姐，乐有电话回来，别说我在这儿！”“我不说。但我会告诉他，我有点不舒服，他自然会尽快赶回来。”“谢谢玉姐，你真好！”玉姐含笑关上房门。

月亮除了帽子，经过起坐间进入睡房，床头边仍放着她从后面揽抱王子乐的相片，右面那张相，应该是在周刊上拍下来的，是她当了影后了第一张杂志封面相。旁边还有只精美水晶花瓶，上面插了株红玫瑰。

彩虹的话没有错，王子乐一直都那么爱她，她很感动。

王子乐推开房门，看见月亮，诧异惊喜：“婷，你在这儿，我在外面找了你一天。”“我见过彩虹，去求证你是否一直爱我，从未变心。”“怎样？”他捏着外衣紧张地问：“你的东西，甚至那小树熊我还收藏着。我一直等候，盼望你回来。”“我不是回来了吗？”“婷！”他扔下外衣上前抱住她，两个人凝望了一会，距离越来越近，都忍不住拥吻起来。

他让她躺在怀里：“我们再也不分离。今天就留下来，明天我替你搬东西。”“你忘记我说过五年内不和人同居？”她弄着他胸前的钮扣。

“是的，你还要玩五年，多拍几年戏，我说过尊重你，我会等。”“你容许我继续交男朋友？”“心痛啰！但我不会剥夺你的自由。”“你会约会其他女孩子吗？”“绝对不会，在我眼中，除了你根本没有别人。”王子乐拨开她的长发吻脖子：“我只爱你，对其他女人没有兴趣。”“我爱不爱你？”月亮仰起俏脸问。

王子乐回味刚才的热吻，他点了点头。

“我对其他公子哥儿还会有兴趣吗？”她挥挥小手：“都拜拜了！”“真的？但你刚才说五年内不同居。”“但我没说五年内不结婚。啊！你不肯娶我！”“宝贝！”王子乐双手捧着她的脸：“你答应的，不能反悔！”“合约一完便退出影坛，结婚生子！”“你还肯替我生儿育女。”王子乐开心得跳起来。

他笑起来好性感，俊得杀死人，月亮点着他的嘴唇：“从今之后我是专职贤妻良母，什么都不做，吃你一世！”“月亮，你真是太好了。”王子乐肉紧得几乎想吃掉她：“我爱你，我爱你……”“外面的人知道我们复合，会怎

样说？”“娱乐圈流行复合，证明我们追得上潮流。”“风骚！”月亮从未见他这样轻松活跃，笑容真迷人，她捏他一下又疼爱地轻抚他，王子乐把她抱到床上，一连串的疯狂热吻，月亮喘着拍他：“不要！尊重婚姻制度！”“留待洞房花烛夜？”他乖乖的听话。

“嗯！其实我很保守传统！”“好女孩！”王子乐赞赏地拉好她的裙子：“其实，月亮不是紫色的！”是的，真正的月亮不是紫色的！

